

目 錄

時 評

-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面臨接二連三的挑戰..... 郭武平1
- 北韓「金與正」的變臉：朝鮮半島和平情勢將不再？..... 楊鈞池9
- 中國大陸通過《港版國安法》影響評析..... 張仕賢、蕭督園16
- 中國大陸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的策略與發展隱憂..... 吳若瑋23
- 美「中」中東地緣政治競爭牽動兩岸關係發展評析..... 陳能鏡31

專 題

- 東亞戰爭和衝突死傷事件反思：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
2018年 陳鴻瑜42

論 壇

- India-China Relations: A Shaky Road Ahead**..... Hasija Namrata72
- 中國大陸招攬臺灣人才趨勢評析..... 劉晔華91

Contents

News Commentary

Mainlan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acing Successive Challenges.....	<i>Kwo, Wu-Ping</i>	1
Will Kim Yo-Jong Change the Peac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Yang, Chun-Chih</i>	9
Implications of Beijing's Passage of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i>Chang, Shin-Hsien & Hsiao, Tu-Huan</i>	16
The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al Concerns about China's Building a Hainan Free-Trade Port Plan.....	<i>Wu, Jo-Wei</i>	23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US-China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i>Chen, Neng-Ching</i>	31

Monograph

A Study of the Casualties of Wars and Conflicts in East Asia from World War II to 2018.....	<i>Chen, Hurng-Yu</i>	42
---	-----------------------------	----

Forum

India-China Relations: A Shaky Road Ahead	<i>Hasiya Namrata</i>	72
An Assessment of the Trend of Mainland China Recruiting Taiwanese Talents.....	<i>Liu, Chih-Hua</i>	91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 面臨接二連三的挑戰

Mainlan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acing Successive Challenges

郭武平 (Kwo, Wu-Ping)

南華大學榮譽教授

壹、前言

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3 年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後，2015 年 3 月，大陸正式公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方案，將之定調為國家戰略發展方向。其後稱之為「一帶一路」的此一國家發展戰略，是人類歷史上由單一國家所發起的最大規模海外投資建設。「一帶一路」是大陸在國際戰略和對外政策的重點方案，該戰略原則目標強調將「秉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與周邊國家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建立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其願景為「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與過去人類歷史上崛起的大國之帝國主義殖民擴張思維有很大不同。在實際運作上，「一帶一路」是包括資金、技術和勞動力主要都由大陸輸出，計畫投資 9,000 億美元，企圖將「一帶一路」帶狀系統，佈滿歐、亞、非等大洲，形成全球片狀紅色供應鏈。

大陸改革開放已四十年，整體實力快速上升，加上推動近七年的「一帶一路」，大陸的經濟影響力急速向外擴張，但也接二連三的遇到各種挫

折與挑戰：首先是，「一帶一路」一開始就遇到美國為首遏制大陸崛起的全方位反制；接著是，沿線各國內部開始出現的各種政經社會矛盾問題，使「一帶一路」出現許多不可控變數；第三是，近半年來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蔓延全球，進一步加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原本就存在的資金不足問題，影響各國參與「一帶一路」共建能力與意願。在美「中」貿易科技戰聲中，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早就指出大陸經濟放緩，大陸高度依賴信貸的發展策略已顯現鉅額債務危險訊號，「一帶一路」所產生的鉅額國際借貸將無法解決債務危機問題。本文主要就是談「一帶一路」近期所面臨的這些接二連三的挑战。

貳、美國遏制大陸崛起的全方位反制挑戰

1972 年美國國務卿季辛吉以「聯中抗蘇」的全球戰略，冀以圍堵蘇聯共產社會主義陣營，卻間接協助大陸打開對外開放的大門，促使大陸 1978 年改革開放走上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道路。美國小布希總統上臺後，意識到大陸的快速發展已威脅到美國，開始以「戰略競爭對手」看待大陸的崛起，但是 2001 年卻發生「911」恐怖攻擊事件，華盛頓轉而傾全力反恐，之後美國又遇到 2008 年的次貸金融危機，眼看戰略競爭對手東方大國的崛起，卻無能全力遏制。川普總統上臺迄今，積極展開全方位遏制大陸政策，尤其是對「一帶一路」的反制。早於 2016 年川普參選美國總統期間，就開始強調「中國威脅論」，並高度關切美「中」貿易逆差、「一帶一路」和「中國製造 2025」的大陸產業政策，在他當選美國總統之後，隨即全面展開美「中」貿易科技戰，並經常指責大陸的「一帶一路」。

從過去歷史事件看，美國崛起成為全球大國後，對於全球排名第二的國家，或有可能威脅到美國者，就視之為戰略競爭對手，並進一步遏制之，前蘇聯和日本都曾吃過這種虧，川普的發動美「中」貿易科技戰就是源自於這種戰略思維。川普上臺後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第二大經濟體的大陸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並指控大陸是侵蝕美國安全和繁榮的「修正主義國家」。美國商務部今（2020）年 6 月的報告顯示：去（2019）年，美「中」貿易出口 2,493 億美元，下降 4%，進口至 8,659 億

美元，下降 2.4%，逆差為 6,168 億美元，比上年減少 2.5%，是自 2013 年以來首度的下降。而強調美國優先並自稱「關稅俠」的美國總統川普近期再度稱，將重新與大陸談判貿易協定，以削減貿易逆差。

美國白宮於 2020 年 5 月 20 日發布《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指出：美國重新檢討過去二十年對「華」策略已經失敗，美國將加大對大陸政府的公眾壓力，並在必要時付出相應的代價來保護美國利益。戰略方針明白指出：大陸為美國的國家利益帶來經濟上、價值觀上以及國家安全上三大挑戰。美國的戰略和措施將包括：保護美國人民國土和生活方式、促進美國的繁榮、透過實力維護和平以及擴大美國影響力。美國將回歸現實主義原則，繼續保護美國利益，增強美國影響力。認為大陸將試圖把「一帶一路」專案轉換成不當的政治影響和軍事准入，「一帶一路」項目不按國際標準運作，品質低、腐敗、惡化環境、缺乏公眾監督、貸款不透明，造成東道國合約問題或加劇其治理和財政難題。

根據最近大陸商務部的數據，大陸企業在 2019 年前 11 個月簽署了近 1,280 億美元的「一帶一路」項目合約，比 2018 年同期增長 41%，顯示「一帶一路」有重整再出發跡象。事實上，當前大陸經由「一帶一路」已深入影響全球經貿秩序，並影響全球地緣經濟戰略板塊移動。美國除早已提出「印太戰略」反制圍堵外，還對大陸發動全方位經貿科技戰，並分別與日本、澳洲、印度、加拿大、歐盟等國聯手打造替代「一帶一路」的方案，全方位防阻大陸推動的「一帶一路」，其中包括與加拿大和歐盟聯合組成海外私人投資公司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東盟的《印太展望》(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日本的自由而開放的印太概念、印度的東向行動政策、澳大利亞的印太地區概念和韓國的新南方政策。

參、沿線國家出現許多不可控變數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為發展中國家，而大陸推動的重點主要是基礎建設，大陸的建設和製造能力是沿線國家所急需外，加上大陸龐大的資金投入，更加深和沿線國家的互補性。截至 2020 年 1 月，大陸已經與 138 個國家和 30 個國際組織簽署 200 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

其中包括 G7 的成員義大利。「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理念也被納入聯合國、G20、APEC、上合組織等相關文件，大陸並與沿線國家共建近百境外經貿合作區，為各參與合作國家增加成千上萬個就業機會。國際勞工組織（ILO）發布的報告，也高度讚賞大陸為非洲和拉美等落後貧窮地區創造了就業機會。

但是在另一方面，由於大陸在「一帶一路」的項目中，重點投入巨資在世界各地建港口、鐵路和通訊網路。其中，對「一帶一路」沿線建設的港口，從非洲西海岸一直延伸到地中海，環繞著印度洋，無形地增加大陸在全球的政經影響力，除了加劇大陸與美國的緊張關係，美國擔心大陸在全球建立新的戰略據點，傾全力反制外，同時對「中國威脅論」的宣傳，強調大陸會以沿線參與國的國家利益為代價，增加沿線國家國內恐懼的反對聲浪，對各國國內反對派起到推波助瀾效果，增加「一帶一路」不可控變數。據估計未來數年，全球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要資金將高達 3.7 兆美元，發展中國家難以填補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缺口。美國媒體報導，大陸「一帶一路」已讓吉布地、吉爾吉斯、寮國、馬爾地夫、蒙古、蒙特內哥羅、巴基斯坦、塔吉克等 8 個國家，陷入財務危機，貸款融資增加已壓垮這些國家的財政。根據國際智庫「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分析，「一帶一路」已經讓一些國家對大陸的依賴和債務日增，美歐國家擔心，如果這些國家無法償還債務，這種趨勢將使大陸宰制這些國家的經濟。

美歐西方官員長期以來一直批評「一帶一路」具有掠奪性，近年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官員也開始認同這一觀點。2017 年 12 月斯里蘭卡因償還不出開發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的 10 億美元貸款，被迫租借港口給大陸一間國有企業 99 年，而原本斯里蘭卡只有大陸 12% 的債務，在「一帶一路」推動後，上升到 17% 左右。大陸開發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Gwadar），有些漁民流離失所，引發當地居民抗議，認為港口的九成收入將流向大陸，而巴基斯坦的收入只有一成不到。

大陸「一帶一路」近些年來深入中東歐地區，積極推動與中東歐地區的 17+1 對話機制。但大陸與俄羅斯不斷走近，再加上害怕陷入債務陷阱，致東歐國家對大陸的態度也發生轉變。其中，大陸與羅馬尼亞在去年

5月簽署協議文件，雙方將合作成立有關核電廠建設與營運的合資企業，「中」方占51%股份，大陸希望以羅馬尼亞為跳板，打入歐盟的核能市場，簽約的中國廣核集團（CGN），至今投入約70億美元。但羅馬尼亞政府最近宣布，要求國有羅馬尼亞核電公司「Nuclearelectrica」，終止與中國廣核集團在切爾納沃達（Cernavoda）核電廠建造3號和4號核反應爐的談判，並將為該項目尋找新的合作夥伴。事實上，羅馬尼亞一向親美，美國數年前就在羅國建立導彈系統，北約組織也把許多重要機構設立在此，羅馬尼亞是西方國家對抗俄羅斯的關鍵地區。新政府現任總理奧班（Ludovic Orban）稍早前就表示，不可能與大陸合作下去，而且將與北約夥伴合作，這被視為大陸在東歐「一帶一路」布局的一大挫敗。

「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中，中亞、南亞、中東、北非等部分地區國家國內政經環境比較不穩，主權信用都出現無能償付問題，許多國家都採取以債還債，以致債務不斷累積。2020年，黎巴嫩已被列為主權債務違約國家，國際間一再警示會有更多國家出現同樣的風險，這已成為「一帶一路」的重要挑戰。

肆、武漢肺炎疫情加劇影響各國參與「一帶一路」共建能力與意願

大陸推動「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輸出過剩的基建材料、設備、勞工以及資金，七年來積極邁步前行。唯近半年來，疫情蔓延全球，封城、鎖國、關廠、停飛與停航，全球國家幾乎都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更打亂了「一帶一路」的腳步。大陸商務部指出，今年第一季，大陸與「一帶一路」57個參與國簽署262億美元新建設合約，較去年同期減少14%。目前疫情稍緩，大陸各省拚復工同時，卻首先出現物價全面上漲現象，大陸各地的建材、電子、化工、民生消費品等都因疫情停工缺貨而漲價，「一帶一路」本來是為了產能過剩的製造業找出口，但是現在卻出現短缺斷鏈的情況。

先前跟大陸簽約借款的沿線國家，遇到當前冠狀病毒的肆虐，雪上加霜更無法償還債務，這些國家希望大陸能免除債務或是重新談判貸款，

大陸如果答應會讓自己損失慘重，如果不答應會損及雙方關係和大陸的國際形象，致使大陸面臨兩難。一方面，大陸也因經濟衰退國內迫切需要資金；另一方面，合作簽約國家因為疫情經濟重挫，需要更多的資金補貼基礎建設以利開工，否則極可能債務違約宣告解約倒閉。根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大陸「一帶一路」倡議中最重要的夥伴國巴基斯坦，即將面臨 82 億美元虧損。巴基斯坦外長 4 月間致電大陸提出緊急請求，巴政府對到期的大陸貸款需重組債務、延後還款或減免。中亞地區吉爾吉斯、塔吉克等國高度依賴終年在俄羅斯的打工族賺取外匯收入，也因俄國疫情停工沒外匯收入，而向大陸提出類似要求。

在東南亞方面，連接印尼雅加達與萬隆長 140 公里的高鐵建設近期已停頓，這項由大陸國營銀行出資營造的建設預料 2021 年完工啟用勢將延後。在緬甸，由大陸國營企業與香港公司興建的發電廠也遭拖延，部分原因是疫情造成供應鏈受阻。而大陸在柬埔寨興建的一座電廠預料無法按計畫於 5 月運轉。泰國因為疫情經濟衰退，不但必須下修 2.8% 的成長目標，對通往大陸的高鐵建設協商期限，也希望延後再談。

歐洲方面，大陸在 2013 年時取得的連接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Budapest）和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Belgrade）的「匈塞鐵路」計畫，鐵路全長 350 公里，建成通車後，兩地之間的交通將從目前的 8 小時縮短至 3 小時以內，是大陸首度進軍歐盟鐵路市場，有利於大陸商品運到西歐。其實早在 2014 年，匈、塞兩國就簽署備忘錄，塞爾維亞部分的建設在 2018 年就開始，而匈牙利則拖延到今年 4 月底，才與大陸簽署一項長達 20 年、價值 18 億美元的貸款協議，其中約 85% 的融資來自大陸。此期間批評聲浪不斷，匈塞兩國人民擔心將使國家陷入債務陷阱。但匈牙利國會仍在 5 月 19 日通過十年保密法案，國會表示，披露細節會給匈牙利外交政策和商業利益帶來不必要的風險。由於猜測還款期間過長，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高聲警示匈塞兩國，勿落入大陸「一帶一路」的債務陷阱。

非洲方面，大陸原先打算提供坦尚尼亞 100 億美元貸款，並在該國姆貝尼加河（Mbegani Creek）下游處修建港口，坦尚尼亞前總統基奎特（Jakaya Kikwete）已與大陸簽署協議，條件是讓大陸獲得 99 年的港口租借權，且租約期間總統無權對大陸提出任何意見，被當地公民組織稱為

「殺手級中國貸款」，並要求基奎特取消該協議，但基奎特仍簽署協議。現任坦尚尼亞總統馬古富利（John Magufuli）上任後與大陸重啟談判，欲將租賃時間從 99 年降至 33 年，馬古富利甚至直言說：「中國貸款協議當中的條款，只有醉漢會接受。」目前大陸在坦尚尼亞的「一帶一路」協議已被廢止。

大陸有關「一帶一路」對外放款約有 3,500 億美元，武漢肺炎爆發後，這些貸款的國家都受到嚴重衝擊，還款的能力變得更加嚴峻，因此未來大陸究竟是否要堅持還款還是減免債務，成了一大燙手山芋。今年 6 月 7 日，大陸國務院發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針對 77 個發展中國家地區宣布暫停債務償還的機制，據悉免除債務的金額約為 2.6 億美元。但依照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er）的評估，大陸在 2000 年到 2017 年間共給予非洲地區的貸款總額約有 1,460 億美元，今年僅非洲就必須償還全球的債務就高達 440 億美元，部分國際組織雖然已經同意暫時停止償還貸款，大陸所提供的免除額恐怕是杯水車薪。

由於受到美「中」經貿科技戰及武漢肺炎雙重衝擊，大陸今年第 1 季經濟出現 30 年來首次的負成長 6.8%。從大陸在 5 月 21 和 5 月 22 日舉行的全國「兩會」所公布的政府工作報告來看，未來大陸經濟發展的重點為擴大內需，透過擴大財政支出，支持「促消費惠民生又調結構」的「新基建」。「新基建」政策將以訊息、融合、創新三大方面的基礎設施，包括：5G 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慧、工業互聯網的七大領域。6 月 23 日，大陸第 55 顆北斗衛星成功發射網路覆蓋全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始使用。由於「一帶一路」接二連三所面臨的挑戰，以致沿線基礎建設需求下降，未來大陸如將「新基建」科技優勢融入「一帶一路」帶動沿線基建，調整「一帶一路」建設項目重新布局，這將會是後疫情時代全球關注的焦點。

伍、結語

大陸推出「一帶一路」倡議後，前五年還是有相當好的國際評價，直到 2017 年底，當斯里蘭卡因為無力償債將漢班托塔港租借給大陸長達 99

年消息傳出之後，相關沿線簽約合作國家才警覺到財務陷阱的嚴重性。而當武漢肺炎疫情中斷全球人流物流金流，重創了各國經濟，在美歐等西方國家的反制推波助瀾下，部分合作國家開始叫停或放棄投資項目。原本在大陸的戰略藍圖中，經由「一帶一路」是獲取沿線戰略資源與戰略據點，邁向「中國夢」的好機會。但是機會的另一面就是風險，美歐國家的介入牽制，近期不無可能鼓動參與國向大陸要求減免債務，造成大陸的兩難，甚至是萬一疫情嚴重下去，債務也可能成為呆帳，大陸的損失風險將難以估計。這次疫情導致美國經濟嚴重衰退，今年第一季 GDP 萎縮 4.8%，逼使美國再度推出量化寬鬆政策大量印製美元，投入兩兆美元救市。近期，美國經濟下行股市卻大漲，全球都聚焦美國累積達 26 萬億的龐大國債，如何轉嫁消化，會否引發美「中」金融戰並波及「一帶一路」，這些都等著考驗大陸。

「一帶一路」是大陸邁向「中國夢」的國家大戰略，但面臨美國遏制大陸崛起的全方位反制，沿線國家的債務危機變數以武漢肺炎疫情等接二連三的挑戰，開拓「一帶一路」市場分散美「中」貿易戰的同時，也要高度關注沿線國家在政經、金融和環境方面存在的高度風險。可以說「一帶一路」是美「中」兩強爭霸戰的序幕，也可以將「一帶一路」的順利成功與否，視為未來大陸能否與美國平起平坐再力爭上游的重要關鍵。

北韓「金與正」的變臉： 朝鮮半島和平情勢將不再？

Will Kim Yo-Jong Change the Peac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楊鈞池 (Yang, Chun-Chih)

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壹、背景分析

今(2020)年6月25日是韓戰爆發七十周年，出乎眾人之預料，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胞妹金與正反而成為國際新聞的最熱門人物，因為金與正突然「變臉」，大力抨擊南韓總統文在寅的朝鮮半島和平政策，金與正甚至要求北韓軍方炸毀文在寅總統非常自豪的「南北韓共同聯絡辦公室」，引起國際間再度關切朝鮮半島和平情勢的發展。

貳、金與正「和平使者」華麗出場

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胞妹金與正，在北韓正式的職位是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員候補，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組織指導部第1副部長及宣傳統戰部第1副部長。

嚴格地說，金與正在勞動黨的地位並不高，可是，做為勞動黨已故總書記金正日的四女，母親是高容姬；金與正也是金正哲、金正恩的同母妹妹，金與正在北韓所扮演的角色一直備受關注。傳聞中，金與正與金正恩曾經在1996年至2001年期間一起到瑞士念書，兄妹兩人感情甚篤。

2018 年 2 月 9 日南韓平昌冬季奧運會舉辦期間，金與正與當時北韓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名義上是北韓的國家元首）金永南率團出席開幕儀式，金永南做為團長，但是在各種公開場合上，金永南對金與正畢恭畢敬，金與正儘管多次謙讓，但是國際媒體已經注意到，金與正已經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或功能，至少，金與正做為「和平使者」正式華麗登場。

果然，在開幕式之後次日，金與正與南韓總統文在寅舉行會談，金與正以金正恩的特使身分，親自轉交金正恩的親筆信函給文在寅，邀請文在寅前往北韓進行訪問。2018 年 4 月 27 日在板門店舉行的南北韓高峰會談，金正恩與金與正一起出席，金與正跟前隨後的行為舉止，更像是金正恩重要的助理或書記。

同年 5 月 7 日至 8 日，金與正陪同金正恩前往大連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舉行會晤。同年 6 月 12 日至 13 日，金與正陪同金正恩前往新加坡與美國總統川普舉行會談。2019 年 1 月 7 日至 10 日，金與正陪同金正恩前往北京進行正式訪問。同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2 日，金與正陪同金正恩前往河內對越南進行正式訪問，並且與美國總統川普舉行會晤。

從以上多次的國際場合來觀察，金與正對於金正恩重要的輔助角色與政治功能已不容質疑。2020 年 4 月，根據《自由亞洲電臺》的報導，北韓勞動黨委員長金正恩將黨務與對外事務暫時交由金與正負責。在這個新聞報導的背後，國際間多次傳聞金正恩因為身體健康之故而神隱多日。

參、金與正「捍衛北韓」態度豹變

根據北韓《中央通信社》(KCNA) 2020 年 6 月 9 日的報導，平壤將從 2020 年 6 月 9 日 12 時起，完全切斷並關閉透過「南北韓共同聯絡辦公室」所維持的兩韓當局間聯絡電話，以及其他溝通管道。部分的國際媒體在解讀這個新聞報導時，紛紛指出此令來自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胞妹金與正。同月 4 日金與正曾經發表談話，強烈譴責「脫北者團體」在邊境散布反平壤文宣，直言若青瓦台（南韓總統府）無所作為，北韓將採取相應措施，9 日新聞報導則證明金與正「說到做到」。

同月 13 日，金與正進一步聲明，她「命令負責對敵工作的部門，果

決執行下一步行動」。南韓對此依舊消極應對。16日下午2時49分，北韓軍方炸毀了位於開城的「南北韓共同聯絡辦公室」。

事情爆發的背景因素是，所謂的「脫北者」團體在兩韓邊界空投反金正恩文宣，引發北韓強烈不滿。對北韓來說，「脫北者」其實是北韓的叛徒；南韓基於政治與民族等因素而接納部分的「脫北者」，北韓早已不太舒服。而今年4月南韓舉行國會議員選舉，前北韓駐英國公使太永浩加入南韓在野的「未來統合黨」加入選戰，順利在江南區脫穎而出，成為首位在韓國當選區域國會議員的「脫北者」，再加上另一位「脫北者」池成鎬也代表「未來統合黨」當選比例制國會議員，這已經埋下了衝突的種子。

針對北韓軍方炸毀「南北韓共同聯絡辦公室」，南韓總統文在寅在16日傍晚緊急召開國家安全會議，17日青瓦台正式發言譴責「金與正發言無理，行為愚蠢」，（金與正）批評文在寅總統《六一五宣言》20周年談話更是缺乏常識，損害兩韓領導人互信基礎，北韓應對一切後果負責。

金與正則批評文在寅在《六一五宣言》20周年的談話，表示根本是「一派無恥謊言」，她強調南韓領導人應對「脫北者」散布反北韓文宣表示道歉、反省並承諾防止類似事件重演。金與正還說，文在寅將兩韓關係緊張的原因推給外界，北韓不會再和如此卑鄙的南韓坐下來討論雙邊關係。

除了文宣戰之外，北韓軍方對此則宣稱將進駐開城工業園區，並且在金剛山旅遊地區重新部署兵力，恢復邊界哨所，增強砲兵部隊，重啟西海軍事演習。

不過，根據北韓《中央通信社》（KCNA）6月24日的報導，北韓領導人金正恩23日主持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暫緩對南韓採取軍事行動。由於北韓軍方在6月16日炸毀位於北韓開城的「南北韓共同聯絡辦公室」，以及金正恩的胞妹金與正在6月中旬多次發言激烈批判南韓文在寅政府；因此，金正恩在主持勞動黨第七屆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預備會議，會中討論近期國家情勢，會後則決定暫停對南韓進行軍事行動的計畫。這個現象顯示，金正恩與金與正有可能一人扮演黑臉一人扮白臉，兩人互補的角色與功能，似乎更加證明外界猜測的金與正已經成為北韓實質的第二號領導者。

肆、金與正是否已是「接班人」？

無論如何，經過 2020 年 6 月這一連串外交事件，金與正已經正式走上舞臺。

2018 年 2 月 8 日，金與正與當時北韓「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北韓的國家元首）金永南率團出席在南韓平昌舉行的冬季奧運會開幕儀式。從此之後，各國外交與情治人員、國際新聞媒體就持續關注金與正在北韓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金正恩與南韓總統文在寅會面時，或者，金正恩與美國總統川普舉行高峰會議時，都可以看到金與正跟隨著金正恩前後打點一切，好像是金正恩最不可或缺的「書記」或「助理」。

就在最近傳言金正恩「神龍不見首尾」，神隱多日，北韓官方媒體持續報導金與正的發言，這些發言的內容或語氣卻愈來愈強烈，甚至可以指揮軍方等，不禁讓人聯想到金與正的地位是否已經提升。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聞」曾經在 6 月 7 日、10 日與 11 日，接連 3 次稱呼金與正為「黨中央」。南韓與日本的學者專家對此表示，北韓媒體過去只有在推舉接班人時使用「黨中央」一詞，因此，金與正很有可能已經正式成為金正恩「接班人」。

從政治學理論來分析，極權國家往往在出現「接班人」、或者「接班人」正式接任「領導者」之後，透過激烈的動員方式來為「接班人」或「領導者」進行造神運動，塑造他們的權威與統治基礎。也許可以從政治學學理來了解金與正最近的言行，也就是說，金與正藉由批判「脫北者」與南韓來建立她的威望。

伍、金與正為何批評文在寅政府？

就在金與正放話中斷南北韓聯絡管道之前，國際新聞媒體已經注意到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身體健康問題，甚至傳聞金與正已經是實質最高領導人。

不過，正如前述提到的，金與正在 2018 年 2 月正式以和平使者粉墨

登場時，儘管她不時擺著冷酷的表情以及高傲的臉色，可是金與正的談話內容卻充滿了和平歡樂的訊息。金與正參加平昌冬奧會開幕儀式以及觀賞南北韓女子冰球聯隊在預賽的第一場比賽之後，在出席歡送晚宴時，金與正說出，希望統一的一天提前到來，能在平壤再次與大家相見。沒有想到，2020年年初開始，金與正開始強烈批判南韓政府。金與正下令軍方炸毀「南北韓共同聯絡辦公室」，更讓南韓文在寅總統大失「面子」。

「南北韓共同聯絡辦公室」是2018年9月14日正式開張使用。2018年4月，文在寅與金正恩舉行板門店高峰會議，雙方簽訂「板門店宣言」，同意在開城設置共同聯絡辦公室。這是一棟地下一樓地上四樓的建築物，2樓提供南韓官員使用，4樓則由北韓官員進駐，3樓可以做為兩韓官員開會討論的使用空間。為了興建共同聯絡辦公室，南韓政府在3年內已經支付170億韓元（相當4.2億臺幣），如今，北韓軍方完全炸毀此一建築物，170億韓元也就這樣消失無蹤，文在寅應該很難向南韓國民交待這樣的結果。

「南北韓共同聯絡辦公室」也被視為文在寅總統推動朝鮮半島和平發展的重要象徵，如今被北韓軍方炸毀，文在寅總統想要在剩餘的任期之內繼續推動和解政策，重新修好兩韓關係，應該是相當困難的。

問題是，為何金與正改變態度與行為模式，嚴厲批判文在寅總統呢？

「脫北者」團體施放氣球與散布傳單，只是表面的現象。真正的問題點可能在於文在寅總統曾經向金正恩提出建議，只要北韓同意放棄寧邊核設施就可以與美國達成協議。然而，美國川普總統在河內會談時卻提出不一樣的要求，導致北韓沒有任何因應對策，川普總統甚至拋出「北韓似乎並未做好談判的準備」，金正恩千里迢迢搭乘專列前往越南河內卻空手而回，美國政府仍繼續實施對北韓的經濟制裁。

儘管文在寅總統再度穿針引線，讓川普總統同意在2019年6月30日正式訪問南北韓非軍事區，並且在金正恩的陪同下，越過聯合安全區北側分界線，川普成為首位進入北韓的現任美國總統。可是，美國與北韓之間的關係，至今為止仍然毫無突破。

陸、北韓「戰爭邊緣」策略是否奏效？

從過去北韓的行為模式觀察，北韓經常透過「戰爭邊緣」（brinkmanship）模式進行對外勒索。

北韓官方媒體引述金與正的談話內容，幾乎集中在「脫北者」以及批評南韓政府。例如，金與正指出，「板門店宣言」以及兩韓軍事協議中皆有規定，禁止在非軍事區一帶進行散布傳單等敵對行為，對此南韓不可能不清楚；北韓媒體甚至質疑南韓政府默許這些行為，將面臨最壞的局面。所謂最壞的局面，包括廢除 2018 年文在寅訪問平壤時簽署的軍事協定，關閉共同聯絡辦公室，永久退出兩韓間的聯合計畫，包括開城工業區和金剛山觀光活動。然而，這些計畫早已停滯多年。

表面上，北韓與金與正是針對南韓政府與噙聲文在寅；然而，兩韓已無實質的交流活動。因此，國際間還是有許多北韓專家認為，金與正的行為其實是針對美國。兩年前的 6 月 12 日，正是金正恩與美國川普總統在新加坡舉行首次的高峰會議，至今為止，美國與北韓之間的接觸還沒有得到真正的成果。今年又是美國總統大選年，北韓不可能不利用這個機會來嘗試與美國進行接觸。

美國軍方最近派遣 3 個航空母艦戰鬥群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區，分別是「雷根號」、「羅斯福號」、「尼米茲號」三個航空母艦及其戰鬥群。上一次，美國派遣 3 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到西太平洋地區，就是 2017 年 11 月，當時也是「雷根號」、「羅斯福號」以及「尼米茲號」。當年，北韓金正恩不僅試射多枚中長程彈道飛彈，射程幾乎可以到達美國領土，金正恩更與美國川普總統多次進行言語上的交鋒，「火箭人」、「老番顛」等，美國利用川普總統訪問亞太地區，部署三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分別進行操演，威嚇敵對者，這才有 2018 年的新加坡之會。

今（2020）年因為 COVID-19（武漢肺炎）全球大蔓延，北韓儘管號稱「零確診」，但北韓經濟狀況出現非常嚴峻的現象，卻是必然；來自大陸的經濟援助大幅減少，北韓對外經貿活動也大幅減少，因此，金與正利用這樣的機會，藉機對外勒索，也是不無可能。

然而，北韓與美國之間仍存有基本的矛盾。北韓希望美國與國際社會

先取消部分經濟制裁，以換取北韓永久停止核武與導彈試驗，以及進行「可以檢核」的廢核措施。美國則堅持北韓必須先申報完整的核設施、導彈、核彈頭清單，才能交換放寬經濟制裁。

金與正與金正恩目前的策略，很有可能是透過施壓與報復南韓文在寅總統，希望文在寅可以向美方要求放寬經濟制裁。因此，北韓刻意表演一場兩韓政治危機，有可能成為將來討價還價的談判籌碼。儘管這種「戰爭邊緣」的談判策略有可能出現擦槍走火的變化，可是從北韓的立場來觀察，長期以來北韓往往利用這種對戰爭的恐懼而達到北韓的目的。

中國大陸通過《港版國安法》 影響評析

Implications of Beijing's Passage of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張仕賢 (Chang, Shih-Hsien)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蕭督園 (Hsiao, Tu-Huan)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壹、前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下稱《港版國安法》)在今(2020)年6月30日經第13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0次會議通過後,直至當日晚間11時才由香港特區政府正式刊憲並即時生效。這份由北京全權主導且事前高度保密的《港版國安法》,在全文正式公布前,透過媒體陸續釋出草案內容,即已對香港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力。致使陳方安生、陳雲等資深民主人士相繼宣布退出政治與社運活動,也讓近年甚為活躍、追求香港自決的年輕一代政團,諸如香港眾志、香港民族陣線、民間外交網絡等皆自行宣布解散,最甚者莫過於羅冠聰選擇離開香港。

事實上,在《港版國安法》於今年7月1日施行後,香港社會各界無不驚恐,過去一段時間支持「反修例運動」而形成的黃色經濟圈,眾多店家擔憂犯法,紛紛自清宣告退出活動。而香港公共圖書館也陸續將黃之鋒的《我不是英雄》、陳淑莊的《邊走邊吃邊抗爭》、陳雲《香港城邦論》、《香港保衛戰》等一類的著作下架,未來這一類涉及政治敏感或是國安議題的出版可能都將遭到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審查,等同剝奪過

去香港社會對言論自由的包容。

而香港泛民派自去（2019）年區議會選舉大勝之後，曾經成功發動「占領中環運動」的香港大學戴耀庭教授再次發起「民主派 35+ 公民投票計畫」，希冀在民氣可用下搶攻今年 9 月立法會選舉的過半席次。在 5 月前，各界不斷提出各種可能建議策略，也積極協調部署該如何在地方直選及功能組別中得到最大席次，戴耀庭曾樂觀地研判今年確實有突破結構限制之可能。但如今在《港版國安法》的衝擊下，曾提出或是支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的泛民派立法會參選人不僅可能被 DQ(Disqualified，取消選舉資格)，也可能再次出現 2016 年立法會議員就職時被認為宣誓無效而褫奪議員資格的可能，代表港人在選舉自由的範疇也將受到限制。

法案實行之後最直接的變化是，在香港的環境中將不再容許任何有違或有阻北京的異音，香港將依北京的意志與期待被形塑出新的面貌。或許不久後，香港仍將恢復當年鄧小平所說的「馬照跑、舞照跳」的光景，甚至香港的社會穩定、經濟繁榮都可能更勝過往。但那個百年來東西薈萃、融匯華洋、尊重多元文化思想及生活方式的香港，卻已劃下了歷史的休止符。

貳、北京推動《港版國安法》的背景與意涵

根據港府公告《港版國安法》總共 6 章、66 條法律條文的內容，比之前媒體報導的草案更全面、具體且強硬，可以從幾個面向觀察北京意圖與可能產生的影響。第一，就總體面向而言，條文在總則中強調「罪刑法定原則」與「無罪推定原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在公告前強調不會溯及既往，就是希望能緩和國際與香港社會對《港版國安法》的疑慮與恐懼。但從去年的「反修例運動」中香港各界已經多次表明，重點並不在於法律條文本身，而是對北京的干涉及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的法律體系缺乏信心；「法律是為政治服務」，是香港社會對大陸現況的普遍認知及最大擔憂。尤其在此次北京推動立法的過程中，香港社會參與者寡且過渡期短，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表示，《港版國安法》是在充分考慮兩制差異和香港具體情況下擬定，會確保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但民眾的信心顯然非短期內可以恢復。

第二，在第 2 章的「港府職責與機構」中，不僅規範了香港特區政府仍需自行完善本地國安立法，更強調港府須加強國安教育及國安工作的宣導與管理；此外港府亦仿效澳門成立國安委員會，並將港府中主要官員納入，除行政長官外，包括政務司長、財政司長、律政司長、保安局局長、警務處處長、警務處國安部門負責人、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和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都臚列其中。更重要的是，香港國安委員會不受特區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的干涉，工作訊息不用公開，做出的決定也不受司法覆核；此外，國安委會議將由北京指派顧問列席指導。而讓港人憂慮的是，根據《港版國安法》，未來警務處的國安部門只需經過行政長官同意，即可進行通訊監聽和秘密監察，與當前《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的規定大相逕庭。這一方面凸顯北京在當前國際變局及美「中」戰略對抗中，對香港遲未立法而成為大陸國安破口的不耐，北京不願意繼續放任香港成為各國情蒐大陸的基地，亦不願香港成為大陸異議或不法人士的庇護所。另一方面，北京仍期待在不破壞「一國兩制」的基礎上完成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故而《港版國安法》執行的主體仍是港府。但從現實結構上來看，特首是北京以有限選舉選任，而政府官員是特首提名經北京同意，實質上都是北京指派的人。但 2012 年特首選舉梁振英與唐英年導致的建制派分裂，2019 年的「反修例運動」也讓林鄭月娥團隊出現意見相左，而如今北京將港府最重要的官員都拉進國安委中，再輔以北京的監軍實行共同管治，這樣的「港人治港」無疑替「高度自治」書寫了新時期的意涵。更何況，從最新的人事安排來看，由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出任國安委顧問，駱身兼港澳辦副主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及香港國安委顧問三職，將由他發揮日後中央對特區之間的聯繫、指導與監督之責，等同成為北京治港政策中最關鍵亦最具權威性的角色。

第三，北京在此次《港版國安法》第 3 章中針對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四種罪刑，都將判刑的上限拉高至無期徒刑，顯見北京打擊「港獨」及外部勢力的力度。從香港警方的訊息來看，未來香港集會遊行活動中只要旗幟、口號涉及分裂國家者皆屬違法，不論是「藏獨」、「疆獨」、「臺獨」或是「港獨」。而後在第 4 章中也規定，警方對於有國安疑慮的財產收益得以凍結，對於在

港的境外性組織或是境外當局與政治性組織代理人可要求提供資料。並且為了避免過去司法體系與行政體系不一致的判斷，在《港版國安法》第4章中規定可由行政長官指定法官處理國安案件，而法官有危害國安言行者將終止其法官資格。而未來律政司長更被賦予在國安案件中，於特殊條件下可以發出無須陪審團即可審理案件的證書，三名由行政長官指定的法官即可完成審判作業，並具有事實裁判的職能，一舉改變了過去香港的司法體系制度。

第四，北京在第5章中載明將在香港成立國安公署，做為北京收集訊息、分析研判及指導管理港府的重要單位；更重要的是，當港府無力作為或不能滿足北京安全需求時，得以依法行使職權處理國安案件，這顯然是北京最厲害的殺手鐮。因法規中規定，國安公署的人員與車輛不受香港特區政府管轄，並享有特區法律的豁免權，甚至港府部門須提供必要的便利與協助，否則將被追究責任。最後在第6章中規定，當香港特區法律與此《港版國安法》相牴觸時，以國安法規定為準，並且最終解釋權亦屬全國人大常委會。從這樣的表述已可明白地理解，《港版國安法》及國安公署將做為北京完善對香港「全面管治權」最直接的工具，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跟大陸領導人習近平的領導風格及其對國際與香港的政治判斷與有關。

回顧2013年底的中共18屆3中全會後，北京一方面有感於世界各地陸續出現非暴力手段來抵制國家現任政權的「顏色革命」，以及美國宣示「重返亞太」政策促使北京謹慎看待；深恐美國在香港透過「深層次矛盾」、「互聯網」、「大規模參與式民調」、「宣揚普世價值」、「結合與外國友好的政治菁英」等策略進行香港的顏色革命。北京轉而提出對香港政策的基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進而設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並自任主席，當時這單位定位為大陸第5大國家機構，既是國家層面的國家安全和危機處理常設機構，又是一個決策和議事協調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把外交部到港澳辦都涵括在內，從此對港政策和對美政策二者被北京高度掛鉤；而近年來在內有「占中運動」與「反修例運動」，外有美「中」貿易戰的情勢下，也促使中共在19大4中全會後，決絕地以單邊作為全面管治香港。

參、《港版國安法》施行後對香港政治社會的影響

在《港版國安法》施行後，大陸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同時也是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的趙克志下達「四個全力」指令：「全力保障法律平穩落地、有效實施；全力支持配合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各項工作；全力指導支持香港警隊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極少數人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犯罪行為和活動。」趙克志認為推動《港版國安法》是「香港回歸以來中央處理香港事務的重大舉措」，也是確保「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的關鍵，要求公安部認真學習貫徹《港版國安法》。而日媒也報導，公安部將派遣兩百至三百位的武警，以「觀察員」名義常駐香港。從趙克志的相關作為可以研判，未來公安系統將在對港管治事務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藉以對港人在心理層面產生持續壓力外，下一步也必然直接統領香港紀律部隊，乃至於對全港公務員體系進行全面控制。

從今年 4 月港府的人事布局調整中，已然出現以紀律部隊為領導主體的現象，「武進文退」成為香港當前管治團隊布局的特色。隨著北京逐步在香港實行強硬路線，務求對泛民和反對聲音全面壓制，那麼港府官員的價值維護、政策理性都不再重要，北京需要只是一群既忠誠且能有效率執行上意的官員；以此觀之，拉拔武官無疑再適合不過。更由於北京決定從今以後，將由中聯辦做為香港管治的主體，因此中聯辦要甄選的只不過是代理人和執行者而已，紀律部隊的特質無疑更對胃口，這也就是「武進文退」的緣由。曾任入境處長，現任特首辦主任的陳國基，此次接任國安委秘書長，正是最好的例證；爾後紀律部隊將成為港府團隊的主幹，過去港英時期的 AO (Administrative Officer, 政務主任) 治港文化將不再復返。而政務司長張建宗也在《港版國安法》公布後發表文章強調，「香港公務員隊伍應全面配合政府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並堅定不移地支持行政長官和政府施政」，更讓外界看到《港版國安法》施行後對香港社會所產生的強大約束力。

在北京眼中，2009 年即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澳門，始終是「一國兩制」的典範，更重要的是因為此法通過後至今沒有被使用，足見其強大的威嚇力。但 2018 年以來，由於美「中」戰略互疑之後，為避免澳門

成為美資集團滲透、洗錢或是利誘之所，澳門政府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由澳門特首擔任主席，統籌協調澳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的工作；而隔年2月，澳門立法會通過法例，規定只有具大陸公民身分的法官與檢察院檢察官可被指派處理《國安法》犯罪案例。並且今年澳門再次通過立法及制定《司法警察局特別職程制度》，賦予司法警察局處理涉及國安犯罪的職權，同時保障執行秘密職務的司法警察人員身分可不被公開，並表示未來將建立國安情報工作處等多個維護國家安全的部門。從澳門的案例中不難理解，對北京而言，即使是澳門這樣高舉「一國」先於「兩制」的模範生，北京都難以完全放心，顯見北京又怎會包容整天強調「兩制」高於「一國」的香港。

北京所期待的，就是希望香港能走向澳門化，在強大的國安政經力道控制下，社會和媒體凡事都會小心翼翼的自我審查；而這樣寒蟬效應又因蝴蝶效應不斷影響擴大，最終人心即使未能立即回歸、即使心中對北京依然不服，但終將擺盪回北京所期待的路徑上。就可預見的發展而言，北京必然在最短的時間內希望建構「一國兩制」的正確框架，會持續在人事更迭與調整上下功夫滿足需要，若法制上有不足之處北京也會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來予以調整。這樣的積極作為，一方面是要凸顯北京此次對「止暴制亂」決心，另一方面也想傳達訊息給香港建制派與工商界，應以澳門經驗為鏡，莫再對北京政策說三道四、陽奉陰違。尤以北京推出的「粵港澳大灣區」國家級戰略，將進一步打造交通一體化的一日生活圈、開展「跨境理財通」業務，這都需要港澳兩個特區共同扮演起應有的職能，協助大灣區建設邁向新的階段。隨著《港版國安法》以基本法附件三的型態在香港推動後，不僅標誌著港「中」兩地在法制上的有機融合，也將開啟港「中」社會經濟新一波的里程。

也因為北京以澳門經驗為借鑑及推動港澳「一國兩制」模式的一體化，未來香港的民主運動發展並不樂觀，北京在政治上的打壓，將以經濟民生政策來做為彌補與人心的拉攏。當民主運動受到強大壓制，當《港版國安法》成為泛民主派與支持者頭上高懸的那把利劍，將導致泛民主派內部對該如何繼續布局產生意見歧異，從而打亂過去的競選規劃，即使有再多的PLAN B或是PLAN C，這次的立法會選舉恐都難再爭取過半席次。

此外，北京決絕的作為也將影響日後選民在投票主觀判斷上的選擇，一方面畢竟務實保守的港人，可能在《港版國安法》進逼下促使其於政治熱潮消退後，又回到過去冷漠的政治文化，投票率可能難再與去年區議會選舉等觀；另一方面，今年因新冠肺炎已然對香港經濟民生產生嚴重打擊，若持續政治對抗卻又無法取得成果，在政治與經濟上雙輸，也非一般港人期待。固然《港版國安法》名義上並非用來處理香港的政治問題，但實質上將成為北京改變香港政治走向最具影響力的政策。

肆、結論

總結而言，北京在 2003 年面對香港七一遊行的五十萬人上街後，就一直心存罣礙卻苦於難有突破，是以常言道「人心沒有回歸」，而後亦曾努力想創造條件完善管治但都未如願。然 2019 年先有美「中」貿易戰在前，又有「反修例運動」在後，激發北京本身在安全上的憂慮，轉而以強勢作為來鞏固政權的穩定。故而以法律工具為基礎、以政治管控為核心、以經濟繁榮為號召、以梳理人心為目標，希冀以《港版國安法》來創造香港的第二次「回歸」。香港的社會人心是否因此即皆心向中央還待驗證；但唯一可確定的是，在今年的 7 月 1 日之後，香港本來的面目已不復存，北京意志下的香港新樣態將逐步展現在世人面前。

中國大陸推進海南 自由貿易港的策略與發展隱憂

The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al Concerns
about China's Building a Hainan Free-Trade Port Plan

吳若瑋 (Wu, Jo-Wei)

中華經濟研究院南部院區副主任

壹、前言

201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擘劃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未來發展的新藍圖，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將透過拓展、開放、提效、公平、創新、合作等多種策略加大開放的力道，更要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地改革自主權，以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其中「自由貿易港」概念雖早在大陸改革開放初期已開始討論，隨著改革開放步調的推進，不久的未來或能實現，使之成為最引人注目的表述之一。

貳、大陸推進改革開放的焦點——自由貿易試驗區

大陸慣於運用劃設經濟特區之發展策略，以集中發展資源、吸引外資、形塑產業聚落，來帶動地區產業發展與經濟成長。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逐步與國際接軌，營造符合國際慣例，且對內外資都同時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際營商環境，大陸提出經濟特區的升級版——自由貿易試驗區（China Pilot Free Trade Zone，以下簡稱自貿區），開啟擴大與深化開放策略之探索階段。

2013 年 9 月大陸正式於上海設立第一座自由貿易試驗區，短短 6 年間，對於開放具有便利條件或較大潛力的區域，迄今已陸續進行 6 波新增或擴增自貿區的規劃。目前共設立 18 座自貿區，由大陸沿海朝向內陸布局，更擴及到國土邊緣。依大陸國務院批准設立自貿區公告之順序，2015 年 4 月批准在天津、福建、廣東新設自貿區；2017 年 4 月批准在遼寧、浙江、湖北、河南、重慶、四川、陝西新設自貿區；2018 年 10 月批准海南全島為自貿區；2019 年 8 月批准在山東、江蘇、廣西、河北、雲南與黑龍江新設自貿區。

18 座自貿區憑依地區條件與發展優勢，進行合理的產業別分工與差異化發展策略，要在投資便利、貿易便捷化、法制規範與有效監管等方面，發揮先行先試的作用，探索可複製的經驗。2019 年設立的 6 座位處於國土邊緣的自貿區，更有加強對外輻射的目標，來因應美「中」貿易紛擾對經濟的衝擊。亦即大陸自貿區的設立兼具有區域經濟帶動與均衡發展之意圖，更呼應推行「區域經濟布局」之目標。

然亞洲地區為全球經濟特區密度最高、競爭最激烈的區域。各國與各區在資源的投入、優惠政策的力度、優質生活與營商環境的營造、法規鬆綁力度等面向已近極限，致使特區差異性降低。但大陸主推自貿區，被外界寄予「倒逼大陸國內改革開放，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深切期望。因此自貿區更強調制度改革、突破與創新，更欲藉由政府主動進行簡政放權（自主改革），營造對外開放更自由的營商環境，以釋放市場空間激發市場活力。

參、大陸改革開放的下一步——探索具「中國特色」的自由貿易港

自貿港常被視為自貿區的進階版。由於自貿港多設於國家門戶，伴隨與海關同在，再透過適度簡化入港貨物的貿易管制與申報手續，可大幅提高貨物的流動性。賦予稅務、補貼或法規鬆綁等優惠，有利於吸引外資，利用港區與地區優勢，帶動地區產業發展。

大陸則是將改革開放的階段性任務附加於自貿區中。其將自由貿易試驗區做為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的試驗區，目的是要探索可複製、可推廣

的制度創新，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而自由貿易港則是借鏡國際自由港運作，建設一個更加開放，可與國際接軌的連結點。

2018 年是大陸改革開放 40 周年，也適逢海南經濟特區設立 30 周年。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海南建省 30 周年的大會上宣布（2018 年 4 月 13 日），黨中央決定支持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並支援海南逐步探索、穩步推進具「中國特色」之自由貿易港的建設，未來將分階段建立自由貿易港之政策與制度。

隔日旋即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明確海南從自貿區到自貿港的階段性發展策略。

肆、海南在探索具「中國特色」自貿港的優勢

海南在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基礎上，將探索具更高度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現代化制度的體系，並擘劃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創新發展與新時代改革開放策略。海南被賦予如此重大的戰略目標，乃因海南具有以下特質：

一、區位優勢有助連結東南亞市場

海南面向南海，輻射太平洋與印度洋，是連接南海貿易通道。海南現為大陸「一帶一路」全球化戰略中海上絲路的重要樞紐。2018 年底「海南—東盟」班輪航線從洋浦港首航後，打通大陸西部地區經海南直航東南亞的海運航道，藉由擴大市場與增加經濟交流，有利於提升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推動。

二、天然屏障與全區劃設有助風險評估與監管

國際間常見設於國境之內之自由區，為形成高度自由化的經濟活動專區（境內關外），會藉助嚴謹隔離建設來管制其與國內經濟體的聯繫。然海島的天然優勢，讓海南與大陸內陸的隔離建設成本幾乎為零。而全島劃設為自由區，減輕了境內外監管的負擔。此外，在海南全島範圍內進行制度鬆綁的試驗，對於可能伴隨的衝擊也較容易評估與掌握。國際知名且具高度自由化的自貿港——香港與新加坡，也是全島自由區的模式，將成為

海南發展離岸貿易、離岸金融等業務的重要參考。

三、改革開放經驗豐富有助於風險管控與評估

海南省與海南經濟特區在 1988 年 4 月 13 日成立，為大陸推動改革開放初期最重要的試驗平臺之一。海南是大陸面積最小的省份，卻是最大的經濟特區，歷經多次改革開放舉措，惟實體經濟的表現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過去 30 年間或因政策規劃與地區特性不匹配、監管制度尚不健全或中央深入有限等因素影響，致使多種開放舉措難在海南落地與發酵，反倒激起投機之心，最終迎來汽車走私、房地產泡沫化與房價翻升等事件。歷經多次的政策嘗試，雖沒有完全激發海南的經濟潛能，但也讓中央與地方更瞭解海南特質與施政缺口，且面對過去發生的弊病，已累積了豐富的因應對策。

伍、大陸推進自貿港的階段性任務目標與政策亮點

大陸國務院於 2020 年 6 月 1 日正式發布《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當中明確載明此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親自謀劃、部署與推動的改革開放方案，公布通知的同時，也要求各地區與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且相關政策也隨即推出。

自由貿易港建設分成三個階段性任務目標：第一階段計劃將在 2025 年前，初步建立以貿易自由便利與投資自由便利為重點的自由貿易港政策制度體系。第二階段計劃將在 2035 年前，擴大建立「跨境資金流動自由便利、人員進出自由便利、運輸來往自由便利、資料安全有序流動、現代產業體系、稅收制度、社會治理、法治制度及風險防控體系」之自由貿易港政策制度體系與運作模式，並使之更加成熟。最終階段計劃將在 2050 年前，全面建成具有較強國際影響力的高水準自由貿易港。

為了順利推進海南自貿港進程，大陸擬定許多優於內地，甚或與國際高度自由化特區相當之政策紅利，以吸引支援地區發展所需要的投資、人才、商貿活動與產業。以下為稅務上主要的三項政策亮點，若能落實 2035 年將與新加坡或香港相當：

一、「全島封關」—「進口零關稅」將在海南實施

海南原設有洋浦保稅港區、海口綜合保稅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實施「全島封關」運作後即不再有海關特殊監管區，亦即全島將採「進口零關稅」。海南正式全島封關運作前，包括對企業進口自用的生產設備、進口用於生產自用，以及進口用於交通運輸、旅遊業的船舶、航空器等營運用交通工具及遊艇進口等，將優先免徵進口關稅。以「兩頭在外」模式進行生產加工活動，或服務貿易過程中所消耗的原輔料，將優先免徵進口關稅、進口環節增值稅與消費稅。全島封關運作後，對進口徵稅商品目錄以外、允許海南自由貿易港進口的商品，將全部免徵進口關稅。

二、以低稅率紅利吸引企業投資與加強對人才的吸引

（一）低企業所得稅

有別於大陸境內一般企業所得稅率 25%，對於註冊在海南並實質運營的企業，海南將採更低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減按 15% 徵收。2025 年前將嘉惠於受鼓勵類的企業（旅遊業、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企業等）；2035 年前則擴大到負面清單以外之企業。

（二）外商新增直接投資免稅

在海南自由貿易港設立的旅遊業、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企業，於 2025 年前新增境外直接投資取得的所得，得免徵企業所得稅。

（三）優化稅基降低投資成本

對企業符合條件的資本性支出，允許在支出發生當期一次性稅前扣除或加速折舊與攤銷。

（四）個人所得稅優惠

在海南自貿港工作的高階人才與緊缺人才，其個人所得稅實際稅負超過 15% 的部分，予以免徵。2025 年之後，於納稅年度內在海南自貿港累計居住滿 183 天的個人，其取得來源於海南自貿港範圍內的綜合所得與經營所得，按照 3%、10%、15% 三級距超額累進稅率徵收個人所得稅。

前述海南自貿港的稅制規劃，屆時將可與香港和新加坡相抗衡，當前香港企業所得稅率為 7.5% 至 16.5%，個人所得稅最高為 15%；新加坡企業所得稅為 17%，個人所得稅率最高為 22%。

三、島內居民免稅買，島外消費者免稅購物額上調，以吸引買氣

2025 年之前，海南自貿港將對島內居民消費的進境商品，實行正面清單管理，允許島內居民免稅購買。目前赴海南購物的大陸其他省份消費者，每年每人免稅購物額僅 3 萬元，在 2025 年之前，將放寬離島免稅購物額度至每年每人 10 萬元，並擴大免稅商品種類。

除了稅務上的政策利多外，總體方案展現出規劃之全面性與廣度，第一階段任務目標為推進貿易與投資便利自由化，大陸民航局提出《海南自由貿易港試點開放第七航權實施方案》；國務院則發布暫時調整實施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事務擔保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海運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和海上設施檢驗條例》、《國內水路運輸管理條例》所涉及之相關行政法規規定，藉由航線擴張或放權，來增加飛機與船隻的靠泊，藉由直接或轉運的形式將人與貨帶進海南，同時搭配高階醫療、旅遊觀光、購物、養老養生與熱帶風情等，提高海南的經濟活力。

自貿港也將在金融開放上多所著力，除了促進跨境資金流動自由便利舉措外，也對金融業推出擴大開放政策，支持建設國際能源、航運、產權、股權等交易場所；以及加快金融改革創新，支持發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s）等。然對於管制仍嚴格之資本項目，也有提出將分階段放鬆的舉措，依託於上海自貿區開展之自由貿易帳戶（FT 帳戶），為海南自由貿易港與境外實現跨境資金自由便利流動提供基礎條件。2035 年前將允許符合一定條件的非金融企業，根據實際融資需要自主借用外債，最終實現海南自由貿易港非金融企業外債項下完全可兌換，以增加自由貿易帳戶體系的金融服務多元化。

陸、「中國特色」自貿港未來發展的隱憂

「中國特色」自貿港的推動乃大陸領導人親自主導，欲彰顯大陸堅持全方位對外開放、深化改革的決心，以及主動參與引領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的決策部署，以海南做為對外開放的重要平臺，強調要創新機制，並在制度上突破。因此在《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與其他部會提出的相關配套方案中，可以看到所推出的政策與優惠力度相當大，倘若能落實

將可與當前自由化程度最高的特區——香港與新加坡——相比擬。

然有鑑於在海南經濟特區 30 年的試驗過程中弊端不少，自貿區雖被賦予更大改革自主權以探索更「自由」的可能性，以推進對外開放的進程，但「穩」中求「進」仍是大陸近年施政的總基調。因此，雖有大幅度的政策利多，但將分步驟、分階段來建立自由貿易港政策與制度體系。面對新開放舉措時，以穩步推進為原則，將謹慎監控其對相關部門的壓力測試與經濟體衝擊之風險管控。海南省委書記劉賜貴也明確表示，自貿港發展有「六個不允許」：不允許危害國家安全；不允許在意識形態（領域）來破壞社會主義的制度；不允許通過貨物的貿易走私；不允許搞黃賭毒；不允許破壞海南良好的生態環境；不允許在海南自貿港建設過程中產生腐敗，不廉潔的行為。

大陸經濟成長步入新常態後，雖積極探索下一個經濟增長動能，卻接連遭逢境內外不利因素的影響，除大陸本身債務問題持續擴大外，2018 年與美國展開的貿易紛擾，更演變為科技霸權爭奪，迄今未消停。2020 年上半年，又因全球掀起的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導致全球經濟停滯，同年夏季大陸南方、華中、華北與東北又遭逢水患肆虐，讓本應在疫情趨緩後逐漸回復生機的經濟活動，遭逢更重大的損傷。2020 年 6 月底《港版國安法》的快速通過，更掀起國際輿論與疑慮。此時國務院卻推出《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祭出多項政策利多，在全球反貿易自由化聲浪興起，貿易壁壘拉高，以及國內經濟嚴重損傷之際，作者對於其欲探索具「中國特色」自貿港的未來發展有幾點憂慮：

一、初期僅依靠大陸內陸消費者有過度集中的風險

大陸有龐大且有消費意願的中產階級，使得其可依靠內需市場協助產業發展。因此在自貿港前期的規劃中，將會高度依託於大陸內陸在海南的消費與購買力。除了海南或自貿港有內陸稀少性的產品，否則將與內地同業相競爭，海南不一定仍有優勢。

二、海南自貿港能否獨占政策利多，否則將與內陸特區相競逐

大陸慣於劃設經濟特區，是當今擁有特區最多的國家。雖有政策紅利加強自貿港的投資利多，外資投資時，更要考量到上下游供應鏈關係與

未來市場性，與內陸特區相比，海南不一定仍有優勢。此外，大陸的試驗區，都有將成功措施推廣到國內其他特區的目標，當海南不再獨占政策優勢時，海南吸引力能否延續？

三、大陸缺乏好的投資標的，龐大游資聚焦尋找高投報標的

在全球許多國家正面臨疫情與經濟的取捨之際，大陸貴州茅台股價竟首次超過人民幣 1,500 元。此情況反映了近來大陸實體經濟好的投資標的越來越少，游資多聚焦投機性高投報標的，此向來是監管的難處，而面對快速且具創新的突破與發展，更有監管上的盲點。

四、私企正面臨存亡之秋，中央又加速推動國進民退，將不利產業多元發展

2019 年大陸政府加速進行國進民退戰略，使資金更往國企聚攏。然大陸的私企長久以來皆有融資不易的情況，私企現金流有限，接連遭逢 2020 年的疫情與水患衝擊，私企營運必將出現問題，倒閉與失業的情況將會於近期持續擴大。此波預計將有相當的中產階級遭受衝擊，除貧富差距問題加劇外，也讓消費能力成為市場的支撐產生疑慮。

五、《港版國安法》快速通過，加深外資與外人的疑慮，不利海南招商與攬才

大陸一方面對外宣稱改革開放與融入國際慣例的決心，但另一方面，在自貿港的總體方案中，仍有許多非屬法律明確規範的部分。加上其在 2020 年 6 月快速通過《香港國安法》，大幅加深外資與外人對大陸融入國際規範的疑慮，且其不斷加深對外資企業的干預，此將不利海南的對外招商與攬才。

前述的憂慮有可能讓海南特區的獨特性不高、不利於海南自貿港的對外招商與攬才、市場欠缺多元性、產業發展可能有過多的中央干預、消費力的持續性等，此些都將壓縮開放的力道與推動的進展。面對當前紛亂的國際情勢，大陸同時遭逢內部與外部多重衝擊，疲於因應相關對策之際，是否仍有能量推進自貿港計畫，仍需持續關注其發展動向。

美「中」中東地緣政治競爭 牽動兩岸關係發展評析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US-China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陳能鏡 (Chen, Neng-Ching)

本刊特約研究員

壹、從地緣政治看兩岸關係

關於蔡總統第二任期的兩岸關係，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曾在《聯合報》為文指出，兩岸關係將從「冷和平」進入「冷對抗」，美國與中國大陸（以下稱大陸）關係變化將是「熱衝突」的觀察重點。¹ 至於美「中」關係的未來發展，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於今（2020）年6月以「瀕臨險境的亞洲世紀」（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為題，投書《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指出，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時代已結束，大陸自視為陸權強國及海權強國，推動軍隊現代化，意圖保護及增進其海外利益，以及確保自認在國際事務應有的地位。而美國則認為接觸政策已失敗，應對大陸採取更強硬對策，才能保護美國自身利益。因此，美「中」不必然會處於對抗，但不排除可能性。² 趙教授同文指出，當美國與大陸在臺海軍事角力出現「擦槍走火」時，臺灣被迫捲入其中，兩岸即有可能爆發軍事熱衝突。個人則認為，在無法排除美「中」對抗與衝突的情況

¹ 「五二〇講話後兩岸何去何從？」，聯合報，2020年5月21日，第A13版。

² Lee Hsien Loong,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Perils of Confrontation" (June 4, 2020), visited date: June 22, 2020, *Foreign Affairs Magazin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20-06-04/lee-hsien-loong-endangered-asian-century>.

下，應採「超前部署」策略，從地緣政治及區域衝突的宏觀角度，先期研判及掌握美「中」關係變化走向，兩岸才能趨和避戰，而中東地區應是最佳切入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繼法、英 2 國主導中東，其對中東外交政策有 2 大主軸，即「安全換石油」及保護以色列的生存權，以國際警察自居，常藉軍事入侵及經濟制裁，強力介入亞西國家內政，易被非統治者歸類為貪腐王室的保護者及戰略原油的掠奪者，使美國成為伊斯蘭激進組織攻擊目標。大陸改革開放 40 年後，在中東的經濟、科技及政治影響力日增，近年來更藉「一帶一路」及亞投行倡議，加速與加大對中東之經貿關係與基建投資，已是伊朗、沙烏地等 10 個阿拉伯國家第一大貿易夥伴，也與埃及、沙烏地、伊朗等中東重要國家簽訂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定，2019 年底更與俄羅斯及伊朗在阿曼灣 (Oman Bay) 聯合軍演，俄伊「中」三國聯盟儼然成形，共同對抗美國。大陸雖尚未取得挑戰美國優勢的有利環境，也無意取代美國在中東地位，但兩國在該地區的交鋒角力不斷，複雜化近期中東 3 大新問題，即美伊衝突、以色列併吞西岸及核武競爭。因此中東是美「中」衝突最大的潛在熱點，也是美「中」關係變化的初始點，一旦出現誤判、擦槍走火或盟邦壓力，美「中」在中東的地緣政治競爭發生質變，在臺美「中」連動情勢下，兩岸關係必受衝擊，大陸可能對臺展開軍經封鎖，臺海恐爆發軍事熱衝突。

貳、美「中」展開中東地緣政治競逐

一、「一帶一路」增加大陸在中東影響力

中東戰略位置重要，連接歐、亞、非 3 洲大陸，是古代絲綢之路樞紐，也是今日大陸「一帶一路」倡議的中心幅射點。大陸於 2016 年 1 月提出的「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中，以建構能源合作為主軸，以基礎設施建設和貿易投資便利化為兩翼，以核能、航太衛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領域為突破口的「1+2+3」合作格局，發展與中東阿拉伯國家的全面戰略合作關係。³

³ 「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2016 年 1 月 13 日)，2020 年 4 月 18 日瀏覽，《新華社》，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13/c_1117766388.htm。

做為世界工廠，大陸是全球最大石油消費國，所需原油一半以上來自中東國家，因此大陸不但要能源供應無虞，也要能源安全受到保障，而要確保能源安全，不但要中東地區和平穩定，亦要避免美國在此地區製造紛爭。在此環境下，大陸採取「戰略避險策略行為」(strategic hedging behavior)，一方面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衝突，另則透過「一帶一路」倡議，聚焦於同時改善與沙烏地、伊朗及伊拉克中東三大產油國的關係，不介入伊朗與沙烏地地區霸權及宗教領導權之爭。⁴

(一) 沙烏地

沙烏地是最後一個與大陸建立外交關係的中東國家，但為鬆動伊朗與大陸的緊密合作關係，沙國主動促進與大陸的關係，沙勒曼國王 (King Salman) 及穆罕默德王儲 (Prince Muhammed Bin Salman) 先後於 2017 年 3 月及 2019 年 2 月訪問北京，與大陸簽訂一系列投資及貿易協定，雙方承諾將「2030 願景計畫」與「一帶一路」倡議相互掛勾，共同推動與實現。⁵ 另一方面，近年來美沙雙方以「石油換安全」的關係，因美國頁岩油的大量開發而動搖，2018 年 10 月的異議記者哈舒吉 (Jamal Khashoggi) 謀殺案更令雙方關係雪上加霜。今日沙國不但要利用大陸的「一帶一路」推動其經濟發展與國家財源的多樣化，同時實現其對外關係的多樣化，並選定大陸為最優先替代品，⁶ 致美沙「中」的戰略關係是，歡迎大陸加入，但不排除美國，沙國仍會沿著美國所設定的軌道航行。美國前駐沙大使傅立民 (Chas W. Freeman Jr.) 對美沙「中」3 國關係的比喻更是貼切，這是一齣失敗的婚姻，沙國不會與美國離婚，但會明媒正娶大陸為二老婆。⁷

⁴ Mohammad Salman, Moritz Pieper, and Gustaaf Geeraerts, "Hedging in the Middle East and China-US Competition," visited date: April 17, 2020, *Asian Politics and Policy*,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3271880_Hedging_in_the_Middle_East_and_China-US_Competition_1.

⁵ John Calabrese, "Intersections: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Middle East" (June 18, 2019), visited date: April 17, 2020, *Middle East Institute*,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intersections-china-and-us-middle-east>.

⁶ Chas W. Freeman Jr., "The United States, the Middle East, and China" (June 5, 2013), visited date: April 20, 2020, <https://chasfreeman.net/us-middle-east-and-china/>.

⁷ Chas W. Freeman Jr., *America's Misadventures in the Middle East* (USA: Just World Books, 2012), pp. 213-219.

(二) 伊朗

美伊兩國為世仇，伊朗人不會忘記美國中情局 (CIA) 1953 年干涉內政帶來失望與貧窮，美國人也不會忘記 1979 年駐德黑蘭大使館人質事件的羞辱。川普總統 (Donald Trump) 就任後，片面退出伊朗核協議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再次對伊實施經濟制裁。今日的伊朗在美國經濟制裁的桎梏中及在極限施壓的壓力下，美伊關係持續緊張，特別是美國襲殺伊朗革衛隊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聖城旅指揮官蘇雷曼尼 (Qassem Soleimani) 後，雙方戰事一觸即發。大陸為順利推動「一帶一路」倡議，亟需穩定和平的中東，當然不希望美伊爆發戰爭；⁸ 但年來日趨緊張的美「中」關係，可能正悄悄影響大陸對中東的判斷，大陸外長王毅曾向來訪的伊朗外長查瑞夫 (Mohammad Javad Zarif) 表示，北京尋求與德黑蘭深化戰略信心；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伊朗國會議長拉里加尼 (Ali Larijani) 時亦承諾，無論國際和地區形勢如何變化，「中」方和伊朗發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決心不會改變。⁹

(三) 伊拉克

大陸於 2015 年與伊拉克簽訂「戰略夥伴關係協定」，伊國前總理馬蒂 (Adel Abdul Mahdi) 2019 年 9 月訪問北京時，簽約加入「一帶一路」倡議，雙方也正式啟動「石油換重建計畫」，伊拉克每天供應大陸 10 萬桶原油，大陸則承諾全力參加伊拉克重建工作，伊拉克成為大陸第二大原油供應國，以及中東地區第四大貿易夥伴。伊拉克總統沙利河 (Barham Salih) 曾言，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伊拉克將持續強化與大陸各層次交流，深化戰略發展之整合及加強戰略合作，以提升兩國新的戰略夥伴關係。當大陸逐步實踐「一帶一路」野心時，也提升其在伊拉克的影響力。¹⁰ 至此，美國一手規劃與扶持的伊拉克民選政府已明顯靠向大陸。今年初，伊拉克甚至要求美軍撤出其國境，川普總統則以經濟制裁威脅，兩

⁸ 「美國伊朗局勢升級，中國如何布局中東」(2020 年 1 月 4 日)，2020 年 4 月 13 日瀏覽，
《BBC 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0987403>。

⁹ Calabrese, "Intersections: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Middle East".

¹⁰ Jonathan Fenton-Harvey, "Chinese investment in Iraq provides gains for Baghdad, Beijing," (October 2, 2019), a visited date: April 27, 2020, *《Al-Monitor》*,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9/09/iraq-china-economy.html>.

國關係很難往好的方向推進。

二、軍售是中東地緣政治競爭的關鍵項目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今年 3 月公布，美國是 2015-2019 年間全球第一大武器輸出國，其次依序是俄羅斯、法國及德國，大陸排名第五。美國出口武器占全球軍火市場 36%，其中 51% 輸往中東。全球十大武器輸入國中，中東占 5 國，分別是沙烏地、埃及、阿聯、伊拉克及卡達。除埃及是以法國為其武器最大供應國外，其他 4 國均以美國為其最大供應國，且占比幾乎均達一半以上，以沙烏地為例，美製武器占該國進口武器 73%，其次依序為英國的 13% 及法國的 4.3%。2019 年出售沙國的軍火包括 30 架戰鬥機、5 萬 9,000 枚導彈等。2015 年至 2019 年間，大陸雖是第五大武器輸出國，但只占全球軍火市場的 5.5%，而其主要市場在亞洲及大洋洲，中東只占 6.7%，¹¹ 但較 2014 年至 2018 年間的 6.1%，稍有成長。¹² 這些數據顯示，美國已完全掌控中東龐大軍火市場，大陸很難分食大餅。

中東武器市場規模龐大，利潤豐厚，近年來大陸正積極以其「高技術低價格」策略爭取客戶，扮演「利基玩家」(niche player) 角色，¹³ 在龐大市場中尋找微小縫隙市場，再以此為基點，一點一點擴張或提升，這個基點就是軍用無人機。

對於大陸持續增加預算及投入人才研究軍用無人機，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 (Defense Science Board) 於 2012 年形容其是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也是一種警告。¹⁴ 時至今日，大陸已取代美國，成為軍用無人機的領航者，軍用無人機已是大陸出口武器主要項目之一。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2019 年 3 月公布資料，大陸是軍用無人機全球第一大輸出國，

¹¹ “SIPRI Sheet: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9” (March 2020), visited date: April 23, 2020, 《ISPI Watch》,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3/fs_2003_at_2019_0.pdf.

¹² Zhenhua Lu, “China sells arms to more countries and is world’s biggest exporter of armed drones, says Swedish think tank SIPRI” (March 12, 2019), visited date: April 20, 202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military/article/2189604/china-sells-weapons-more-countries-and-biggest-exporter-armed>.

¹³ Calabrese, “Intersections: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Middle East”.

¹⁴ Calabrese, “Intersections: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Middle East”.

在過去 5 年共賣出 153 架給 13 國，主要的買家是中東國家，包括埃及、伊拉克、約旦、沙烏地及阿聯。¹⁵ 傳言，大陸翼龍 2 型無人機的首位客戶是阿聯，在葉門及利比亞內戰中任務吃重。¹⁶ 沙烏地於 2014 年向大陸購買軍用無人機，國王沙勒曼 2017 年 3 月國是訪問北京時，與習近平簽署多項合作協議，據說其中包括在沙國建造一座軍用無人機製造廠，以擴展沙國武裝無人機隊。¹⁷

反觀第一大武器輸出國的美國，在 2009 年至 2018 年間，只賣出 5 架軍用無人機，買家都是英國。¹⁸ 為加強美國軍用無人機在軍火市場的競爭力，川普政府於 2018 年 4 月核准「傳統武器移轉政策」(Conventional Arm Transfer Policy)，擴大對外軍售的國際買家，但效果有限，並無任何重要新買家，大陸仍穩坐軍用無人機在中東武器市場的龍頭地位。

三、俄「中」結盟挑戰美國在中東地緣政治地位

大陸已是美國戰略競爭對手，雙方貿易戰尚未完全落幕，但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中，美國在中東的傳統友邦不顧川普總統的感受，大膽向大陸表態示愛，紛紛捐贈防疫物資，顯示這些中東國家正如同美國駐沙前大使傅立民所言在尋找另一個「保護國」，也證明大陸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已衝擊美國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地位。

2015 年 9 月全球對伊斯蘭國 (Islamic State) 束手無策之際，俄羅斯總統普丁 (Vladimir V. Putin) 軍事介入敘利亞內戰，名為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實為重建俄在中東的影響力，更與土耳其及伊朗結盟，主導敘利亞和談。2019 年 10 月美國自敘利亞撤軍，背棄庫德族人，俄羅斯隨即補上，派軍巡邏敘利亞與土耳其兩軍間的接觸帶。同一時間，普丁訪問沙烏地，雙方簽訂 20 億美元的 20 項協定，但最重要的是俄羅斯受邀加入沙烏地產

¹⁵ Lu, "China sells arms to more countries and is world's biggest exporter of armed drones, says Swedish think tank SIPRI".

¹⁶ Mohamed Aassar, "Coronavirus: Middle East nations compete to be China's friend in need" (February 24, 2020), visited date: April 13, 2020, 《BBC Monitoring》, <https://monitoring.bbc.co.uk/product/c201hegv>.

¹⁷ Calabrese, "Intersections: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Middle East".

¹⁸ Lu, "China sells arms to more countries and is world's biggest exporter of armed drones, says Swedish think tank SIPRI".

油設施攻擊案的國際調查團。5 年後的今天，俄羅斯已從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 口中的那個「區域強國」(regional power)，變成中東重要協調人 (power broker)，漸漸取代美國成為中東地區的關鍵玩家及重要中間人。¹⁹

俄「中」有合作對抗美國之勢。在敘利亞和平進程中，俄羅斯歡迎大陸加入，至於大陸是否會違背「不介入內戰只參與重建」的對敘政策值得觀察。但在軍事安全方面，大陸除已在與阿拉伯半島僅一海之隔的吉布地 (Djibouti) 建立其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更於 2019 年 12 月與伊朗及俄羅斯在阿曼灣舉行海軍聯合演習，這是三國 40 年來第一次聯合軍演，意謂俄伊「中」組成聯盟以對抗美國。²⁰

參、中東危機已成影響兩岸關係潛在因素

一、川普挑釁伊朗，但劍指大陸

中東是「一帶一路」的中心幅射點，而伊朗是大陸與中東的陸橋，伊朗南部的阿曼灣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又將中東、印度半島及東亞連接在一起的樞紐，伊朗是這項具有爭議性戰略計畫的重中之重，伊朗的興衰、戰爭與和平牽動「一帶一路」的成敗。

美國於 2003 年推翻伊拉克海珊 (Saddam Hussein) 政權後，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即加強提供中東地區非政府武裝團體訓練、資金及武器，如黎巴嫩境內之真主黨 (Hezbollah)、伊拉克境內之人民動員民兵 (Popular Mobilization Units)，同時發展不對稱戰爭模式，更利用受邀打擊伊斯蘭國機會，厚植伊朗在伊拉克及敘利亞的軍事與政治影響力，²¹ 建立一條連結兩伊、敘及黎四國的「什葉走廊」(Shia Corridor)，威脅以色列與沙烏地的國家安全及美國在中東的國家利益。

¹⁹ Steve Rosenberg, "Russia's Putin: From pariah to Middle East power broker" (October 17, 2019), accessed on October 24, 2019, *BBC*,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0068498>.

²⁰ 「中俄伊 40 年來首次軍演 美國三大對手聯合引關注」(2019 年 12 月 27 日)，2020 年 4 月 23 日瀏覽，*BBC 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0923924>。

²¹ Frank Gardner, "Iran's network of influence in Mid-East 'growing'" (November 7, 2019), visited date: December 31, 2019, *BBC*,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50324912>.

川普就任總統後，片面退出伊朗核協議，一方面逐步恢復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另一方面以應對「伊朗威脅」為由，在中東增派兵員及戰艦與戰機，以及重新部署愛國者飛彈防禦系統，今年 1 月更襲殺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雷曼尼，雙方戰事一觸即發。

川普的極限施壓政策 (maximum pressure) 無法促成伊朗的「政權改變」(regime change)，反倒催生一個俄羅斯、伊朗與大陸的三角聯盟，先有邀請伊朗以觀察員身分參加 2018 年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期間普丁、伊朗總統羅哈尼 (Hassan Rouhani) 與習近平合影留念，而這個以俄「中」為首的中亞安全保障集團具有抗衡北約集團的潛力，美國及其盟國應對該橫跨歐亞的地緣政治架構提高警惕；²² 後有 2019 年底俄羅斯、伊朗及大陸在阿曼灣的大型軍演。美國陸軍退役上校麥格雷戈 (Douglas Macgregor) 曾表示，美伊若開戰，勢必將俄羅斯及大陸拉入戰局；專研大陸與中東關係專家克麗斯汀納·林 (Christina Lin) 更直言，美伊若發生軍事衝突，大陸將會與伊朗站在同一邊。²³

武漢肺炎疫情橫掃伊朗，至今年 6 月 25 日共造成 21 萬 5,095 人確診及 1 萬 130 人死亡，確診數全球排名第 10，且無減緩跡象。²⁴ 伊朗政府將疫情失控之責，歸罪於美國經濟制裁及否決伊朗向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50 億美元緊急貸款案，致無法採購防疫藥品與器材，伊朗人民更加仇恨美國。美國此種種「極限施壓」作為，未能逼迫伊朗政權更迭，反而可能引發雙方開戰，迫使大陸加入伊朗，增加美國對大陸採取敵對作為的合理性。

二、美助以併吞西岸，大陸被迫介入

對於巴勒斯坦問題，大陸以「兩國方案」及「阿拉伯和平倡議」為基礎，更在 2016 年 1 月公布的「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指導文件中明

²² 蒙克，「中東火藥桶：美國安全主宰或受『一帶一路』的挑戰」(2020 年 1 月 9 日)，2020 年 4 月 18 日瀏覽，〈BBC 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1052366>。

²³ Christina Lin, "China might take Iran's side in a war with US" (January 5, 2020), accessed on April 27, 2020, *Asia Times*, <https://asiatimes.com/2020/01/could-china-take-irans-side-in-a-war-with-us/>.

²⁴ "COVID-19 Map", visited date: June 25, 2020, *John Hopkins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言，大陸支持中東和平進程，支持建立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享有完全主權的獨立的巴勒斯坦國，支持阿盟及其成員國為此做出的努力。

川普總統就任後，先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及將大使館遷至耶城，復承認以國對1967年占領的戈蘭高地有完全的主權，兩國方案早已危在旦夕。²⁵今年1月川普總統提出的中東和平計畫—「和平視野」(Vision for Peace)，又為未來以色列併吞西岸屯墾區及約旦河谷開啟綠燈。以色列總理納唐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在防抗武漢肺炎疫情同時，與競選對手甘茨(Benny Gantz)合組團結政府，兩人同意於7月1日展開兼併屯墾區的立法程序。對此，阿拉伯國家齊聲反對，並尋求英、德、法、俄羅斯、大陸等大國之聲援。美國立場未明，國務卿龐培歐5月訪以時表示，這是一項複雜的議題，以色列須協調華府，²⁶6月15日與歐盟外長的視訊會議中亦不表態。²⁷

川普的決心才是納唐雅胡敢不敢大膽去做的關鍵因素。2017年3月，川普正式任命猶太裔律師傅立曼(David M. Friedman)為駐以色列大使，即宣告美國默許以國併吞西岸，因傅氏在執業律師期間，即捐款猶太人建立屯墾區，²⁸納唐雅胡政府因此縱容甚至暗中鼓勵猶太人新建非法屯墾區，數量由2017年的4處急升到2018年的11處及2019年的12處。²⁹今川普若因競選連任選票考量而不明確表態反對，納唐雅胡恐一意孤行，屆時阿拉伯國家將尋求大陸支持，習近平在考量過往對巴勒斯坦建國的支持，以及今日能源安全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實施，被迫採取具體

²⁵ Samia Nakhoul, "US' 'deal of the century' could be end of the Palestinian state", *Taipei Times*, June 5, 2019, p. 9.

²⁶ "EU 'to rally against Israel's West Bank annexation proposal' " (May 15, 2020), visited date: May 16, 2020, *BBC*,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52680096>.

²⁷ David M. Herszenhorn and Jacopo Barigazzi, "Transatlantic blues as Pompeo holds EU talks" (June 16, 2020), visited date: June 17, 2020, *POLITICO*,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foreign-ministers-mike-pompeo-talks-transatlantic-blues/>.

²⁸ Barbara Plett Usher, "US settlement move reduces chances of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deal" (November 19, 2019), visited date: November 20, 2019, *BBC*,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50481519>.

²⁹ "Settlement Watch," accessed on June 26, 2020, *Peace Now*, <https://peacenow.org.il/en/settlements-watch/settlements-data/population>.

行動，恐會尋求俄羅斯、伊朗、土耳其等國之協助，以維護在中東的影響力，而與美國展開地緣政治之爭，將衝擊美「中」關係。

三、川普移轉核技術，防堵大陸軍售中東

2019 年 9 月美國退出「中程導彈條約」(INF Treaty)，今年 5 月決定退出「開放天空條約」(Treaty on Open Skies)，預計不會延長 2021 年 2 月到期的「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new 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一連串的廢約只是企圖將大陸拉入規範，但北京無意加入相關核武條約，因此川普的退群行為將導致全球新一輪核武競賽的再起。³⁰ 川普一方面退約，另一面則不顧美國人民的國家安全需求，以及防止核武擴散的普世目標，於 2019 年 8 月核准私人企業對利雅德移轉核技術，協助沙國建造核反應爐，且未要求沙方遵守不從事引起核武擴散活動的美國法律規範，有意為沙國發展核武開方便之門。³¹

沙烏地及伊朗是中東 2 大區域強國，且都有發展核武的野心，但川普明顯對伊朗採取較不友善的立場，片面退出 2015 年簽訂的核協議，逼迫伊朗重回談判桌，企圖對伊施以更嚴格的限核條件，反使伊朗暫停履行關於生產高濃度鈾及重水的義務，引發德黑蘭很快能擁有核武器的疑慮。³² 另一方面，沙國穆罕默德王儲曾揚言，若伊朗發展核武，沙國一定跟進，³³ 但川普對沙國則給予各種方便，只因其對中東外交政策核心在軍售，而沙「中」軍售關係可能是未來美沙關係生變的導火線，因此要盡一切防堵大陸分食中東龐大軍火市場，特別是沙烏地。

川普政府一向高估沙烏地在中東的勢力與影響力，亦害怕沙國轉與俄

³⁰ Jonathan Marcus, "A world in crisis even without the pandemic: Five looming problems," (May 14, 2020), visited date: May 14, 2020, *《BBC》*, <https://www.bbc.com/news/world-52630346>.

³¹ Luciano Zaccara, "Trump is laying the ground for a nuclear arms race in the Gulf," (August 15, 2019), visited date: August 17, 2019,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trump-laying-ground-nuclear-arms-race-gulf-190801130430388.html>.

³² Zaccara, "Trump is laying the ground for a nuclear arms race in the Gulf".

³³ Paul Sonne, "Can Saudi Arabia produce ballistic missiles? Satellite imagery raises suspicions" (January 23, 2019), visited date: January 28, 2019,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can-saudi-arabia-produce-ballistic-missiles-satellite-imagery-raises-suspicions/2019/01/23/49e46d8c-1852-11e9-a804-c35766b9f234_story.html.

羅斯或大陸結盟，對沙採取容忍態度。³⁴ 沙國王沙勒曼 2017 年 3 月訪問北京，與習近平簽署多項合作協定，其一是合資在沙建造一座軍用無人機製造廠，期能擴增沙國武裝無人機隊，甚至向中東國家出售無人機，更是引起川普的關切，企圖以核技術移轉防堵大陸的對沙軍售，但已觸動沙伊核武競賽，不利於中東地區的和平及全球防核擴散的努力，也增加兩岸關係之變數。

肆、結語

原油給中東國家帶來財富，美式和平 (Pax Americana) 給中東地區安全保障，但駐軍卻帶給美國恐攻威脅及龐大預算支出，川普總統「美國優先」的中東外交政策，無疑令當地領導人擔心美國何時會拋棄他們，因此美國傳統盟邦沙烏地、阿聯等國，紛採避險策略，擴大與大陸的交流合作。此外，大陸的集權統制、缺乏國會監督等政府制度，與中東王權國家較相契合，有利大陸在中東與美國展開地緣政治之爭。大陸雖已是美國在中東經濟上及戰略上的最大威脅，但仍無法取代美國之地位，特別是安全事務上。若美國只注意到大陸的威脅，處處防堵與遏制，必會引起大陸反彈，也會將傳統盟邦推向大陸，美「中」在中東的競爭將轉為對抗或軍事衝突，此絕不是當地國家所願見。

我國原油及天然氣主要自中東進口，中東局勢變化衝擊我經濟發展甚巨，美「中」在中東地緣政治的競爭與對抗也牽動兩岸關係發展。處理兩岸事務及研擬兩岸政策之相關政府官員及學者專家，若要「超前部署」及機先掌握兩岸關係發展，應關注或研究中東情勢。

³⁴ Daniel R. DePetrìs, "This Man is Trump's Biggest Problem in the Middle East" (January 26, 2020), visited date: January 27, 2020,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keptics/man-trumps-biggest-problem-middle-east-117331>.

東亞戰爭和衝突死傷事件反思：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 2018 年

A Study of the Casualties of Wars and Conflicts in East Asia
from World War II to 2018

陳鴻瑜 (Chen, Hurng-Yu)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

摘要

東亞地區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起至 2018 年爆發一連串的戰爭和衝突，造成六千萬人死亡、一千四百萬人受傷，可謂人類史上的慘禍。而造成戰爭與衝突的主要原因是採取極左路線、意識形態衝突、政權合法性（鎮壓反政府）和領土野心。近二十年來，採取極左路線、意識形態衝突和領土野心等因素，隨著歷史教訓和人權觀念提升之情勢轉變，已很難再促發戰爭。未來東亞最大衝突的可能性應是由激進伊斯蘭份子所發動的恐攻。

關鍵詞：第二次世界大戰、東亞、衝突、極左政策、意識形態

壹、前言

自古以來就有戰爭，為了爭奪王位和地盤，彼此戰爭殺戮。大多數的殺戮都是不義之戰，很少為正義而出兵征戰。加上史書的渲染及無已的歌頌，又使得戰爭和英雄人物掛勾。英雄人物即是在戰爭中產生，戰爭獲勝者成為歷史歌頌的英雄人物。劉邦擊敗項羽，項羽自殺於烏江，成為歷史上戰敗者的殷鑑，這就是人類的悲劇。

古代人口數少，戰爭規模不會很大，雖然有些記載某某戰役參戰人數上百萬人，不過，這些很多是史家筆下誇張的寫法。相較而言，近代人類繁衍快速，亦有較為準確的人口調查統計，官方記錄的戰爭人數和殺戮人數則有較為清楚的記載。因此本文選擇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研究的起點，該次大戰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也是死傷最為慘烈的一次大戰。隨後的韓戰和越戰規模也不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其他還有小規模的次區域戰爭。這些戰爭死傷人數相當多，本文遂選擇發生在東亞地區的大小戰爭和衝突所造成的死傷人數作為研究對象。

東亞地區爆發戰爭和衝突的原因各案例不同，有出於意識形態，有出於領土野心或意識形態衝突、爭取獨立、宗教衝突、掃除國內反對勢力或傳統政治勢力，林林總總，有各種各樣的戰爭因素。本文將逐一按照戰爭發生之年代順序針對各國發生戰爭和衝突之起因以及戰爭死傷人數進行分析。對於死傷人數之資料，儘量以官方公布為準。如無法或未有官方公布之數據資料，則採用新聞報導或學者的統計資料為研究內容。

貳、案例分析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西方的觀點上，第二次世界大戰起自德國在 1939 年 9 月入侵波蘭，終於德國在 1945 年 5 月 8 日投降。但在東亞地區，中國和日本爆發戰爭起於 1937 年 7 月盧溝橋事變，直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

據中華民國國防部 1946 年統計，國軍在該次戰爭中作戰傷亡 322 萬 7,926 人、病亡 42 萬 2,479 人，總計損失 365 萬 465 人。¹ 軍令部統計自廬溝橋事變以來陸軍陣亡 131 萬 9,958 人、負傷 176 萬 1,135 人、失蹤 13 萬 126 人，空軍陣亡 4,321 人、負傷 347 人。²

據日本厚生省援護局在 1964 年 3 月公布之調查統計，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總共死亡的人數約為二百一十二萬一千人。³ 1983 年《讀賣新聞社》所出版的「中國侵略」登載的數據是自 1937 年 7 月 7 日至戰爭結束為止，總共有七十多萬日軍死於中國戰場。⁴ 但厚生省的資料則是在中國本土（含香港）死亡日軍有 45 萬 5,700 人，在滿州死亡之日軍有 4 萬 6,700 人。⁵

1942 年 1 月 11 日，日軍占領吉隆坡。2 月 15 日，日軍占領新加坡，2 月 21 至 23 日，日軍殺害新加坡抗日華人 5 萬人。接著日軍在馬來半島進行對華人的「檢證」，非正式估計約有十萬人被殺。⁶

二、中國大陸

（一）1946-1949 年：國共內戰

根據共軍 1946 年 7 月至 1950 年 6 月「戰績總結公報」的統計，共軍「消滅」國民黨正規軍 554 萬 2,470 人，非正規軍 252 萬 8,880 人，合計 807 萬 1,350 人。另據近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野戰軍戰史資料統計》，共軍「殲滅」國民黨軍隊 1,065 萬 8,000 人。中共認為後者資料更為準確客觀。⁷

（二）1950-1951 年：鎮壓反革命運動

¹ 遲景德，中國對日抗戰損失調查史述（臺北市：國史館，1987 年），頁 243。

² 何應欽，八年抗戰與台灣光復（臺北市：文海出版社，1980 年），頁 36-37。

³ 「大東亞戦争に於ける地域別兵員数及び戦没者概数」（昭和 39 年 3 月），2019 年 2 月 10 日瀏覽，《厚生省援護局》，<http://www.geocities.co.jp/WallStreet/2687/siryo/siryo16.html>。

⁴ 讀賣新聞社，中國侵略（大阪：讀賣新聞社大阪本社社會部，1983 年），頁 229。

⁵ 「大東亞戦争に於ける地域別兵員数及び戦没者概数」。

⁶ 許雲樵，馬來亞近代史（新加坡：世界書局，1963 年），頁 219。

⁷ 「解放戦争時期我軍殲敵總數究竟是多少」，2019 年 2 月 10 日瀏覽，《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68742/77130/77131/7267512.html>。

1950 年 3 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隨後 2 年在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進行鎮壓反革命分子。1951 年 2 月 21 日，中共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處決反革命分子七十多萬人，關押和管制各一百多萬人。⁸

（三）1955-1957 年：肅反運動

1955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隨後展開「肅反運動」，逮捕 21 萬 4,000 人，槍決 2 萬 2,000 人，非正常死亡 5 萬 3,000 人。⁹

（四）1958-1961 年：三面紅旗運動

1958 年，中共發動三面紅旗運動，三面紅旗指「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社會主義建設路線」等三項極左政策。1958 年 5 月 16 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後，「大躍進」運動（即全民大煉鋼）在全大陸展開，一直持續到 1960 年冬。在該項盲目運動下，到底有多少人被餓死，並無官方統計資料。

據中共《紅旗出版社》1994 年 2 月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一書「大饑荒」中指出，「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中國人口減少 4,000 萬，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饑荒。」《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楊繼繩經過 10 年的調查研究，出版《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一書，記載從 1958 年到 1962 年大陸餓死 3,600 萬人。¹⁰

（五）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

1966 年 5 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清除右派資產階級分子。根據《維基百科》資料，在這場十年浩劫中，非正常死亡的人，包括武鬥、批

⁸ 信力建，「1945 年後中國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2015 年 12 月 12 日），2019 年 2 月 10 日瀏覽，《阿波羅新聞網》，<https://tw.aboluowang.com/2015/1212/659271.html>。

⁹ 信力建，「1945 年後中國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¹⁰ 高靜，「中共「大躍進」真相 4500 萬冤魂」（2014 年 5 月 17 日），2019 年 2 月 9 日瀏覽，《大紀元時報》，<http://www.epochtimes.com/b5/14/5/8/n4149940.htm>。

鬥、法外監禁和大規模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數至少 200 萬人。¹¹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一書記載：1984 年 5 月，經過 2 年 7 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文革」有二千一百四十四萬餘人受到審查、衝擊；一億二千五百萬人受到牽連、影響；四百二十萬餘人被關押審查；一百七十二萬八千人非正常死亡；十三萬五千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二十三萬七千人，七百零三萬餘人傷殘；七萬多個家庭被毀。¹²

中共《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前總編楊繼繩原題為「道路·理論·制度——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刊載於 2013 年 11 月 30 日出版的第 104 期《記憶》。該文是他在北京大學斯坦福中心 2013 年 10 月 25 日舉辦的「寫毛澤東時代」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文章稱，葉劍英在中共 12 屆 1 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1、規模性武鬥事件四千三百多件，死亡十二萬三千七百多人；2、250 萬幹部被批鬥，三十萬二千七百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十一萬五千五百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 481 萬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六十八萬三千多人；4、農村有五百二十多萬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 120 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5、有一億一千三百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五十五萬七千多人失蹤。¹³

(六) 1974 年：大陸和南越西沙海戰

1974 年 1 月 11 日，大陸攻擊西沙群島之永樂群島上的南越駐軍，至該月底，大陸完全控制所有西沙群島。在該次海戰，南越軍死傷 100 人，

¹¹ 「文化大革命」，2019 年 2 月 9 日瀏覽，《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5%A4%A7%E9%9D%A9%E5%91%BD>。

¹² 謝天奇，「文革究竟死多少人？鄧小平：那是天文數字」（2017 年 2 月 6 日），2019 年 2 月 9 日瀏覽，《大紀元時報》，<http://www.epochtimes.com/b5/17/2/5/n8779818.htm>。

¹³ 謝天奇，「文革究竟死多少人？鄧小平：那是天文數字」。

48 名南越軍人及 1 名美軍被俘。共軍死 18 人、傷 67 人。¹⁴

(七) 1979 年：大陸對越南懲罰戰爭

1979 年 2 月 17 日黎明，大陸派遣 17 萬大軍進攻越北，¹⁵ 進行所謂的「教訓」戰爭。越南國防部在 3 月 19 日宣稱共軍有 6 萬 2,500 人死傷，280 輛坦克和裝甲車被毀，115 座砲被毀。越南政府發言人稱共軍有 2 萬人被殺。共軍副總參謀長伍修權 (Wu Xiuquan, Wu Hsiu-chuan) 在 5 月 2 日稱，共軍死傷 2 萬人，越南軍人死傷 5 萬人，平民損失更為嚴重。¹⁶

2018 年，大陸公布此次戰爭雙方死傷人數，越軍死四萬二千人，傷一萬多人，俘虜二千多人。共軍死六千多人，傷二萬一千人。¹⁷

(八) 1988 年：大陸和越南赤瓜礁海戰

1988 年 1 月，大陸開始運送建築材料至南沙群島的永暑礁，準備興建水文觀測站，遭到越南的阻撓。2 月，越、「中」雙方海軍船隻又在華陽礁對峙。3 月 13 日，大陸勘測船登陸赤瓜礁。14 日，越南海軍人員亦登陸赤瓜礁，雙方堅持不撤退，最後雙方軍艦開火，結果越軍死 74 人、被俘 9 人。共軍傷 1 人，無人死亡。¹⁸

(九) 1989 年：6 月 4 日天安門事件

1989 年 4 月，大陸大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悼念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活動，演變成要求民主自由運動。6 月 4 日，大陸軍警使用坦克車和機槍進行鎮壓學運。6 日，大陸國務院召開新聞發表會，發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統計有近三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¹⁹ 根據英國國家檔案館在 2017

¹⁴ 「南越西貢當局悍然出動部隊侵犯我西沙群島」，人民日報（北京），1974 年 1 月 20 日，第 1 版；張聿法，局勢戰爭概覽（1945 年 9 月 -1987 年 12 月）（北京市：解放軍出版社，1988 年）。

¹⁵ 郭明主編，中越關係演變四十年（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183。

¹⁶ “Vietnamese casualties revealed,” *TKP(WS)*, May 3-9, 1979, p.1 (citing an AFP report from Peking).

¹⁷ 軍魂之生，「揭秘：中越戰爭中國軍隊傷亡較大的真正原因」（2018 年 10 月 18 日），2019 年 1 月 18 日瀏覽，〈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military/leamjq9.html>。

¹⁸ 「中越 3.14 赤瓜礁海戰 30 周年 30 張圖帶你回顧（圖）」（2018 年 3 月 15 日），2019 年 2 月 9 日瀏覽，〈新浪軍事網〉，<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8-03-15/doc-ifyscsmv8517138.shtml>。

¹⁹ Michel Oksenberg, Lawrence R. Sullivan, Marc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The Basic Documents* (New York: M.E. Sharpe, 1990), p. 364.

年 10 月解密的文件顯示，「六四事件」有 1 萬人死亡。2014 年美國白宮解密文件顯示約有一萬四百五十四人死亡、四萬人受傷。²⁰

三、臺灣

(一) 1947 年：「228 事件」

1947 年 2 月 27 日，因專賣局查緝員在臺北市查緝私菸時不當使用公權力槍殺一名抗議者而在 28 日引發大規模抗議示威，陳儀引兵進入臺灣鎮壓民眾抗爭運動。臺灣警備司令部公布包含軍警與臺籍人士的死難人數是 3,200 人。行政院官方調查報告指出臺灣人被殺大約在一萬八千到二萬八千人。²¹ 臺北二二八紀念館的網頁上指出：「死亡人數多達一萬至兩萬人」。²²

(二) 1949 年：金門古寧頭戰役

1949 年 10 月 24 日晚，共軍渡海進攻大金門島古寧頭，在血戰三天後敗退。該次戰役臺灣方面死 1,267 人、傷 1,982 人。大陸方面死 9,086 人。²³

(三) 1955 年：一江山島戰役

1955 年 1 月 18 日上午 7 時，共軍進攻浙江省外島一江山島，兩天後淪陷。大陸方面稱，該次戰役共軍死 393 人、傷 1,024 人，臺灣方面軍隊死 519 人，567 人被俘。但臺灣方面資料稱，國軍守軍只有 720 人，戰死五百多人，有一百多人被俘。²⁴

(四) 1958 年：金門砲戰

²⁰ 「英國解密六四外交檔案：約 1 萬平民死亡」(2017 年 12 月 22 日)，2019 年 12 月 22 日瀏覽，《美國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declassified-documents-china-june-4th-20171221/4174528.html>。

²¹ 「二二八事件始末」，2019 年 2 月 9 日瀏覽，《打開臺灣發展史》，http://teacher.whsh.tc.edu.tw/huanyin/tw_teaching_2_3c.htm。

²² 「探索二二八」，2019 年 2 月 10 日瀏覽，《台北二二八紀念館》，<https://228memorialmuseum.gov.taipei/cp.aspx?n=5FD2DBAFF988BC0B>。

²³ 「古寧頭戰役」，2019 年 2 月 9 日瀏覽，《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5%AF%A7%E9%A0%AD%E6%88%B0%E5%BD%B9>。

²⁴ 「一江山戰役」，2019 年 2 月 9 日瀏覽，《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6%B1%9F%E5%B1%B1%E5%B2%9B%E6%88%98%E5%BD%B9>。

1958 年 8 月 23 日至 10 月 5 日間，大陸對金門島進行大規模砲擊，該次砲戰死傷人數，根據大陸的說法，擊斃臺灣軍隊一千多人，而共軍死四百六十多人、民兵群眾死 218 人。²⁵ 然而，根據金門的八二三戰史館之「八二三臺海戰役將士忠烈錄」記載，陸軍死 439 人、傷 1,911 人、失蹤 1 人。海軍死 26 人、傷 154 人、失蹤 18 人。空軍死 25 人、傷 135 人、失蹤 5 人。金門百姓死 80 人、傷 221 人。²⁶

四、朝鮮半島

(一) 1950 年：韓戰

1950 年 6 月 25 日，北韓軍越過北緯 38 度，對南韓發動戰爭。韓戰總共進行 3 年 1 個月，根據美國國防部資料，美軍在韓戰中因戰鬥死亡 3 萬 3,686 人，2,830 人係因非戰鬥死亡。另有 1 萬 7,730 人因其他原因死亡（美國國防部沒有說明原因，可能是在戰爭中失蹤人員）。所以死亡總數有 5 萬 4,246 人。²⁷

根據大陸之資料，「中國志願軍」在韓戰中戰鬥而死亡者有 14 萬 8,000 人，1 萬 3,000 人病死，38 萬人受傷，2 萬 9,000 人失蹤。北韓人民軍死傷 29 萬人，平民死傷則缺乏資料。南韓則有 22 萬人死亡，75 萬人受傷。²⁸

(二) 1980 年：光州事件

1979 年 10 月 26 日，韓國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暗殺總統朴正熙，崔圭夏出任代理總統，韓國從 10 月 27 日凌晨 4 時起宣布全國大部分地區實施戒嚴。12 月 12 日，身兼國軍保安司令部司令的陸軍少將全斗煥趁機發

²⁵ 「為了中國統一：1958 年金門砲戰（六）」，2019 年 2 月 9 日瀏覽，《網易新聞》，http://war.163.com/09/0910/14/5IS01PGE00011232_6.html。

²⁶ 「八二三臺海戰役將士忠烈錄」，2019 年 2 月 9 日瀏覽，《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https://www.vac.gov.tw/dl-2725-49703d6d-1ea2-41fe-bdf4-8e07848b1029.html>。

²⁷ Staff Sgt. Kathleen T. Rhem, "Korean War Death Stats Highlight Modern DoD Safety Record," (June 8, 2000), visited date: February 9, 2019,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45275>。

²⁸ Su Yan, "Korean War: In the View of Cost-effectiveness," (October 21, 2003), visited date: February 9, 2019, 《*Consulate-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New York*》，<http://www.nyconsulate.prchina.org/eng/xw/t31430.htm>。

動政變，取得最高的軍權。工人、學生發起示威遊行，要求撤銷戒嚴令及恢復民主制度。1980 年 5 月 17 日，全斗煥宣布全國擴大戒嚴，禁止所有的政治活動。5 月 18 日至 27 日期間，派軍隊鎮壓光州的民主運動，造成 165 人死亡，70 人失蹤。²⁹

五、越南

(一) 1947-1956 年：越南抗法戰爭

從 1947 年法國和胡志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開戰以來，至 1956 年法國完全退出越南為止，法軍總共死亡 5 萬 5,000 人。《紐約時報》在 2013 年報導，法軍在越南總共戰死 9 萬 4,000 人，而越南軍人有 30 萬人死亡。³⁰

(二) 1954 年奠邊府戰役

「越盟」軍隊在 1954 年 3 月 13 日午夜發起攻擊奠邊府法國守軍，至 1954 年 5 月 7 日法軍投降。越南政府公布稱，該次戰役越南有 4,020 人死亡，9,118 人受傷，792 人失蹤。³¹ 法軍有 1,700 人死亡，4,400 人受傷，1,600 人失蹤。根據《基辛斯當代檔案》(*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之記錄，「越盟」有 1 萬 8,000 人傷亡，其中有 8,000 人死亡。³² 越南平民死亡人數有 25 萬人。³³ 美國空軍戰機和人員亦損失慘重，美國派遣 37 名志願飛行員前往參加奠邊府戰役，有 2 人陣亡。³⁴

(三) 1956 年：北越土改鬥爭

²⁹ 「悼念光州事件 文在寅誓重啟調查究責」(2017 年 5 月 18 日)，2019 年 2 月 9 日瀏覽，《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705180353.aspx>。

³⁰ “Dien Bien Phu,” visited date: February 9, 2019, *《Facts and details》*, http://factsanddetails.com/southeast-asia/Vietnam/sub5_9a/entry-3342.html.

³¹ “Battle of Dien Bien Phu,” visited date: February 9, 2019,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Dien_Bien_Phu.

³²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May 8-15, 1954), pp.13566-13567.

³³ Bernard B. Fall, *The Two Viet-nams,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nalysis* (New York, London: Frederick A. Praeger, 1964), p.129.

³⁴ Cody Neff, “At Dien Bien Phu in '54, Jim Rubin got an early taste of war in Vietnam,” (November 12, 2014), visited date: February 9, 2019, *《The Register-Herald》*, https://www.register-herald.com/news/at-dien-bien-phu-in-jim-rubin-got-an-early/article_d91376b6-6a09-11e4-b628-f3c4fc441f3a.html.

北越在 1956 年進行土改，有 5 萬人被處死，有 10 萬人被逮捕送至勞改營。³⁵

(四) 1960-1973 年：北越和美國戰爭

美國為防阻共產勢力在印度支那半島擴張，而出兵協助南越抗禦北越，引發長達 13 年的美、越戰爭。據估計，該次戰爭有 212 萬 2,244 人死亡，其中美國人有 5 萬 8,169 人。另有 365 萬 946 人受傷，其中美國人有 30 萬 4,000 人。北越軍人死 44 萬 4,000 人，南越軍人死 22 萬 557 人，南越平民死 58 萬 7,000 人。

根據越南政府在 2017 年統計，在 1955-1975 年間，北越軍和越共軍有 84 萬 9,018 人戰死或失蹤。³⁶

(五) 1975-80 年：再教育營思想改造

北越在 1975 年 4 月併吞南越後，將南越前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送至「再教育營」，進行思想改造，造成多少人死亡，越南政府並未公布官方數字。網路上有兩種說法，一說有 16 萬 5,000 死亡。³⁷ 另有說是 25 萬人。³⁸

(六) 1978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戰爭

越南在 1978 年 12 月 25 日為建立印度支那聯邦，而出兵滅了民主柬埔寨。該次戰役中，越軍戰死 10 萬 5,627 人。³⁹ 柬埔寨有多少人傷亡，沒有資料。

六、菲律賓

(一) 1942 年：菲共「人民抗日軍」之抗日戰爭

³⁵ Hoang Van Chi, *From Colonialism to Communism, A Case History of North Vietnam*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4), p.228.

³⁶ "Vietnam War casualties," visited date: February 9, 2019,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etnam_War_casualties.

³⁷ "Vietnamese re-education camps," (November 6, 2014), visited date: February 21, 2019, 《Vietnam War》, <https://thevietnamwar.info/vietnamese-re-education-camps/>.

³⁸ Margie Mason, "Vietnamese re-education camp prisoner kept promise," (September 17, 2011), visited date: February 21, 2019, 《Northwest Asian Weekly》, <http://nwasianweekly.com/2011/09/vietnamese-re-education-camp-prisoner-kept-promise/>.

³⁹ "Vietnam War casualties," visited date: February 21, 2019,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etnam_War_casualties.

日軍在 1941 年 12 月入侵菲律賓，菲律賓共產黨在 1942 年 3 月 29 日組織「人民抗日軍」，對日軍及與日本合作的菲人進行游擊戰，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共造成日軍及菲人 2 萬 5,000 人傷亡。⁴⁰ 戰後，菲共解散「人民抗日軍」。

(二) 1968 年以來的剿共戰爭

1968 年，菲律賓共產黨成立「新人民軍」，進行全面叛亂，從 1969 年到 2017 年，約有四萬人戰死。⁴¹ 另外根據 Cabreza, Vincent 報導，從 1969 年到 2003 年剿共期間，約有四萬三千人戰死。⁴² 至今，新人民軍叛亂活動還在持續當中。

(三) 1969 年以來與激進伊斯蘭教徒之戰爭

前大學教師密蘇瓦里（Nur Ullaji Misuari）於 1969 年正式在西馬來西亞的盤古島（Palau Pangkor）成立「摩洛民族解放陣線」。1980 年，「摩洛民族解放陣線」的部分領袖脫離，另外成立「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因激進伊斯蘭叛亂而導致約有五萬多人死於戰亂。

(四) 1987 年和 1989 年軍事政變

1987 年 8 月 28 日，由洪納山（Gregorio Honasan）上校率領八百多名軍人發動兵變，進攻總統府及其他據點。政府軍在參謀總長羅慕斯（Fidel Valdez Ramos）將軍指揮下，出動飛機、坦克車和大砲，在經 30 小時的激戰後，敕平叛亂，共有 53 人死亡，三百多人受傷。

1989 年 11 月 30 日，菲國又發生兵變，叛軍在坦克車掩護下向馬尼拉進攻。該次軍變，涉及的軍人為數達三千多人，導致大規模流血，有 113 人死亡，超過五百人受傷，為菲國史上最血腥的軍變。

(五) 2013 年：蘇祿軍攻擊沙巴

⁴⁰ “Hukbalahap,” visited date: February 8, 2019,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ukbalahap>.

⁴¹ “Arm conflicts report: Philippines-CPP/NPA(1969-2017),” (January 2009), visited date: February 8, 2019, 《Project Ploughshares》, <https://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eoir/legacy/2014/02/25/Philippines.pdf>.

⁴² Cabreza, Vincent, “43,000 Killed in 34 Years of Communist Rebellion,”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MANILA), January 29, 2003, p. 1.

自稱是蘇祿蘇丹王國 3 名繼承人之一的穆達拉惹 (Radjah Mudah Ajbimuddin Kiram)，2013 年 2 月 12 日率領 235 人，從菲國西南隅的塔威塔威群島，乘船前往馬來西亞的沙巴州拿篤鎮潭都 (Tanduo) 村，其中還包括 7 名婦女。他們自稱為「蘇祿王朝皇家軍隊」。3 月 1 日，馬國軍警與蘇祿軍發生槍戰，造成 73 名蘇祿軍死亡，馬國警察死 8 人、軍人死 2 人、傷 5 人，馬國政府逮捕涉嫌的 120 名與蘇祿軍關連人士。⁴³

(六) 2017 年：馬拉威伊斯蘭國運動

菲律賓在 2017 年 5 月 23 日發生一件由激進伊斯蘭組織馬巫地 (Maute) 兄弟，阿杜拉·馬巫地 (Abdullah Maute) 和奧馬·馬巫地 (Omar Maute)，發動一千多人攻擊占領民答那峨島的馬拉威 (Marawi) 市。直至 10 月 23 日菲國政府軍才收復馬拉威市。此次戰爭造成 1,173 人死亡，其中包括 961 名武裝分子、165 名軍警及至少 47 名平民。⁴⁴

七、印尼

(一) 1945-1949 年：印尼抗荷獨立運動

蘇卡諾在 1945 年 8 月 17 日宣布印尼獨立，成立印尼共和國政府，領導印尼共和國軍和重回印尼的荷蘭進行反殖民戰爭，戰爭持續到 1949 年底。在這場戰役中，荷軍死 6,000 人，印尼軍死 4 萬 5,000 人至 10 萬人，印尼平民死 2 萬 5,000 人至 10 萬人。⁴⁵

根據《新世界百科全書》(New World Encyclopedia) 資料，英軍到印尼接受日軍投降而與印尼共和軍發生戰爭，在 1945-1946 年間有 1,200 人死亡或失蹤。荷軍有 2,300 人戰死。日軍在萬隆一地有 1,057 人死亡，其中一半是戰死，另一半是遭到印尼人報復殺死。印尼軍有 4 萬 5,000 人至

⁴³ 「9 蘇祿軍改判死刑」，菲律賓商報 (馬尼拉)，2017 年 6 月 9 日。「2013 Lahad Datu standoff」，visited date: February 9, 2019, 《Wikiped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3_Lahad_Datu_standoff。

⁴⁴ 「防長宣佈馬拉威戰事結束」，菲律賓商報 (馬尼拉)，2017 年 10 月 24 日。

⁴⁵ Joost Coté, "Review: Witnesses to Holland's war in Indonesia 1945-49," (September 17, 2016), visited date: February 9, 2019, 《Inside Indonesia》，<https://www.insideindonesia.org/review-witnesses-to-hollands-war-in-indonesia-1945-49>。

10 萬人死亡，印尼平民死 2 萬 5,000 人至 10 萬人。華人和歐亞人則有數萬人死亡。⁴⁶

根據韋克斯（Adrian Vickers）所撰之「現代印尼史」一書記載，在 1945-49 年間，戰死的英軍和荷軍有 700 人，其中大部分是英軍。在萬隆，日軍死 1,057 人，其中一半是戰死，另一半是遭印尼人暗殺。印尼軍戰死者缺乏可靠之統計，估計在 4 萬 5,000 人至 10 萬人之間。印尼平民死 2 萬 5,000 人至 10 萬人。華人和歐亞人則有數萬人死亡。⁴⁷

（二）1963-66 年：印尼和馬來西亞對抗

馬來亞在 1962 年計畫將新加坡、汶萊、沙勞越和北婆羅洲合併成立馬來西亞聯邦，遭到印尼的反對。在印尼和馬來西亞 3 年的對抗中，「大英國協」的軍人死 114 人、傷 181 人，平民死 36 人、傷 53 人，4 人被俘。印尼人死 590 人、傷 222 人，771 人被俘。⁴⁸

1962 年 12 月 8 日，汶萊人民黨主席阿薩哈里（Sheikh A. M. Azahari）反對汶萊併入馬來西亞聯邦。該一叛亂事件導致英軍死 7 人、傷 28 人，叛軍死 60 人至 70 人、600 人至 700 人被捕。⁴⁹

（三）1963 年：西巴布亞獨立運動

西巴布亞人從 1963 年起就進行反抗雅加達統治的獨立運動。在 1971 年 7 月 1 日組織「自由巴布亞運動」（Free Papua Movement, Organisasi Papua Merdeka, OPM）宣布獨立，進行反抗，印尼政府採取高壓控制，根據 Ryan Griffiths 之著作，有 10 萬人死亡。⁵⁰

⁴⁶ “Indonesian War of Independence,” visited date: February 9, 2019, *《New World Encyclopedia》*, http://www.newworldencyclopedia.org/entry/Indonesian_War_of_Independence.

⁴⁷ Adrian Vickers,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04-105.

⁴⁸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August 27-September 3, 1966), p.21576.

⁴⁹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February 23-March 2, 1963), pp.19261-19262.

⁵⁰ Ryan Griffiths, “West Papu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March 9, 2018), visited date: February 19, 2019, *《Open Democracy》*,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democraciaabiarta/ryan-griffiths/west-papuas-fight-for-independence>. 另外可參見 “Armed Conflicts Report: Indonesia - West Papua (Irian Jaya) (1969 - first combat deaths),” (January 2005), *《Ploughshares》*, https://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eoir/legacy/2014/02/25/Indonesian-Irian_Jaya.pdf.

(四) 1965 年：「930」印尼共黨政變

1965 年 9 月 30 日晚上 10 時，印尼共黨發動政變。經戰略後備司令蘇哈托舉兵鎮壓叛亂，蘇哈托政府隨後整肅叛軍，估計有 30 萬人到 40 萬人被殺害。⁵¹ 在西卡里曼丹，1967 年，達雅克族暴動，驅逐當地華人 4 萬 5,000 人，有數千人被殺。⁵²

(五) 1976 年：亞齊獨立運動

1976 年 12 月 4 日，激進伊斯蘭分子在亞齊成立「自由亞齊運動」，主張亞齊成為獨立的伊斯蘭國家。1998 年 8 月 7 日，印尼政府解除亞齊地區戒嚴令，並從 8 月 31 日開始從亞齊撤軍，結束對亞齊長達 9 年的軍事控制。在戒嚴 9 年期間發生的軍事衝突中，有 1,300 人死亡，940 人失蹤，終身殘廢 489 人，1,244 間房屋被焚毀，287 間房屋被破壞，被劫掠財物損失將近七十億盾。⁵³ 2000 年，因鎮壓叛亂活動，全年有 675 人被殺，1,214 人輕重傷，392 人被綁架失蹤，另有 2,028 次搶劫燒毀案件，123 次武力駁火，甚至發生 12 次強姦婦女事件。⁵⁴

(六) 1999 年：南摩鹿加群島獨立戰爭

1950 年 4 月 25 日，反雅加達分子在安汶宣布成立南摩鹿加共和國，主張脫離印尼獨立。1999 年 1 月 19 日，在安汶爆發 1 名基督教徒的公共巴士司機和 1 名伊斯蘭教青年的衝突，導致有六百多名伊斯蘭教徒攻擊島上基督教徒居住的米拉（Batu Merah）村，亂事蔓延到周邊的村鎮。據統

⁵¹ Adam Schwarz, *A Nation in Waiting, Indonesia in the 1990s* (Australia: Westview Press, 1997), p.20. Ben Anderson 在 1966 年估計死亡人數有 20 萬人，1985 年改稱有 50 萬人到 1 百萬人被殺害。美國大使館估計約有 30 萬人死亡。數年後，該大使表示他是高估了，因為受到新聞媒體的壓力。Theodore Friend 估計約有 50 萬人被殺害。參見 Theodore Friend, *Indonesian Destin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13; Robert Cribb, ed.,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1965-1966, Studies from Java and Bali* (Victoria, Australia, Monash University,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No.21, Clayton, 1990), pp.7-14.

⁵² Adam Schwarz, *A Nation in Waiting, Indonesia in the 1990s*, p.21.

⁵³ 余文鎖「亞齊分離主義勢力抬頭」，南洋星洲聯合早報（新加坡），1999 年 8 月 13 日，第 16 版。

⁵⁴ 李卓輝，「實行伊斯蘭教法解決不了亞齊問題」，南洋星洲聯合早報（新加坡），2000 年 12 月 19 日，第 32 版。

計，至 1999 年 3 月為止，安汶島有 6,000 人被殺。⁵⁵

2000 年 5 月 30 日，激進伊斯蘭教徒再度攻擊哈馬黑拉島上一座基督教徒的村莊，導致 44 人死亡，102 人受傷。2004 年 4 月 25 日，安汶一個激進的基督教團體「摩鹿加主權陣線」(Moluku Sovereignty Front) 的十多名成員發動街頭暴動，縱火燒燬聯合國地區機構辦事處一所建築物和伊斯蘭教堂、4 輛聯合國的車子，造成 12 人死亡，九十多人受傷。⁵⁶

(七) 其他地區的宗教衝突

2000 年 5 月 23 日，蘇拉威西的中部波索市 (Poso) 發生暴亂和宗教衝突，6 月 6 日，再度爆發衝突，導致一百多人死亡，二萬多人逃離家園。

2001 年 11 月 27 日，波索市再度爆發衝突，政府派 2,000 名軍人鎮壓，有 15 人死亡，教堂和伊斯蘭教堂都被焚燬，有數千名村民逃難到他鄉。自 1998 年以來，波索市因宗教衝突而死亡 1,000 人。⁵⁷

2001 年 2 月 18 日，中卡里曼丹桑皮特 (Sampit) 爆發嚴重的種族衝突，當地土著達雅克人攻擊外來的馬都拉族住區，殺害 5 個人，引起馬都拉人報復反擊，發生血腥衝突，蔓延到附近 7 個鄉鎮，造成最少 300 人以上死亡，千間屋子被燒燬，5 萬人以上難民無家可歸。⁵⁸

(八) 歷來排華運動

蘇卡諾在 1945 年 8 月 17 日宣布獨立後，荷軍隨同英軍登陸爪哇，訓令日軍向盟軍投降，不久，共和國軍和荷軍爆發衝突，夾在中間的華人處境變得異常困難。1946 年 6 月 1 日，共和國軍在文登 (Benteng, Tangerang) 屠殺華人 650 人，其中婦女一百三十多人，孩童三十多人，被焚燬房屋 1,300 棟，華人逃難到雅加達者有二萬五千多人。⁵⁹ 另據上海《申報》在 1946 年 9 月 7 日刊登一篇由伯明發自文登的報導稱，文登縣

⁵⁵ "Human Right Watch" (1999), visited date: February 4, 2019, 《Indonesia》, <http://www.hrw.org/reports/1999/ambon/amron-01.htm>.

⁵⁶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 (新加坡)，2004 年 4 月 26 日。

⁵⁷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Vol.47, No.12(2001), p.44515.

⁵⁸ 李卓輝，「印尼加里曼丹種族衝突的根源」，南洋星洲聯合早報 (新加坡)，2001 年 2 月 27 日，第 14 版。

⁵⁹ 丘正歐，蘇加諾時代印尼排華史實 (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 4-5。

下轄文登、茅渥、朱鹿和布拉拉耶四區，有四萬多華人，除文登較安全外，其他三區的華人房舍遭印尼人焚燬，被殺人數無數，有三千多華人避難到文登。⁶⁰

1946 年 9 月在蘇門答臘的巴眼，印尼共和軍為報復華人軍隊之進攻，而殺害二百名華人。⁶¹

至 1947 年 3 月，印尼各地華人被害人數有較確實的數字，文登有 5,000 人，巴眼、亞比、巨港、萬隆、泗水、巴東、蘇門答臘、巴達維亞等地約四千人。自巴眼、亞比撤退至馬來亞格當島之華人約二千二百人。另據駐吉隆坡、檳榔嶼等領館呈報登記的難僑，總計達 1 萬 6,011 人。行政院撥 13 萬美元救濟荷印華僑。⁶²

1974 年 1 月 14 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雅加達，學生示威反對政府官員貪污、外國（指日本）投資、蘇哈托搞裙帶關係，經特警隊誘引成為排華暴動，在格洛杜克（Glodok）的華人商店都遭到掠奪和焚燬。在 3 天的動亂中有 11 人死亡，17 人重傷，120 人輕傷，770 人被捕，一千多輛汽車和 144 間房屋被毀。⁶³

印尼執政黨戈爾卡（Golkar）於 1996 年 7 月 29 日策劃將梅嘉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逐出印尼民主黨主席後，雅加達發生學生團體挑起的反政府暴動，政府大樓和銀行被焚燬，3 人被殺，200 人被捕，華人商店亦遭到攻擊。10 月 12 日，東爪哇小鎮斯都文羅鎮（Situbondo）曾發生因法庭對一名侮辱回教的男子判刑 5 年，民眾認為判刑太輕，有一千多名群眾不滿而上街頭示威，放火燒毀二十多間基督教和天主教堂以及華人的佛寺，造成一名神父在內的 5 人在教堂中被燒死。

1996 年 12 月 26 日，西爪哇省小鎮塔西克馬拉雅（Tasikmalaya）的一名警官之子在其就讀的回教寄宿學校偷竊被老師處罰，有 3 名老師稍後

⁶⁰ 申報（上海），1946 年 9 月 7 日。

⁶¹ 新華日報（重慶），1946 年 10 月 1 日，12 版。

⁶² 申報（上海），1947 年 3 月 29 日，57 版。

⁶³ "Malari incident," visited date: August 21, 2015,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lari_incident.

被抓去警察局毆打，導致約有五千名回教徒暴動，共有 4 人喪生，184 人被捕，100 座建築物被毀，包括 12 間教堂、11 間警署和 9 家工廠、3 間銀行、8 家汽車代理商行及 48 間商店。

1997 年 5 月 25 日，印尼建設統一黨和戈爾卡兩黨支持者因競選而在馬辰再度衝突，在華人商業區的華人商店、教堂和佛廟遭焚燬，有 80 人死亡。

1998 年 5 月 13-15 日，雅加達爆發學生運動，華人成為被攻擊的對象，商店遭掠奪、焚燬，財產遭搶掠，有不少華人遭殺害，超過 100 名婦女遭到強暴。有 7 萬華人逃離印尼，華人財產損失估計二億一千七百萬美元，離開印尼時帶走約三億六千九百萬美元。⁶⁴

由政府、國家人權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和其他群眾組織於 1998 年 7 月 23 日成立「5 月 13-15 日事件真相調查小組」。於 1998 年 10 月 23 日提出最後之調查報告，雅加達地區，志願組織之報告為：因縱火被燒死者 1,190 人，被武器打死者 27 人，91 人受傷；警方之報告為：死亡 451 人，受傷者無紀錄。軍方之報告：463 人死亡（含軍人），69 人受傷。雅加達市政府之報告：288 人死亡，101 人受傷。其他地區，警方之報告為：30 人死亡，131 人受傷，27 人被燒傷。關於性暴力受害婦女有 85 人，大多數是華裔婦女。⁶⁵

(九) 2000 年來的恐怖主義攻擊

2000 年 5 月 28 日，印尼爆發恐攻事件，在蘇拉威西島中部發生宗教衝突，有一群武裝的基督教徒進入辛吐武·連巴（Sintuwu Lemba）村，殺害當地伊斯蘭教徒 165 人。8 月 1 日，一枚炸彈在菲律賓駐印尼大使住家前爆炸，死 2 人、傷 21 人。9 月 14 日，汽車炸彈在雅加達證券交易所的地下室爆炸，造成多人死亡。12 月 25 日，「凱達組織」（Al Qaeda）和「伊斯蘭祈禱團」（Jemaah Islamiyah）在印尼各大城市教堂發動恐攻，

⁶⁴ Lee Khoon Choy, *A Fragile Nation, The Indonesian Crisi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1999), p.231.

⁶⁵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Joint Fact-Finding Team (TGPF) on the MAY 13-15, 1998 RIOT," visited date: August 20, 2015, 《Wikipedia》, <http://www.our21.com/Indo/TGPF/>.

有 18 人死亡、許多人受傷。2002 年 10 月 12 日，「伊斯蘭祈禱團」在峇里島發動爆炸案，死 202 人、傷 240 人。2003 年 8 月 5 日，在雅加達萬豪酒店發生炸彈攻擊事件，死 12 人、傷 150 人。12 月 31 日，亞齊的普瑞拉克（Peureulak）發生「自由亞齊運動」發動之炸彈爆炸案，死 10 人、傷 45 人。2004 年 9 月 9 日，澳洲駐印尼大使館前發生汽車炸彈爆炸，死 9 人、傷 150 人。11 月 13 日，在蘇拉威西的波梭市（Poso）發生巴士爆炸案，死 6 人、傷 3 人。2005 年 5 月 28 日，蘇拉威西島中部的天特納（Tentena）發生爆炸案，死 22 人、傷 40 人。10 月 1 日，峇里島遭自殺炸彈攻擊，死 20 人、傷一百多人。12 月 31 日，蘇拉威西島中部的帕魯（Palu）發生爆炸案，死 8 人、傷 53 人。2009 年 7 月 17 日，雅加達萬豪酒店和麗思卡爾頓酒店發生爆炸案，死 7 人、傷 50 人。

2011-2018 年，印尼遭到恐攻而造成死亡人數 35 人、傷 71 人。⁶⁶

八、馬來西亞

（一）1948-1960 年：剿共戰爭

馬來亞共產黨在 1948 年發動叛亂，英國殖民當局宣布馬來亞緊急狀態，進行長期的剿共戰爭。在 12 年緊急狀態期間，有 1 萬 1,048 人被殺，其中包括 6,710 名馬共分子、1,865 名軍警、2,473 名平民。另有 810 名平民失蹤。⁶⁷

馬共是在 1989 年解散，從 1948 年到 1989 年的剿共戰爭中共有 2,083 名軍警死亡、3,541 人受傷、死亡的公眾人士有 2,588 人，受傷的公眾達 1,490 人。⁶⁸

（二）1969 年：「513 事件」

1969 年 5 月 10 日，馬來西亞舉行國會大選，反對黨民主行動黨和民政黨在吉隆坡獲得全勝，在 5 月 13 日舉行遊街慶祝，與馬來人發生衝

⁶⁶ “List of terrorist incidents in Indonesia,” visited date: February 20, 2019,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terrorist_incidents_in_Indonesia.

⁶⁷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August 6-13, 1960), p.17572.

⁶⁸ 「慕尤丁：陳平回國爭論應告一段落」，南洋星洲聯合早報（新加坡），2009 年 6 月 4 日。

突。馬國官方於 10 月 8 日公布傷亡數字：死亡 196 人（華族 143 人，巫族 24 人，印族 13 人，無法辨認 15 人），受傷 439 人（其中 180 人受槍傷），被捕 9,143 人（華族 5,126 人，巫族 2,077 人，印族 1,874 人，其餘為外國人）。根據西方記者和民間消息來源的估計，死亡一千一百六十餘人（華族八百七十餘人，巫族二百二十餘人，印族六十餘人），受傷四千餘人，汽車及房屋被毀數字與官方公布者相同。⁶⁹ 吉隆坡約有六千人的住家和財產遭到破壞，大多數是華人的房子。馬共的「馬來亞民主之聲」在該年 6 月 30 日報導稱從 5 月 13 日到 6 月中旬，被殺害人數有三千多人，大多數是華人，也有馬來族和印族。受傷者更多，有一萬多人流離失所。被警方逮捕者有一萬多人。⁷⁰

九、新加坡：1964 年種族暴動

1964 年 7 月 21 日，約二萬名伊斯蘭教徒聚集在新加坡政府大廈前的廣場，準備進行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誕辰紀念日的遊行，爆發華人和馬來人嚴重的種族衝突，造成 22 人死亡，五百人受傷，二百多人被捕。8 月 2 日，宣布解除戒嚴。在這一種族衝突階段中，有 3,568 人被捕。⁷¹

9 月 2 日至 6 日，在芽籠地區再度爆發種族衝突，一名三輪車夫遭殺害，一輛汽車的司機受攻擊。4 日宣布戒嚴，5 日暫時解除戒嚴，隨後又繼續實施戒嚴。新加坡派出 1 萬名軍警鎮壓擴大的衝突，導致死 13 人，傷 78 人，約七百人被捕。⁷²

十、泰國

（一）1949 年以來政變死傷者

泰國前首相普里迪（Pridi Phanomyong）於 1949 年 2 月返國，在海軍

⁶⁹ 據李光耀的回憶錄，外國通訊員的估計有 800 人被殺。參見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臺北市：世界書局，2000 年），頁 265。

⁷⁰ 方山主編，馬泰邊區風雲錄，第二集，萬水千山密林情：南下、北上、肅反、分裂、土地和民族（吉隆坡，馬來西亞：21 世紀出版社，2005 年），頁 284。

⁷¹ 林義明整理，「新加坡 1964 年種族暴亂真相」，南洋星洲聯合早報（新加坡），1998 年 7 月 5 日，論壇 4。

⁷²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February 20-27, 1965), p.20594.

及以前的「自由泰運動」黨員支持下，於 2 月 26 日發動政變，陸軍和海軍叛軍發生戰鬥，有 12 人被殺，數人受傷，有 40 名政變者被捕。

1951 年 6 月 30 日，陸軍和警察攻擊海軍總部，空軍亦出動飛機轟炸海軍總部，「斯里阿瑜陀耶」號砲艇遭擊沈，首相披汶游泳逃到岸上。7 月 1 日弭平叛亂。在 2 天戰役中有 68 人死亡，1,100 人受傷。

1981 年 4 月 1 日晨，「少壯派」軍官支持陸軍副總司令桑特將軍（General Sant Chitpatima）和第一軍區司令瓦辛中將（Lt. General Wasin Issarangkul na Ayuthaya）發動政變，政變軍人共約八千多人，占領曼谷主要地點和重要政府大廈、電視臺，打死 1 名政府軍和 1 名平民。

1985 年 9 月 9 日晨，由前武裝部隊最高統帥森納納孔將軍（General Sirm Na Nakorn）率一群退役軍官、500 名「少壯派」軍人和 22 輛坦克車，發動政變。政府軍與叛軍發生駁火，有 2 名政府軍、2 名美國全國電視網（CNN）記者（其中 1 人為澳洲人）和 1 名平民死亡。⁷³

（二）1973-1979 年：學生運動

1973 年 10 月 5 日，大學生發動反政府示威。10 月 14 日，數千名學生試圖占領政府公共關係署，想利用該機構廣播其主張，首相他儂（Thanom Kithachon）的兒子納隆（Narong Kittikachorn）上校率領第 11 步兵團抵達曼谷，以坦克、步槍、機槍對群眾掃射，直昇機在法政大學校園掃射，軍警以武力驅散人群，引起流血事件，有 80 人死亡，數百人受傷。⁷⁴ 11 月 6 日，泰國政府公布此次動亂死亡 66 人，但非正式估計人數約多一倍。⁷⁵

1976 年 8 月底，他儂返回泰國。9 月 25 日，二名學生張貼布告要求他儂離開泰國，遭到警察阻止。不久，這二名學生被發現吊死了，學生團

⁷³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1985), p. 33920.

⁷⁴ Likhit Dhiravegin, *Social Change and Contemporary Thai Politics :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ety and the Polity* (Thailand: Research Center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Thammasat University, 1984), p. 20. Chris Baker and Pasuk Phongpaichit 的書說有 77 人死亡，857 人受傷。參見 Chris Baker and Pasuk Phongpaichit, *A History of Thai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88.

⁷⁵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November 19-25, 1973), p.26209.

體和右派團體發生衝突。10 月 6 日晨，有 2,000 名學生在法政大學靜坐示威，軍隊進入校園進行鎮壓驅離，有 46 名學生、警察和民眾死亡，數百人受傷，1,300 名被捕。⁷⁶

在 1977-1979 年間，因衝突而死亡人數每年有 1 千人，學生跑到泰北森林接受泰共的訓練。⁷⁷

(三) 1992 年：政治惡鬥

1992 年 4 月 7 日，反對黨抗議軍人執政團推舉武裝部隊最高統帥蘇欽達（Suchinda Kraprayoon）將軍出任首相並兼國防部長，5 月 19 日，示威群眾在曼谷東區藍甘亨大學附近集結，其他省分亦有反政府示威。在這場衝突中有五十多人死亡，傷四百多人。⁷⁸

2009 年 4 月，「紅衫軍」發動暴力示威，演變成騷亂，導致 2 人死亡，數十人受傷。以後「紅衫軍」攻擊國會大廈、曼谷北郊巴吞他尼府的太空衛星地面接收站，軍警使用少量催淚彈驅散示威者，引發雙方衝突，有八百多人受傷、21 人死亡（包括 15 名平民和 3 名軍人），其中 1 人是日本記者。⁷⁹

2010 年 4 月，「紅衫軍」再度與軍警衝突。5 月 13 日，造成 7 人死亡，一百多人受傷。第三天，死亡人數上升至 24 人。從 4 月動亂以來，已有四十多人死亡，數百人受傷。

(四) 2004 年以來南部伊斯蘭教徒獨立戰爭

從 1960 年代起，泰南北大年（Pattani）、耶拉（Yala）、陶公（Narathiwat）三府開始出現反泰國要求獨立的激進伊斯蘭運動，至 2004

⁷⁶ John L. S. Girling, "Thailand: The Coup and Its Implications," *Pacific Affairs*, Vol. 50, No. 3(Fall 1977), pp. 387-405. 另官方則宣布有 43 名學生和 2 名警察死亡。3,000-5,000 人被捕。參見 Chris Baker and Pasuk Phongpaichit, *A History of Thailand*, p.195.

⁷⁷ Chris Baker and Pasuk Phongpaichit, *A History of Thailand*, pp.196-197.

⁷⁸ Surin Maisirikrod, *Thailand's Two General Election in 1992 Democracy Sustained, Research Notes and Discussions Paper No.75*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 p.33.

⁷⁹ 「泰國軍方與示威者爆衝突 已 8 死 295 傷」，世界日報（泰國），2010 年 4 月 11 日、12 日。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April 15, 2010.

年約七千人喪生，其中多數是平民百姓。⁸⁰

泰南局勢監控中心統計數據顯示，2004-2018 年 15 年期間泰南邊境地區發生大大小小不靖事件 2 萬 163 起，造成 6,921 人死亡，1 萬 3,511 人受傷。其中 2018 年發生 548 起，死亡 218 人。2019 年 1 月，發生 4 起不靖事件，包括 3 日陶公府達拜縣槍擊平民事件，8 日宋卡府特戰隊遭炸彈襲擊造成 6 人受傷事件，以及北大年府襲擊教職工安保人員造成 2 人受傷事件，10 日北大年也蘭縣襲擊安全保障志願者造成 4 人死亡事件。⁸¹

(五) 2007 年：恐怖主義分子攻擊

曼谷在 2007 年新年前夕以及 2007 年第一天，發生 8 起連環爆炸案，造成 3 名泰國人死亡、38 人受傷，包括 9 名外國遊客（4 名匈牙利人、3 名塞爾維亞人及兩名英國人）。

(六) 2007 年：柏威夏（Préah Vihear）古廟主權爭奪戰

柏威夏古廟位在扁擔山脈的東段，南邊是柬埔寨，北邊是泰國，1962 年 6 月 15 日，國際法院判決該古廟屬於柬埔寨所有。⁸² 2008 年 7 月 15 日，泰國軍隊和柬埔寨軍隊在古廟地區進行駁火，並派兵駐守古廟附近地區。2009 年 4 月，泰、柬雙方又發生衝突，造成 7 名軍人死亡。

2011 年 4 月 22 日，泰、柬兩軍再次交火，一名泰國軍人被打死。泰軍已有 5 人戰死，31 人受傷。柬軍已有 7 人死亡，17 人受傷。⁸³ 4 月 25 日，泰、柬雙方再度交火。泰軍發射 1,000 枚炮彈和迫擊炮，一些炮彈深入柬國境內 20 公里，導致一所農村學校和 10 間房子被炸毀，約一萬七千名村民被疏散。⁸⁴ 4 月 28 日，泰、柬達成停火協議。29 日，雙方又駁火，造成一名泰國軍人死亡、4 人受傷。

(七) 歷年剿共死傷

⁸⁰ 「馬哈迪訪泰 推進南疆和平談判」，世界日報（泰國），2018 年 10 月 25 日。

⁸¹ 「去年南疆 218 人死於不靖事件」，世界日報（泰國），2019 年 1 月 12 日。

⁸² Covey Oliver, "Case Concerning the Temple of Preah Vihear (Cambodia v. Thailan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6, No. 4 (October, 1962), pp. 1033-1053.

⁸³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新加坡），2011 年 4 月 26 日。

⁸⁴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新加坡），2011 年 4 月 26 日。

泰共在 1942 年 12 月成立，泰國政府在 1952 年 11 月 13 日頒布《反共法》，開始清剿共黨分子，1983 年，泰共瓦解。關於剿共期間有多少人傷亡，並無官方資料。茲根據《維基百科》記載，1966 年 4 月，泰共在清萊省殺死政府軍 16 人、傷 13 人。在該年上半年，泰共殺死政府軍 45 人，平民 65 人。1972 年 1 月，政府軍在泰國北部省份剿共，殺死泰共二百多人，政府軍死 30 人、傷 100 人。在該年底，政府軍在泰南的帕塔倫（Phatthalung）省的坦汶蘭賽（Tambon Lam Sai）剿共，有 200 名平民涉嫌支持泰共而被殺死。1971-1973 年的反共期間，全國有 3,008 名平民涉嫌支持泰共而被殺死。1976 年 10 月 6 日，政府軍鎮壓泰共在法政大學領導的學運，官方公布，有 46 名學生死亡，167 人受傷。⁸⁵ 將上述之報導綜合統計，泰國因為剿共而有 3,164 人死亡、傷 280 人。

十一、柬埔寨

（一）1953-1970 年：共黨叛亂

關於柬埔寨共黨在該一時期作亂活動，造成多少人死傷，缺乏資料。

（二）1970 年：鎮壓反政府事件

1970 年 3 月，東國東部磅占、磅士碑省（Kompong Speu）和茶膠等省的省城爆發支持施亞努的示威活動，都遭軍隊鎮壓，死 100 人。

（三）1970-75 年：剿共戰爭

據「芬尼序調查委員會」（Finnish Commission of Inquiry）估計，從 1970 年到 1975 年 4 月期間，柬埔寨人民因為戰爭而死亡人數有 60 萬人。⁸⁶ 另有估計人民死亡 1 百萬人，房屋財產、工廠、學校、道路、橋樑等都遭到嚴重破壞。即使生存者後來亦遭到糧食飢荒而餓死或營養不良。⁸⁷

⁸⁵ “Communist insurgency in Thailand,” visited date: February 24, 2019,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unist_insurgency_in_Thailand.

⁸⁶ John Tully, *A Short History of Cambodia, From Empire to Survival* (Australia: Allen & Unwin, 2005), p.167.

⁸⁷ “Cambodia Social Study textbook,” visited date: May 24, 2019, 《The 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 http://www.dccam.org/Projects/Document_Projects/Cambodia_Social_Studies_Textbook.htm.

(四) 1975-1979 年：種族滅絕戰爭

從 1975 年 4 月到 1979 年 1 月，是由波布統治時期，柬埔寨全國總人口中約有七分之一的人口，即 1 百萬人死於強制勞動政策。死因有過度勞動、營養不良、食物不足、生病等，亦有 10 萬人因為政治因素而被殺害。⁸⁸

由於金邊政權的政策導致許多柬人不能適應，不是營養不良或被迫害死亡，就是逃難到外國，致使人口大量減少。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資料，1975 年柬埔寨總人口有 750 萬人到 800 萬人，在波布統治的 3 年多，共死亡 170 萬人，其中約有二十五萬人被殺害，其餘則死於營養不良、過度勞動及醫療不足。⁸⁹

十二、寮國

(一) 1954-1975 年：寮共革命戰爭

在寮共革命戰爭期間，總共美國在「巴特寮」控制區投下 2 百萬公噸炸彈，平均每個居民可分到 2 公噸炸彈。約有三千五百個村莊遭到戰火摧毀。保守估計約有 20 萬人死亡，40 萬人受傷，75 萬人流離失所。⁹⁰ 美軍投下的炸彈中，約有 2 億 6,000 萬顆為集束炸彈，大小如網球，散落在寮國境內，約有三分之一未爆炸，數量達 8,600 萬顆。1975 年後有五千多人死於該未爆彈爆炸、七千多人受傷。此外，美軍在寮國也使用落葉劑，⁹¹ 其受害人數不詳。

(二) 1975 年：再教育營改造

1975 年 12 月 2 日，寮國人民革命黨（寮共）的戰鬥組織「巴特寮」（即寮國之意）推翻薩凡·瓦他納（Savang Vatthana）國王，成立寮人

⁸⁸ David P. Chandler, *A History of Cambodia* (Bangkok, Thailand: O. S. Printing House, 1993), p.212.

⁸⁹ John Tully, *A Short History of Cambodia, From Empire to Survival*, p.172.

⁹⁰ Martin Stuart-Fox, *A History of La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44.

⁹¹ Arne Kislenko, *Culture and Customs of Laos*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9), pp.40-41. Lee, Mai Na M., *Dreams of the Hmong Kingdom: The Quest for Legitimation in French Indochina, 1850-1960*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5), pp.40-41.

民民主共和國，將前朝官員送至「再教育營」接受改造，人數約有一至四萬人。華潘省永賽（Vieng Xai）的「第一號再教育營」，關在該營的人沒有一人存活。至於死亡人數，則缺資料。

（三）1980 年：泰、寮邊境衝突

1980 年 6 月 15 日，寮國軍隊攻擊一艘在湄公河航行的泰國巡邏艇，導致 2 名泰國海軍軍官死亡和 2 人受重傷。⁹²

十三、緬甸

（一）1962 年：尼溫政變

1962 年 3 月 2 日，武裝部隊總司令尼溫（Bo Ne Win）發動一次 1 人死亡的流血政變，軍隊出動坦克車，占領政府大樓，成立 8 人組成的革命委員會及革命政府。

（二）1974 年：鎮壓抗議群眾

1974 年 5 月，工人因為抗議物價上漲、糧食不足、官員貪污而在仰光、曼德勒、照克（Chauk）、美克替拉（Meiktila）、延南揚（Yenangyang）進行示威抗議。6 月初，鐵路工人在英森（Insein）罷工，鄰近的工廠和商店也罷工。6 月 6 日，軍隊開槍驅離在塔曼恩（Thamaing）紡織廠和辛馬雷克（Sinmaleik）船塢示威的群眾，死 22 人、傷 60 人。另有報導約有三百人死亡。⁹³

（三）1974 年：鎮壓學運

緬甸的世界名人曾任聯合國秘書長吳譚（U Thant）在 1974 年底去世，學生和和尚準備將他葬在 1962 年遭軍方炸毀的學生聯盟所在地的建築物遺址，但尼溫下令軍隊包圍仰光大學校園，將吳譚的棺木遷葬到大金塔佛寺附近的墓地。此舉引發街頭暴動，學生和軍警發生衝突，政府宣布

⁹² 「泰國採取強硬立場 關閉接壤寮國邊界傳越軍正沿湄公河岸擴充力量」，中國時報（臺灣），1980 年 7 月 7 日，版 5。

⁹³ Martin Smith, *Burma: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London: Zed Books Ltd., 1991), p.269.

戒嚴，關閉大學，有 16 人被殺，數百人受傷，4,500 人遭逮捕。⁹⁴

(四) 1988 年 8 月：鎮壓反政府動亂

1988 年 8 月 5 日，仰光地區宣布戒嚴，但示威運動持續不斷。8 月 8 日，反政府示威運動擴散全國各地，和尚倒持鉢遊行，表示不接受軍人之施捨，示威群眾在街上設立障礙物，軍隊出動坦克車和機關槍在仰光城裡掃蕩群眾。在這場動亂中，政府宣布約一百人死亡，非正式估計仰光市內有 3,000 人死亡。⁹⁵

(五) 2007 年 9 月：「番紅花運動」

2007 年 9 月，和尚為抗議物價上揚而發動「番紅花運動」，澳洲官方估計緬甸當局殘暴鎮壓示威者，造成至少 30 人死亡，超過最新非官方估計的 13 人和緬甸當局宣布的 10 人，還有幾千人被捕。緬甸當局只承認軍隊槍殺 9 名示威者和 1 名日本攝影記者，但目擊者、人權組織和國際組織認為有一百三十多人喪命和數千人被捕。

(六) 2005-2015 年：對少數民族叛軍用兵

2005 年 1 月 6 日，政府軍進攻在泰、緬邊境的「克倫尼民族進步黨」，「全緬學生民主陣線」協助「克倫尼民族進步黨」對抗政府軍，在這次衝突中，「克倫尼民族進步黨」有 19 人被打死。⁹⁶

2012 年 6 月，若開邦的羅興亞人與信仰佛教的若開族爆發宗教衝突，有 78 人死亡。約有九萬名羅興亞難民住在聯合國設立的難民營裡。⁹⁷

撣邦北部果敢特區少數民族叛軍「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Myanmar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Army, MNDAA) 在 2014 年 12 月 9-13 日和政府軍發生戰鬥，政府軍死 100 人。28 日雙方再度駁火。⁹⁸

⁹⁴ Martin Smith, *op.cit.*, p.269.

⁹⁵ Michael W. Charney,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53. "Burma's 1988 protests," (September 25, 2007), visited date: April 26, 2014,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7012158.stm>.

⁹⁶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Vol.51, No.1(2005), p.46416.

⁹⁷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Vol.58, No.12(2012), p.52119.

⁹⁸ "Kokang chief Pheung Kya-shin returns to fight Myanmar government," *China Times*, December 30, 2014.

2015 年 2 月 9 日，爆發政府軍和撣邦北部果敢特區少數民族叛軍在果敢首府老街（Laukkai）的戰爭，政府在 17 日宣布果敢地區戒嚴三個月。至 3 月 8 日止，造成軍人總數死 73 人、傷 184 人，叛軍死 86 人，5 萬人逃入大陸境內，亦有約一萬人逃難至南部中緬甸地區。⁹⁹

十四、東帝汶：1975-2002 年抗印尼爭取獨立運動

從 1975 年至 2002 年東帝汶正式獨立為止，因為反抗印尼統治總共死了約二十多萬人，印尼軍人亦死二萬多人。

十五、汶萊：1962 年汶萊人民黨反對汶萊加入馬來西亞聯邦

1962 年 12 月 9 日，汶萊人民黨因為反對汶萊加入馬來西亞聯邦而發動叛亂，英國從新加坡調派辜加兵（Gurkha）加以鎮壓。該一叛亂事件導致英軍死 7 人、傷 28 人，叛軍死 60 至 70 人、600 至 700 人被捕。¹⁰⁰

參、結語

綜上所述，東亞各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生的戰爭和衝突所造成的人類的傷亡情況，有較為確定的死亡人數為 6,032 萬 6,651 人、受傷人數為 1 億 4,139 萬 8,097 人、失蹤人數為 16 萬 3,754 人。因為並非所有事件都有官方統計資料，故上述數字是採取各種資料較低之數字及概數之整數加總而成。此外，有些事件缺乏統計資料，故實際死傷數字應會高於此一數字。歸納造成這些戰爭和衝突的類型可別為下述七大類：激烈國內暴力政策（極左路線）、意識形態衝突、政權合法性（鎮壓反政府）、領土野心、獨立運動、恐怖主義分子攻擊、擴張主義。在這些類別中，以採取極左路線、意識形態衝突、政權合法性（鎮壓反政府）和領土野心造成的人類傷亡最為嚴重。在採取極左路線方面，導致人民大量死亡者，有 3,986

⁹⁹ “Army says 8 soldiers dead, 51 injured fighting Kokang rebels,” (March 10, 2015), visited date: March 26, 2014, *BurmaNet News*, <http://www.burmanet.org/news/2015/03/10/the-irrawaddy-army-says-8-soldiers-dead-51-injured-fighting-kokang-rebels/>.

¹⁰⁰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February 23-March 2, 1963), pp.19261-19262.

萬人，占有所有死亡人數的 66%。因為意識形態發生戰爭和衝突，死亡人數有 1,477 萬 5,548 人，占有所有死亡人數的 24.49%。

東亞國家因為採取極左路線而造成種族滅絕之悲劇，從大陸在 1949 年以後所採取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及文化大革命、北越在 1956 年的土改、越南在 1975-80 年思想改造運動、寮國在 1975-80 年思想改造運動，到柬埔寨在 1975-79 年之種族滅絕政策，都是共黨國家所發生的慘禍。經過此一歷史教訓後，大陸在 1978 年改革開放、越南和寮國在 1986 年改革開放，柬埔寨也在聯合國支持下在 1993 年成立民主資本主義政權。至於為了實施極端的壓迫人民的政策，整肅清洗反對分子，都已在 1978-1986 年間改弦易轍，採取溫和的、改良的摻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政策。此證明極左意識形態已非適合人類發展之道路。經過超過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制度之試驗，導致一千四百多萬人死於意識形態戰爭和衝突，最後回到資本主義或改良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真是一齣荒謬劇，人類為了不明其結果的意識形態而戰爭了將近八十年，可謂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隨著歷史教訓和人權觀念的提升之情勢轉變，已很難再採取極左路線及利用意識形態發動戰爭。

目前東亞地區為意識形態而繼續在戰爭的是菲律賓的「新人民軍」。「新人民軍」採取分散據點的策略，在菲國各地設立小股游擊據點，繼續與菲國政府對抗。菲國政府因無力加以剿滅，而使該戰爭持續無法結束。至於尚存在著意識形態對峙而沒有爆發戰爭的地方有朝鮮半島和臺海兩岸。朝鮮半島最近一次戰爭發生於 1953 年、臺海兩岸在 1958 年，都已超過半個世紀處於沒有戰爭狀態。

為了領土和擴張主義之野心而發生戰爭，也非 21 世紀人類發展的目標。東亞地區最近一次為了領土問題而爆發戰爭是在 1988 年大陸和越南為南沙島礁而進行海戰。畢竟東亞地區的領土歸屬已然確定，任何國家想改變目前的領土格局，都已非易事。聯合國及與領土爭端有關國家都會出面干預。因此東亞地區維持領土格局現狀已成為國際共識。

基於前述的認知，各國的領土格局現狀已被國際社會認定，要想從該

格局中脫離成立新國家或侵占他國領土，會很困難，像菲律賓南部的民答那峨、泰國南部、印尼的西巴布亞等地，近年雖有分離主義運動，企圖脫離現行政府的控制而獨立，都因缺乏外來奧援，而孤掌難鳴。來自中東的「伊斯蘭國」分子在 2017 年 5 月企圖在菲國南部的民答那峨島建立革命據點，占領馬拉威市，結果菲國在美國、大陸和澳洲的聯合努力下，最終加以消滅。

觀察東亞地區最近二十年的戰爭與衝突案例，持續發生的是恐攻事件，它爆發在東南亞伊斯蘭教徒住區，跟中東的激進伊斯蘭運動有關連。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南部和菲律賓都一再發生激進伊斯蘭教的恐攻事件。從該情勢來看，未來東亞地區存在著最大衝突的可能性是由激進伊斯蘭分子所發動的恐攻。

肆、後記

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東亞地區的戰爭和衝突事件所造成的人命傷亡，可帶給我們警惕，人類仍有不理性的行為，彼此對立和殺戮。觀察這些案例，理解到這些戰爭和衝突都不是為了提升人類的生活水準和福祉，而是為了滿足少數野心家的私欲、報復心理、偏執心理疾病以及愚昧的空想主義，以殘民的手段奴隸人民為其在疆場效命，驅迫人民為戰奴。其中最為人悲歎者莫如左傾政策及意識形態所引發的戰爭，數以千萬人死於該類迫害，卻在數年後改採市場經濟路線，在該一過程人民遭到愚弄和虐殺。

中共以武力奪取政權，對內實施高壓恐怖統治手段，其極左路線已造成千萬人死亡，猶未改其專制本質，近年透過網路警察控制思想，且利用網路攻擊、竊取他國資訊。此外，還製造各種意外事端，影響他國金融、經濟和社會秩序，最著名的案例是 1997 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2003 的 SARS 病毒、2019 年 COVID-19（以下簡稱武漢肺炎）病毒。由於大陸大量傾銷其商品到西歐國家市場，1997 年導致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南韓

等國的出口委縮，造成廠商倒閉，幣值發生震盪，而給國際金融炒作家有機可趁，偷襲其貨幣，大陸稱人民幣不貶值，藉以安撫東南亞國家。2003 年的 SARS 病毒，當時科學家就懷疑該病毒不完全是蝙蝠傳染給人類，而認為是人工合成病毒。但苦於沒有證據，此事隨著 SARS 疫情減緩，而被人遺忘。孰料 2019 年再度爆發「武漢肺炎」病毒，各國科學家這次有所警覺，分析該病毒的 DNA，發現它 70% 跟以前的 SARS 病毒相同，另外 30% 則是來自其他物種，因此相當肯定該病毒是人工合成。該傳染病發生在武漢，而武漢有 P3 和 P4 病毒實驗所，就難免讓人起疑二者之關連性。該一病毒已傳染到全球各地，其危害性不下於有形的戰爭之禍害。

臺海兩岸從 1958 以後就無戰事，然而冷戰氛圍猶存，相較而言，臺灣因為採取民主制度，對於大陸已無敵意，而僅是防制其入侵。相對地，大陸對臺還是處處威脅恐嚇相加，擺出欲併吞臺灣之勢。環顧東亞國際局勢，和平是大勢所趨，除了大陸和北韓之外，已無國家處處威嚇威脅他國。一般說法，冷戰在 1991 年結束，至今已過 29 年，竟然還兩個共黨國家持著好戰的國際觀。

以今日國際關係來看，臺海兩岸無法使用武力解決，臺灣也沒有人這樣主張，覺得這是愚蠢的想法和作法，兩岸唯有共存共榮，才能為各自人民謀求最大福祉。筆者常思考印尼對東帝汶的態度，印尼曾在 1976 年以武力統治東帝汶，東帝汶人不服，進行長達二十多年的獨立抗爭，死了二十多萬人，最後在聯合國壓力下，印尼讓東帝汶獨立。沒有想到，印尼在東帝汶獨立後，對於這個窮困的小國竟然不計前嫌支持其加入國際組織。美國歐巴馬總統恢復與古巴外交關係。美國和印尼政治家的胸襟，令人激賞。反觀北京的領導人仍然存在著偏執的狹隘心胸，處處打壓算計臺灣，其敵視臺灣至今亦長達 71 年，堪稱是世上懷抱敵對心理最長的國家，其氣度遠遜於印尼之政治家，焉能恢復其傳統中國自傲的萬國來朝的近悅遠來氣象！

India-China Relations: A Shaky Road Ahead

Hasija Namrata

Research Fellow, Centre for China Analysis and Strategy, New Delhi

The Indian government became the first non-communist country to recogniz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ven though Sardar Patel and C. Rajagopalchari wanted to wait and then take the call.¹ Nehru however, debated in the parliament in favor of recognizing the new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also supported its entry in the UN very strongly. Kashmir factor contributed majorly towards Nehru's policy towards China as India was looking for suppor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 is very pertinent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during the 1950s' as the residual issues like the border issue and Pakistan factor which were shaped during those years have become bigger thorns now.

Kashmir: A factor in India-China Relations

As mentioned above, Kashmir factor contributed majorly towards Nehru's policy towards China, Nehru in his letter to Mohan Sinha, Ambassador of India to Pakistan dated 20.09.1952, that India is only threatened by Pakistan and he is not the least worried about China and he has also been advised that China could

¹ KM Pannikar, *In two Chinas*,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London 1955), p.67.

be a major support to India's stance on Kashmir in the coming years.²

This though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India followed a policy of appeasement towards China after its annexation of Tibet in 1951 and supported China's claim on Formosa. However, in return could not gain any support for Kashmir and in fact, received a major snub when a cultural delegation refused to visit Kashmir in 1951. The agenda of the delegation included a visit to Kashmir however, the Chinese refused to visit at the last minute after which Nehru expressed displeasure in a letter to his secretariat and wanted them to inform Kaul in Peking regarding the same.³

China, however, maintained total silence on the matter and in fact to the whole Kashmir issue other than a statement in Sri Lanka by Chou En-Lai stating that China and Sri Lanka hoped Kashmir issue could be resolved peacefully by India and Pakistan. There are no documents other than these subtle mentions to help analyze China's position on Kashmir during this time.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Dawn on 21 July 1957, which reported Mao saying that China is neutral on Kashmir, issue which was hailed by Pakistan. Oral assurance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garding support to India was there which was highlighted by a note by India's External Minister to Indian Ambassador in Peking, RK Nehru in 1956⁴ that Zhou En-Lai had said that people of Kashmir had expressed their will. An official Chinese map published in 1954, still used in Chinese school textbooks, depicts territories it claims to have been taken by 'imperialist' powers and which China says it would 'recover'.⁵ Ladakh is a part of these territories along with Arunachal Pradesh and the Andaman Islands. This is a clear indication of Chinese designs in the 1950s, which many analysts call a

² JN (SG) papers, File No. 146 (II), pp. 245-246, Teenmurti Archives.

³ JN (SG) Papers, File No. 105 (I), p. 55, Teenmurti Archives.

⁴ JN (SG) papers, File no. 438 (III), pp. 637-638, Teenmurti Archives.

⁵ Hasija Namrata, "Abrogation of Article 370: Fear of International Meddling in Kashmir?" (August 24, 2019), visited day: May 5, 2020, *《CSSAME》*, <https://cssame.nchu.edu.tw/2019/08/24/abrogation-of-article-370-fear-of-international-meddling-in-kashmir/>.

‘neutral or pro-India’ stance by Chinese regarding the Kashmir issue.

After turning down repeated offers by India to resolve the 4,057 km-long border between the two neighbours, a fresh revolt in Tibet coupled with India giving asylum to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led to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in 1962.

Pakistan-China Treaty after 1962

After the 1962 war with India, China finally responded to Pakistan’s offer to settle the occupied Kashmir’s boundary, which it had initiated in 1959. The Statesman (New Delhi) reported in that in May 1962 Rawalpindi and Peking had started negotiations for the demarcation of the border. Foreign Ministers, Zulfikar Ali Bhutto and Chen Yi respectively signed their boundary agreement on 3 March 1963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in the presenc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Premier Zhou En-lai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63). Both the Governments released new maps concerning the agreed frontier. The boundary was the result of some give and take policy. China ceded over hundreds of miles territory to Pakistan and in return; Pakistan recognized the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hundreds of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in Northern Kashmir and Ladakh.

India formally protested by writing to the UN that Pakistan had no right to settle the boundary as the whole of Kashmir belonged to India. This deal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paved the way to a new policy of Chinese government towards Kashmir and China declared in the agreement that there was no document to prove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ever acknowledged Kashmir as part of India. This stand was clearly published in an article in Peking Review on 25 February 1964 covering Chou En-Lai’s visit to Pakistan where he said that his government never recognized Indian stand on Kashmir. China and Pakistan issued a statement that the Kashmir question will be resolved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the Kashmiri people. Chen Yi however specifically mentioned that Pakistan and China friendship would last even after they win

Kashmir and Formosa respectively. This was followed by a series of propaganda articles especially in Renmin Ribao, which was published in the Survey of the China Mainland Press in 1965. This document carries the most detailed Chinese position on Kashmir where it clearly supports Pakistan, calls for self-determination of Kashmiri people along with calling India an expansionist power, which had annexed Kashmir. In the same survey statements of Chou En-lai and Chen Yi have been published supporting Pakistan for the just support to Kashmiri people. This continuity in bashing India on Kashmir became a ritual in all state receptions.

India-China Relations post-Normaliz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China remained strained throughout the 1960s and 70s and only after the opening up of China in the 80's and the visit of Rajiv Gandhi, which tried to normalize India-China relations. This led to a new phase in China's stance on Kashmir. The stance did not change where it supported Pakistan and itself claimed Ladakh as part of China, the way of dealing with it changed. It followed Deng Xiaoping's statement that Kashmir issue is a bilateral issue left over from history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and thus be resolved bilaterally.⁶ Even though this remained Chinese official line, China consolidated its position in South Asia surrounding India by neighbors influenced by it and kept supporting Pakistan on all issues.

On March 1, 1992, 'Shijie Zhishi' (World Affairs) published a map depicting India without the state of J&K and Kashmir as a part of China.

From 1990-2012, India and China dealt with the border issues, trade deficits and China declining India its place internationally, for example, barring it from Nuclear Suppliers Group, vetoing Masood Azhar being named as a

⁶ Singh Santosh, "China's Kashmir Policy," *World Affair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Vol. 16, No. 2 (SUMMER (APRIL—JUNE) , 2012), pp. 100-113.

global terrorist and so on. The most worrisome part for India has been the repeated incursions of China in Ladakh, Arunachal and Uttarakhand areas along with its partnership with Pakistan.

Kashmir (J&K) was evident in China's open support for Pakistan. China's position revealed a desire to overtly interfere in the affairs of J&K and coincided with the tacit agreement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to cooperate in a bid to jointly resolve contentious issues in South Asia, including Kashmir. Just days prior to Hu Jintao's summit meeting with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n September 2009, Chinese vice foreign minister He Zhengyue publicized China's willingness to mediate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if required. The offer was repeated twice after the summit. Soon thereafter, secessionist Hurriyat leader Mirwaiz Umar Farooq asserted that China has a role to play in settling the Kashmir issue. He also disclosed that he had received an invitation from a Chinese NGO and would soon be traveling to China.

On the whole, however, since 2007, Beijing has taken a far more aggressive stance in siding with Pakistan on the Kashmir dispute, while asserting its own claims to portions of Indian-controlled J&K (in particular, the Ladakh region). In 2010, China expanded its claim and designated the entire state of J&K as disputed by declining a visa to India's Northern Army commander and thereafter issuing stapled visas to residents of J&K, which India refuses to recognize. China's claims on Ladakh are based on the assertion that its people and culture are identical to those of Tibet. In May 2013, for example, the *Zhongguo Qingnian Bao* (China Youth Daily) published an article explicitly highlighting China's claim to Ladakh.

India-China Relations post President Xi and PM Modi's Election

However, after President Xi Jinping came to power in China India like the world saw an even more aggressive China. Clashes with India were obvious

as in India a strong nationalist leader, Narendra Modi with a majority came to power in 2014. His first step at his swearing-in ceremony was aimed at China when he invited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re India's head and members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to his swearing-in ceremony. The relationship, however, started going downhill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specially the announcement of China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 2015 and the Dokhlam crisis, 2017.

The CPEC which goes through Pakistan occupied Kashmir clearly impinged on India's sovereignty which China ignored and thus in a way ending decades of ambiguity on Kashmir and recognizing Pakistan's claim on Kashmir. This was one the reasons why India became the only country that did not attend the first Belt and Road forum held in 2017 and the only country who is still vocally opposed to BRI. Numerous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by Chinese state media and numerous journalists, academicians and so on were paid in India to write against the Modi government's decision not to joi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ther than the sovereignty issue India also questioned the economic viability of the project when the project was announced. It was only later when countries started facing financial difficulties due to BRI that the world realized that BRI is actually a debt tra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March 6, 2018, reported that data from a study by th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 reveals that China is financing as much as \$8 trillion in deals as part of it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68 countries winding through Asia, Africa and Europe. The program has left eight countries financially vulnerable: Djibouti, Kyrgyzstan, Laos, the Maldives, Mongolia, Montenegro, Pakistan and Tajikistan.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China is emerging as a massive creditor to its economic allies taking up projects to upgrade roads, harbors and airports, making it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fluence on the world stage. Certain strategically located countries will provide China with footholds in Southeast Asia (Laos, Malaysia etc.), an African port city-state (Djibouti), an inroad to

Europe (Montenegro), a string of Indian Ocean ports (Sri Lanka, the Maldives and Pakistan), and a network of historic road and rail routes across Central Asia known historically as the Silk Road.

The operation at the Doklam Plateau in May-June 2017 was a ‘localized’ operation probably largely planned by the PLA’s Western Theatre Command and Shigatse Military Division with limited objectives. In the case of the intrusion in the Depsang Plains of Ladakh carried out by troops of the PLA’s Ali Military Sub-District in April 2013, for example, the plans are understood to have been discussed and approved by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CC)’s Politburo (PB). In the case of resumption of the road construction by PLA personnel at Doklam, which meant unilateral violation of the agreement concluded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in 2012 and intrusion into Bhutan, the plans would certainly have been vetted by the CMC and PB.

The second point of friction was the Doklam Plateau in 2017 which lasted for 73 days and resulted in a huge dent in India-China relations. China’s plan’s limited objectives were to exert pressure on Bhutan to get it to agree to establish full diplomatic ties with China; acquiesce to handing over the Doklam Plateau to China, possibly in exchange for two portions of land claimed by China elsewhere in northern Bhutan; and build the road through the Doklam Plateau to Gyemochen to reinforce China’s claim that Gyemochen - and not Batang La - is the trijunction and that the boundary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should be drawn eastwards from there thus placing Arunachal Pradesh within Chinese territory.

When China sent its forces to achieve the above-mentioned plan it was stopped by the Indian forces which was a surpris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dia and Bhutan have a treaty wherein under Article 2 they have agreed that they will not let each other’s territory ⁷ against any harmful activities. The

⁷ *Article 2 of India-Bhutan Treaty*

In keeping with the abiding ties of close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Bhutan and India,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Bhut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shall cooperate closely with each other on issues relating to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Neither Government shall allow the use of its territory for activities harmful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est of the other.

Bhutanese government requested the Indian government to help it against China's aggression and unilateral withdrawal from the 2012 Treaty signed between India-China.⁸ The decision was taken within 24 hours at the highest echelons of Indian government and troops were sent to Bhutan at its request.

This led to a vicious propaganda unleashed by the Chinese against India and it led to an explosive situ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 study conducted by Centre for China Analysis and Strategy on the Doklam crisis revealed that from June 26 onwards, China's propaganda apparatus mounted an intense vitriolic offensive comprising over 150 articles. This included personal attacks on Prime Minister Modi,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Sushma Swaraj an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NSA) Ajit Doval. The English-language state-owned Global Times published articles each of the 73 days threatening India. Each of the threats had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addition to warning India that it risked repetition of the 1962 debacle, the articles threatened that China would revive insurgency in India's northeast, reverse its position on Sikkim and foment internal strife there, launch an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disrupt the close India-Bhutan ties and, as India had done at Doklam, send PLA troops to Kashmir ostensibly at the behest of Pakistan.

The People's Daily, the CCP's official newspaper, on August 14, 2017 stated that "as of press time, China has laid out its position 67 times, with the country'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iterating its firm stance on the issue for 54 times, while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has issued 4 announcements regarding the incident". There were also a large number of posts by Chinese 'netizens' and PLA ex-servicemen advocating war and that India 'be taught a lesson'. The kind of language used by the Chinese media has not been seen in more than 40 years. Delhi-based Chinese diplomats adopted a similarly belligerent stance

⁸ The two Governments had in 2012 reached agreement that the tri-junction boundary point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hird countries will be finalize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concerned countries. Any attempt, therefore, to unilaterally determine tri-junction points is in violation of this understanding. (https://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28572/Recent_Developments_in_Doklam_Area).

and in conversations with interlocutors repeatedly threatened “war”. However, after 73 days India and China defused the situation diplomatically. This led to an informal summit between President Xi and PM Modi at Wuhan from 27-28 April 2018.

Though temporarily the situation cooled however incorporated in China’s constitution is the ‘China Dream’, which includes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great Chinese nation” or, as China explains, the “recovery of territories lost through the imposition of unequal treaties by imperialist foreign powers” is of direct importance to India. The lost territories not only include Taiwan, South China Sea, East China Sea but large portions of India. President Xi has given a bold timetable for China under which the first point is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which is to be achieved by 2021. Asked about China’s territorial ambitions and its limits, retired Colonel Liu Mingfu, who is an influential military strategist often quoted by Xi, stated in 2019, that the map used by “the current Chinese government is the clear standard for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⁹ This led to renewed tens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when India abolished Article 370¹⁰ on August 5, 2019. The Kashmir issue was looming large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for India, which prompted the present government, after coming to power with a huge mandate to change the status of Kashmir once and for all. China raised objections to this act as it claimed that portions of Kashmir i.e. Ladakh are part of China.

⁹ KENJI MINEMURA, “*INTERVIEW: Liu Mingfu: China dreams of overtaking U.S. in 30 years*” (May 28, 2019), visited day: May 5, 2020, <http://www.asahi.com/ajw/articles/AJ201905280016.html>.

¹⁰ In October 1947, the then Maharaja of Kashmir, Hari Singh, signed an Instrument of Accession that specified three subjects on which Jammu & Kashmir would transfer its power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Foreign affairs, Defence and Communications. In March 1948, the Maharaja appointed an interim government in the state, with Sheikh Abdullah as prime minister. In July 1949, Sheikh Abdullah and three other colleagues joined the Ind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and negotiated the special status of J&K, leading to the adoption of Article 370. The controversial provision was drafted by Sheikh Abdullah which stated that the Indian Parliament needs the Jammu & Kashmir government's approval for applying laws in the state — except in cases of defence, foreign affairs, finance, and communications.

China's Reaction after India Removed Article 370

After the removal of Article 370,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Hua Chunying said that China opposes India's inclusion of the Chinese territory in the western sector of the China-India boundary into its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 He further accused India of continuing to undermine China'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by unilaterally changing its domestic law. Such practice, he said, was unacceptable and would not come into force. China urged India to exercise prudence in words and deeds concerning the boundary question, to strictly abide by relevant agreements concluded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refrain from making moves that may further complicate the boundary question.

In September 2019, China expressed its serious concern over the situation in Jammu and Kashmir. It argued that internationally there is a consensus that the Kashmir issue has been a persistent problem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and that both countries should prevent further escalation in the region by unilaterally changing the status quo. The only resolution is to be achieved through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to safeguard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The Chinese media has published numerous articles from 5 August to 20 September 2019 on the issue, which also outlines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Yang Haisheng, an expert with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Western Frontiers of Sichuan University, pointed out in an interview with Global Times on 15 August 2019, that India's move attempts to reduce its importance and sensitiv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by changing the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maps of Kashmir. At the same time, it is hoped that this will promote the influx of migrants and change the current ethnic distribution in the region.

The Global Times published a strongly worded article on 12 August stating that the Kashmir issue is by no means an "internal matter". It is a violation of China'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damages China's interests. It violates

the relevant agreemen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n maintaining peace and tranquility in the border areas, and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on the proper control of disputes. Aksai Chin is located in Hetian, Xinjiang, China. It is the place where the Chinese Uygur and Kirgiz people have lived for generations. The place name itself is the meaning of the Uyghur language "White Rock Beach in China", which clearly shows that the place has been Chinese territory since ancient times. If the Indian side does not learn the lesson and continue to declare the so-called "sovereignty", it will only worsen the border situation, aggravate the border dispute, endanger the peace and tranquility of the border areas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will not help the proper resolution of the border issue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India relations."

Pakistan's new ambassador to China, Nagmana Hashmi, said in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the Global Times on 19 September, 2019 that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project will not be affected by India's removal of Kashmir's "special status" and Pakistan will remain close to China in cooperating and fully promoting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She also said that unless India withdraws its legal amendments to Kashmir's status and withdraws its troops, Pakistan will not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Lin Minwang, a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Fudan University, said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by People's Daily on 27 August 2019, that on the one hand, China must resist India's violations and safeguard its own interests; on the other hand, it must play the role of China's responsible big country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nd actively play a coordinating role in cooling and stabilizing the regional situation.

Chinese FM Wang Yi's visited Islamabad on September 7, 2019 to attend the third China-Afghanistan-Pakistan trilateral foreign ministers dialogue held in Islamabad, Pakistan on 7 September 2019. In a veiled reference to Kashmir, Wang Yi conveyed that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ituations (veiled reference to Kashmir), i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China thanked Pakistan for its firm standing with the Chinese side on issues involving China's core interests, including Taiwan, Hong Kong and Xinjiang. We will also continue to firmly support Pakistan in safeguar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dign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afeguarding it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said Wang Yi (another veiled reference to Kashmir).¹¹

China's Foreign Minister's official website reported on 10 September 2019 that the two sides exchanged views on the situation in Kashmir. Pakistan conveyed the situation in the Kashmir region to the Chinese side, including Pakistan's concerns, positions and urgent humanitarian issues. China indicated that it is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in Kashmir and reiterated that the Kashmir issue is a legacy of history and should be properly resolved in a peaceful mann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 Charter, relevant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bilateral agreements. China opposes any unilateral actions that complicate the situation.

Even though Pakistan bid to internalize the Kashmir issue has suffered setback, China has given full support to Pakistan even though not very strongly statements. It has however done two things i.e.; China initiated two closed-door meeting of the UNSC to discuss the issue even after many countries like Russia, France, UAE, Maldives, Bangladesh, Bhutan, and so on had considered it an internal issue, is a clear indication of its India's fear of China's growing interest in POK especially after heavy investments under the CPEC.

Second, it has very clearly and strongly laid its claim in Ladakh and a very detailed article published in Duowei news on 18 May 2019 before the abrogation of Article 370. The article clearly states that China is a stakeholder in Kashmir and quotes historical incidents including treaties during the British domination in India to reiterate their claim on Ladakh (being linked to

¹¹ "China's Wang Yi meets Pakistani, Afghan foreign ministers, vowing to maintain regional stability," (September 8, 2019), visited day: May 5, 2020, *《Xinhua》*, xinhuane.com/english/asiapacific/2019-09/08/c_138374566.htm.

Tibetan culture) and Aksai Chin. The article states that China followed a non-intervention policy in Kashmir dispute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but changed its position after 1962 Sino-Indian war. It also states that China changed its position again in the 1990's and again became neutral. The article explores a possibility of India-Pakistan and China joining under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to fight the evils of terrorism. It also calls India's non-participation in BRI not honest, as India is the largest borrower of AIIB, which funds BRI.

The article piquantly lays claim on Ladakh but also calls for the three nations to work together against terrorism, clearly ignoring the fact that Pakistan is a terrorist nation. China's subtle support to Pakistan in fro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t strong support in form of Pakistani military personnel is trained at Chinese institutions, besides carrying out joint military and counter-terrorism exercises. Additionally, China has been actively selling military hardware to Pakistan, including nuclear weapons technology, warships, aircraft and missiles to Pakistan.

Jayadeva Ranade, President of the Centre for China Analysis and Strategy in New Delhi, said in an article in Indian weekly, The Sunday Guardian on 2 February 2020, "clear indicators that China is not only strengthening Pakistan to restrict India's growth by keeping it under direct military pressure, but that it plans to use Pakistan as the outpost for its extended global maritime reach." The visit of Vice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Xu Qiliang to Pakistan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abrogation of Article 370 was reported by the China-owned US-based news outlet Duowei News with the caption 'The situation in India and Pakistan is escalating. He visited the Pakistan Naval Headquarters in Islamabad, Pakistan, on August 27, 2019 and met with the Pakistan Naval Chief of Staff Zafar Mahmood Abbasi and discussed the escalating tensions. In August 2019, China and Pakistan held their largest yet air force exercise, the Shaheen-VIII. Official Chinese military media reporting of

the exercise specially highlighted that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ir Force (PLAAF) had for the first time sent its fourth generation J-16 fighter to help train the Pakistan Air Force take on the Rafale fighter aircraft being acquired by India. A report suggests that the air base for the exercise, surrounded by high mountains and jungles, was in China's Gansu province within the operational jurisdiction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Western Theatre Command. This Shaheen exercise was held after the Indian Air Force strike on the 'jihadi' terrorist training camp at Balakot in Pakistan.

Tensions were again simmering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before the Second Informal Summit between President Xi and PM Modi which was held from 11-12 October 2019. The same year, there was also a 75 per cent surge in Chinese transgressions in Ladakh — 497 as against 284 transgressions in 2018.

INCIDENTS ON LINE OF ACTUAL CONTROL				
YEAR	WEST	EAST	MID	TOTAL
2019	497	138	28	663
2018	284	89	31	404
2017	337	119	17	473
2016	208	71	17	296
2015	342	77	9	428
<i>(Western, Eastern, Middle sectors)</i>				

* The above chart depicts the number of transgressions done by the Chinese against India on the Line of Actual Control (LAC)

President Xi tried to raise the issue of Kashmir indirectly which was sidelined by PM Modi. These two informal meetings though garnered worldwide attention did not result in any outcome other than cooling things off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emporarily.

Current Border Skirmish between India-China

The most recent problems started during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The public opinion in India was majorly against China as they held China responsible for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On the other hand, the frequency of terrorist attacks in Kashmir increased and intrusions by China in Ladakh and Sikkim. On May 5 and 9 there were scuffles between Indian and Chinese soldiers in these two areas. The Global Times (May 18) front-paged an article quoting Chinese military sources alleging that "Chinese border defence troops have bolstered border control measures and made necessary moves in response to India's recent, illegal construction of defence facilities across the border into Chinese territory in the Galwan Valley region." It said "In a fresh flare up in tensions along the China-India border, the Chinese troops' new move, believed to be the strongest military response to India's illegal trespassing incident along the border since the Doklam standoff, demonstrates the strong determin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to defend its sovereign territory." Citing a military source the article claimed "Since early May, India has been crossing the boundary line in the Galwan Valley region and entering Chinese territory. The Indian side built defense fortifications and obstacles to disrupt Chinese border defense troops' normal patrol activities, purposefully instigated conflicts and attempted to unilaterally change the current border control situation". It asserted "the Galwan Valley region is Chinese territory, and the local border control situation was very clear. The actions by the Indian side have seriously violated China and India's agreements on border issues, violated China'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harmed militar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u Zhiyong,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old the Global Times that 'the Galwan Valley is not like Doklam because it is in the Aksai Chin region in southern Xinjiang of China, where the Chinese military has an advantage and

mature infrastructure. So, if India escalates the friction, the Indian military force could pay a heavy price'. He added "The Indian government is being pressured by its society due to the unsuccessful handling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while the number of confirmed cases is lower than the US since it has conducted fewer tests, the impact on its economy is serious." Commenting that the Modi administration's popularity remains high due to Hindu nationalism, he said "So, the Indian government decided to hype the border issue with China again since it's easy to divert the domestic attention by hyping nationalism against China. In the future, it could even use it to bargain with China for medical or economic support." Song Zhongping, a military expert and TV commentator, told Global Times that "India intends to make the border frictions with China a new normal, because it has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to send troops to the border regions frequently. Although China won't provoke India, the Indian military won't stop their small operations from interrupting the Chinese military. This will be a prolonged issu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e said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ina's border defense troops have taken necessary measures to strengthen an on-the-spot response and control of border areas, resolutely safeguarding China's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and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border areas'. Qian Feng,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Institute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Beijing, told Global Times that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there have been some subtle and complex changes in China-India relations, which have created uncertainti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Some countries, led by the US, have launched an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discredit China. Some scholars in India believ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India is far more favourable than that of China.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y believe the intensified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ill be of greater help and benefit to India and advocate reaching out to the US."

The Chinese media is again up in arms against India and an article in Baidu

on May 5 said, “Sikkim has also been historically a vassal state of China, but it was reduced to a British protectorate in the 21st century. Acknowledging that chances of Sikkim being “restored” are small, it observed “after Sikkim was annexed only China protested and China alone has not recognized India’s aggression, but the world has recognized Sikkim as part of India”¹²

In the current skirmish for the first time China has opened multiple fronts of confrontation. China’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troops crossed the LAC and entered Indian territory sometime in late April 2020 in north Sikkim at Naku La; at one point at Hot Springs and two locations to its northwest at Patrolling Points 14 and 15; and at three points on the Galwan River in the Galwan Valley where they are reported to have pitched close to a hundred tents; and at a point called Gogra. Writing in The Print (May 30) Snehash Alex Philip wrote that fresh construction activity of blacktopping of a motorable road by the Chinese has been spotted happening around Finger 4, a disputed territory. It explained the 134 km of Pangong lake’s northern bank juts out like a palm, and the various protrusions are identified as “fingers” to demarcate territory. While India asserts that the LAC (Line of Actual Control) starts at Finger 8, China claims it starts at Finger 2, which India dominates. In 1999, during the Kargil War when Indian forces were diverted, the Chinese had stepped in and built a track up to Finger 5, but this was not completely blacktopped. Chinese troops have now stepped into the disputed ‘Finger’ area, which witnessed fist fights and stone-pelting on the evening of 5 May.

Global times (June 1) reported that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had stressed that "the situation on the China-India border is stable and controllable, and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are unimpeded".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Zhao Lijian said at a routine press conference that "China has seriously implemented the important

¹² 「被日本吞併的琉球和被印度吞併的錫金，哪個複國的可能性大？」(December 4, 2019), visited day: May 5, 2020, 《每日頭條》, https://3g.163.com/news/article_cambrian/FBSML3170515GAAS.html?from=history-back-list.

consensus reached by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on the border issue, strictly abided by the agreements signed by the two countries, and is committed to safeguarding the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of the country and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border area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He said, "China believes the two sides can properly resolve the problem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Separately, Chinese Defense Ministry spokesperson Ren Guoqiang said at a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n May 29 that "Chinese border defense troops are devoted to safeguard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border regions, and that the overall situation along China-India border was stable and under control".

Even though meeting between Lt Gen Harinder and Maj. Gen. Liu Lin ended on 6 June and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released a statement stating that the two sides will continue the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engagements to resolve the situation and to ensure peace and tranquillity in the border areas,¹³ things do not look good for India-China relations. China has clearly started a planned offensive against India as it has intruded at multiple points plus the way it has released statements on Ladakh and India-Pakistan relationship.

Interestingly, it has also been troubled by the growing closeness between India and the US. For the first time India was directly mentioned in a stat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China,'¹⁴ that: "Beijing contradicts its rhetoric and flouts its commitments to its neighbours by engaging in provocative and coercive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Yellow Sea,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the Taiwan Strait, and Sino-Indian border areas". U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Alice Wells echoed this thought in her statement: 'flare-ups at the border are a reminder that Chinese aggressions aren't always

¹³ "India-China meeting of Army Commanders on June 06, 2020," (June 7, 2020) , visited day: June 8, 2020,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 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32746/IndiaChina_meeting_of_Army_Commanders_on_June_06_2020.

¹⁴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sited day: June 8,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0.20.pdf> .

rhetorical. The border dispute shows that threat China poses to its neighbour’.

Pertinent is China’s reaction. The reaction of the spokesman for the Chinese Embassy in Delhi was tough and sharper than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s comment at the weekly press conference in Beijing. Chinese Embassy Counsellor Ji Rong said on May 20 evening: “We are firm in determination to oppose separatist activities and safeguard China’s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We are firm in determination to oppose foreign meddl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We are firm in determination to realise final reunification.” The assertive last sentence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the multiple intrusions along the LAC. He also reacted after President Trump offered to mediate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by indicating that India and China can resolve their differences bilaterally and no third party is welcome.

The current geopolitics with US-China tension, growing military nexus between China-Pakistan and growing discontent against Xi Jinping inside China, it is only matter of time when the border issue could escalate as this time it definitely feels like China is testing India as to how it will react and whether it has the capability to retaliate to China at multiple locations.

Alice Wells, the American diplomat in charge of South Asia said that the flareups at the border show the threat China poses to India. It looks like China has been rattled by India's decision to hold its ground on the border.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is definitely shaky at the moment and the post COVID world might result in India not trusting its two troublesome neighbours and getting closer to the US, Japan, Australia to counter China.

中國大陸招攬臺灣人才趨勢評析

An Assessment of the Trend of Mainland China
Recruiting Taiwanese Talents

劉旺華 (Liu, Chih-Hua)

本刊研究員

壹、前言

半導體產業各種 IC (Integrated Circuit, 積體電路, 中國大陸稱為集成電路) 產品是 5G 通訊、物聯網、人工智慧、具高速運算能力的超級電腦等現代新興科技產業發展關鍵基礎。中國大陸 (以下簡稱大陸) 是全球半導體最大消費市場, 然而半導體自給率僅不到百分之十五,¹ 供給高度仰賴進口; 另據大陸《中國集成電路產業人才白皮書 (2017-2018)》顯示, 今 (2020) 年大陸半導體產業, 面臨將近三十萬人才缺口。² 臺灣半導體產業於全球供應鏈占據關鍵地位, 大陸為推動半導體自主化發展, 長期鎖定臺灣半導體產業人才為重點招攬目標。

大陸於 2015 年提出「中國製造 2025」計畫, 推動智慧製造的產業升級, 臺灣具關鍵技術之優勢產業企業及科技人才均成為大陸拉攏對象, 大

¹ 「陸半導體進口 3,120 億美元 去年成長 19%」(2019 年 3 月 22 日), 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 《經濟日報》, <https://udn.com/news/story/7333/3711766>。

² 「硬體難做錢又少 中國晶片人才缺口約 32 萬人」(2019 年 5 月 19 日), 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 《自由時報》, <https://ec.ltn.com.tw/m/article/breakingnews/2795236>。

陸透過獵人頭公司、人力銀行、職業社群平臺，或與臺灣科技企業結盟合作、在臺設立子公司做為據點等多元管道，提供優渥待遇、政策優惠等條件，吸引臺灣科技人才西進。此外，大陸近年陸續推出對臺政策，逐步擴大「同等待遇」適用範圍，招攬臺灣博士畢業生赴陸任教。

在美「中」貿易戰及科技戰衝擊下，大陸加速建構科技產業供應鏈自主化進程，勢將加大誘吸臺灣科技人才之深度及廣度。惟在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影響下，據 104 人力銀行統計，在陸工作臺人不願續留比例大幅提升，各產業求職者應徵大陸職缺比例亦均明顯下滑，³ 大陸是否持續推出相關政策，以增加吸引臺灣人才之誘因，殊值密切關注。

貳、大陸招攬臺灣人才相關作為

一、以優渥待遇挖角半導體高階及研發人才

大陸為挖角臺灣半導體產業人才，不惜祭出高額薪水及各項補貼等優渥待遇。據《鉅亨網》報導，臺灣赴陸工作的工程師，在大陸 3 年的薪資相當於在臺灣 10 年的薪水，大陸並提供高額住宿補貼及每年返臺數次的交通補助；⁴《日經亞洲評論》報導指出，大陸挖角臺灣工程師不僅提供二倍以上薪資，並代為支付子女在大陸教育費用。⁵ 南韓貿易協會（KITA）去（2019）年底也發布報告指出，大陸 2015 年推出「中國製造 2025」計畫後，加速挖角全球人才，南韓電池、半導體及航空業等領域專業人才成為主要目標，大陸以高於行業平均 3 到 4 倍的年薪吸收專業人才跳槽。⁶

³ 林晴陽，「臺商、臺幹年後不回中國了！轉職潮湧現，63% 人選擇不回去」，（2020 年 2 月 18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商周財富網》，<https://wealth.businessweekly.com.tw/GArticle.aspx?id=ARTL003001308>。

⁴ 「中國做 3 年臺灣得做 10 年！陸開超優渥條件 臺半導體今年已 300 人登陸」（2018 年 9 月 5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鉅亨網》，<https://news.cnyes.com/news/id/4196188>。

⁵ 「Taiwan loses 3,000 chip engineers to『Made in China 2025』」（2019 年 12 月 13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Nikkei Asian Review》，<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China-tech/Taiwan-loses-3-000-chip-engineers-to-Made-in-China-2025>。

⁶ 「陸企 4 倍薪挖角！韓電池、半導體與航空業人才流失嚴重」（2019 年 12 月 3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6809/4203076>。

2000 年臺灣世大積體電路創辦人張汝京赴大陸創立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芯國際）以來，大陸挖角臺灣半導體產業高階人才從未間斷，涵蓋晶圓代工、記憶體製造及 IC 設計等企業。中芯國際及大陸記憶體製造指標企業武漢弘芯半導體製造有限公司，陸續自全球晶圓代工龍頭台灣積體電路（以下簡稱台積電）挖角高階主管邱慈雲、蔣尚義、楊光磊等人；⁷ 大陸 IC 設計及記憶體製造指標企業紫光集團，則從臺灣華亞科技、南亞科技、聯華電子、晨星半導體等企業挖角高啟全、孫世偉、楊偉毅等董事長及執行長級別高層。⁸

2018 年 9 月，大陸工信部及國臺辦批准於合肥設立大陸第一個海峽兩岸半導體產業合作試驗區，建立完整的半導體產業聚落，吸引臺灣半導體公司進駐，臺灣 IC 設計龍頭聯發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聯發科）目前在合肥即有千人的規模，⁹ 同樣位於合肥的大陸記憶體大廠長鑫存儲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長鑫存儲）亦招攬三百多名臺灣半導體工程師。¹⁰

《日經亞洲評論》報導指出，大陸已自臺灣引進超過三千名半導體產業人才。¹¹ 美國先後對大陸中興通訊、福建省晉華集成電路及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為）等科技指標企業實施出口管制，使大陸半導體自主化發展面臨燃眉之急，未來大陸對臺灣半導體人才挖角力道勢將有增無減。

二、在臺設立招募臺灣科技人才據點

陸資企業透過在臺成立子公司或分公司從事行銷及銷售業務，實則做為大舉招聘臺灣工程師、從事研發工作之據點，領域涵蓋半導體、伺服器

⁷ 「中芯國際愛用台積人 再砸重金延攬楊光磊任獨董」（2019 年 8 月 9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ETtoday 新聞雲〉，<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809/1509796.htm>。

⁸ 蕭富元，「中國大買企業、人才、技術 臺灣大咖也整包帶走」（2017 年 4 月 26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天下雜誌〉，<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2140>。

⁹ 呂國禎，「合肥快速崛起的秘密：臺灣半導體」，天下雜誌雙週刊（臺北），第 673 期（2019 年 5 月 22 日），頁 76-77。

¹⁰ 呂國禎，「科創九城 獨角獸的新樂園」，天下雜誌雙週刊（臺北），第 673 期（2019 年 5 月 22 日），頁 72。

¹¹ 「Taiwan loses 3,000 chip engineers to 『Made in China 2025』」。

製造及軟體開發設計等科技產業。據財經雜誌《財訊》2018 年報導，位於新竹竹北的台元科技園區共有 14 家陸資企業，其中 12 家為 IC 設計公司，宛如陸企挖角臺灣半導體產業人才大本營；¹² 大陸最大伺服器供應商浪潮集團於 2015 年在新北市新板特區設立數字雲端有限公司，員工人數從初成立時的十餘人，至去年已增至近二百人，已挖角臺灣四大伺服器製造商中的廣達、鴻海旗下的鴻佰以及緯創旗下的緯穎等科技企業人才；¹³ 大陸 APP 軟體開發公司獵豹移動科技透過與臺灣雪豹科技公司（以下稱雪豹科技）結盟進入臺灣市場，嗣於臺灣成立分公司，進駐臺北 101 大樓雪豹科技登記地址，透過雪豹科技做為招募臺灣資訊軟體人才之據點。¹⁴

三、透過多元管道尋覓各領域專業人才

大陸企業過去多透過臺灣各人力銀行刊登徵才訊息招募臺灣人才，惟去年臺灣人力銀行網站設置大陸工作專區，刊登大陸業者徵才訊息，因涉嫌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引起媒體關注報導，¹⁵ 嗣大陸企業為規避法令規定，改以在臺代理商、外商等名義刊登徵才廣告。

為覓得特定領域專業人才，大陸亦透過獵人頭公司人才資料庫及掌握之人脈，從業界直接挖角。此外，近年隨社群網路發展而起的職業社群平臺，亦是大陸招募專業人才的重要管道，如專門為商業人士設立，成立於 2002 年的「領英」(LinkedIn)，因使用者以商務人士為主，網站具有電子名片及方便使用者與商業交往中認識之「人脈」(connections) 互動等特

¹² 林苑卿，「鄰近竹科，挖人才、偷技術具地利之便 神祕台元科技園區 中資潛伏大本營？」（2018 年 2 月 27 日），2020 年 5 月 6 日下載，《財訊》，<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14591>。

¹³ 黃亦筠，「狼蹤再現！中國伺服器國家隊 藏身新北市第一高樓」（2019 年 7 月 8 日），2020 年 5 月 6 日下載，《天下雜誌》，<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template=transformers&id=5095935>。

¹⁴ 張正一，「租下 101 大樓一整層的中國公司：臺灣溫文爾雅、英文遠比大陸好 但卻是被時代拋棄的社會」（2016 年 6 月 24 日），2020 年 5 月 6 日下載，《商業周刊》，<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business/blog/17031>。

¹⁵ 「遭疑違法刊登中國職缺 人力銀行喊冤」（2019 年 4 月 24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4240121.aspx>。

性，遂逐漸成為最具代表性的職業社群平臺，目前全球用戶人數已超過六億人，每七秒就有一個人人在「領英」上找到工作。¹⁶ 由於「領英」的使用者大多有求職、轉職需求，且使用者多透過電子名片詳述其職業經驗及履歷，遂成為大陸透過獵人頭公司尋覓各領域專業人才之重要平臺。

四、招攬臺灣青年人才赴陸實習及就業

近年寒、暑假期間，大陸透過對臺統戰機構舉辦兩岸青年冬、夏令營活動，邀請臺灣大學生赴陸短期交流，並新增許多知名大陸企業提供實習名額予臺灣兩岸交流團體，招攬臺灣青年赴陸實習。如去年暑假，包括小米集團在內的多家大陸科技企業釋出多項實習職缺，由臺灣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等團體協助招募青年學生赴陸實習。¹⁷ 此外，大陸近年亦透過行之有年的兩岸交流平臺，舉辦臺灣人才招聘活動，如已舉辦 21 屆的「海峽兩岸經貿交易會」及舉辦 11 屆的「海峽論壇」，均安排人才對接洽談會等活動；兩岸企業家峰會去年於昆山舉辦兩岸青年實習就業創業研討會，亦安排人才招聘會等活動。¹⁸

前述大陸舉辦企業實習、人才招聘等活動，時間均選擇每年寒、暑假或 5、6 月畢業季前夕，顯見大陸鎖定臺灣青年學生及畢業生為招攬目標，機先透過實習體驗，吸引大學生於未來畢業後赴陸就職，並舉辦大型人才對接及招聘等活動，由企業開出職缺直接招募應屆畢業生等青年求職者。

五、以優惠政策延攬臺灣科研及高教領域人才

近年大陸陸續推出對臺政策，以招攬臺灣科研及高教領域人才為政策重點，如 2018 年大陸推出「對臺 31 項措施」，將臺灣科研人才納入其

¹⁶ 林克威，「社群媒體新時代：LinkedIn 不只能找工作，也能做行銷」（2020 年 3 月 3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行銷人》，<https://www.marketersgo.com/market/202003/linkedin-marketing-%E7%A4%BE%E7%BE%A4%E5%B9%B3%E5%8F%B0%E9%81%B8%E6%93%87/>。

¹⁷ 「北京 2019 暑期實習計畫」（2019 年 7 月），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https://www.cydu.org/?p=20813>。

¹⁸ 「2019 兩岸青年實習就業創業研討會昆山開幕」（2019 年 7 月 26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人民網》，<https://tw.people.com.cn/BIG5/n1/2019/0726/c14657-31257490.html>。

「千人計畫」中，據大陸國臺辦發言人朱鳳蓮於去年 11 月 27 日例行記者會表示，臺灣已有 72 名學者專家入選「千人計畫」，赴大陸大專院校任教之臺灣教師已超過一千六百人。¹⁹ 去年底，大陸浙江湖州師範學院開出年薪新臺幣百萬元以上及提供免費公寓等待遇，延攬臺灣電子、資訊、生醫、國際金融及文創等領域高教人才。²⁰

六、持續推出對臺政策吸引臺灣企業及人才參與大陸 5G 建設發展

繼 2018 年「對臺 31 項措施」後，大陸去年續推出「對臺 26 項措施」，標榜擴大臺灣企業及人才與大陸企業及民眾「同等待遇」措施，廣邀臺灣企業參與 5G 建設，大陸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並於去年 11 月 4 日兩岸企業家峰會開幕式表示，未來兩岸經濟合作應該要制度化，打造共同市場。²¹ 今年 5 月，大陸再推出「對臺 11 項措施」，內容涵蓋臺資企業稅費減免、拓展大陸內銷市場、促進臺企參與「新基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等，²² 顯見大陸仍將以其廣大內需市場及 5G 等新技術應用發展商機，做為吸納臺灣企業投資及磁吸臺灣人才赴陸發展的有利條件。

參、大陸招攬臺灣人才赴陸之影響及趨勢

一、大陸藉挖角臺灣科技人才竊取營業秘密及研發成果

根據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及法國《費加洛報》（Le Figaro）報導，大陸不僅透過「領英」招募人才，甚至將其做為海外吸收間諜的利器，德國情報官員於 2017 年更特別點名獵人頭公司

¹⁹ 「72 臺專家入中國千人計畫 逾 1600 臺師在陸任教」（2019 年 11 月 27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11270131.aspx>。

²⁰ 「浙江湖州師範 百萬年薪攬臺師」（2019 年 11 月 29 日），2020 年 5 月 28 日下載，《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332/4194075>。

²¹ 「陸惠台 26 條 歡迎台資參與 5G 建設」（2019 年 11 月 5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工商時報》，<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1105000211-260202?chdtv>。

²² 「『惠臺』又來？助臺商復工復產 中共再拋 11 條措施」（2020 年 5 月 15 日），2020 年 5 月 18 日下載，《天下雜誌》，<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100272>。

DRHR 等 3 家企業為大陸特務掩護工具。²³ 近年大陸不僅頻以高薪等優渥待遇挖角臺灣科技人才，更要求跳槽員工竊取臺灣科技企業機密資料「帶槍投靠」，或藉各種管道以龐大利益誘惑科技企業員工，試圖竊取臺灣企業研發成果及關鍵技術檔案等重要營業秘密資料。

根據財經雜誌《今周刊》整理統計，2013 年迄今即發生多起陸企惡意挖角竊取臺灣企業營業秘密案例，主要集中於半導體產業，包括素有大陸半導體國家隊之稱的紫光集團以及三大記憶體製造指標企業中的長鑫存儲等陸企，分別趁挖角台積電、記憶體製造大廠南亞科技及華亞科技、IC 設計廠商聯發科及聯詠科技、射頻元件 IC 砷化鎵晶圓代工廠穩懋科技等臺灣半導體人才之機會，要求該等企業員工竊取製程技術及手機晶片研發資料等重要營業秘密，除半導體產業外，其他尚有長春石化集團及德國化工大廠巴斯夫（BASF SE）臺灣分公司等企業化學配方遭大陸竊取等指標案例。²⁴

二、大陸發展記憶體製造量產能力衝擊全球半導體市場

近年大陸鎖定臺灣晶圓代工、記憶體製造等半導體企業高階研發人才，做為挖角主要目標，希借重渠等技術能力及豐富經驗使大陸半導體製造製程技術取得大幅進展，並進一步透過渠等於業界累積之人脈及影響力，有計畫挖角臺灣企業研發團隊，彌補大陸半導體人才的大量缺口，並已取得自製記憶體量產的階段性成果。大陸記憶體製造指標企業、紫光集團旗下的長江存儲以及位於合肥的長鑫存儲，分別生產 64 層 Nand Flash（快閃記憶體）及 DRAM（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已於今年正式投入市場，並有多家臺灣記憶體應用產品廠商表達合作意願。²⁵

²³ 「紐時：LinkedIn 成中國海外吸收間諜利器」（2019 年 8 月 29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
《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8280381.aspx>。

²⁴ 謝富旭，「近幾年來，臺灣高科技業重大營業秘密爭議事件」，今周刊（臺北），第 1194 期（2019 年 11 月 11 日），頁 80。

²⁵ 林宗輝，「中國加速自製 全球記憶體恐陷紅海」，財訊雙週刊（臺北），第 607 期（2019 年 5 月 14 日），頁 113。

過去記憶體製造由南韓三星集團（Samsung，下簡稱三星）、SK 海力士半導體公司（SK Hynix）及美國美光科技公司（Micron）等少數企業寡占主導，大陸每年需花費超過六百億美元購買記憶體。大陸記憶體製造具備量產能力並正式投入市場，不僅為大陸半導體自主發展重要里程碑，未來在大陸政府持續補貼之下，恐複製過去大陸以低價搶占全球 LCD（液晶顯示器）面板市場之策略，衝擊全球記憶體市場，尤其是營收高度仰賴記憶體的三星，為因應大陸於記憶體領域逐漸崛起，在南韓政府支援下，三星去年 4 月宣布，於 2030 年前每年將投入約一百億美元在半導體非記憶體業務上，包括晶圓代工以及生產手機處理器、面板驅動 IC 等自有產品，南韓總統文在寅並宣示，南韓於 2030 年要成為全球晶圓代工第一，並將啟動 1 兆韓元的半導體技術發展計畫，²⁶ 連動影響臺灣半導體產業。

三、臺灣科技企業及人才於大陸科技產業供應鏈「去美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美「中」角力從貿易戰打到科技戰，美國除對大陸設置關稅壁壘，並以出口管制等方式逐步加強封鎖大陸科技發展的力道，促使大陸加速推動科技產業供應鏈「去美化」進程。近期，聯發科研發之 5G 手機晶片即取代美國高通（Qualcomm）等 IC 設計公司，獲得大陸小米、OPPO 及 VIVO 等品牌手機採用。²⁷ 大陸過去即積極邀請聯發科赴陸發展，聯發科除在合肥海峽兩岸半導體產業合作試驗區進駐千人規模，亦於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武漢、南京等地均設有分公司，進駐大批臺灣 IC 研發人才，今年初更傳出聯發科客戶 OPPO 欲仿效華為發展自有手機晶片業務，鎖定聯發科為挖角目標。²⁸

²⁶ 吳中傑、李玟儀，「三星強攻台積電」，商業周刊（臺北），第 1652 期（2019 年 7 月 11 日），頁 74。

²⁷ 「聯發科 5G 中階晶片 報捷」（2020 年 4 月 23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10/4514418>。

²⁸ 「聯發科 傳遭 OPPO 挖牆角」（2020 年 2 月 4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322363>。

去年5月美國對華為實施出口管制後，日本軟銀集團旗下、位於英國的矽智財供應商²⁹ 安謀控股有限公司（ARM）一度傳出中止與華為業務合作。為避免半導體產業最上游的IC設計工具受制於人，大陸積極尋找ARM架構替代方案，臺灣提供RISC-V³⁰ 架構產品的晶心科技、智原科技等矽智財供應商成為大陸不可或缺的替代選擇；³¹ 大陸亦積極投入RISC-V架構開發，包括上海、江蘇及安徽等地方政府，皆有提供RISC-V架構產品開發補助；去年9月舉行的「兩岸資訊產業技術標準論壇」更探討兩岸半導體產業合作機會，新設立RISC-V工作組會議，推動兩岸於矽智財研發上的合作。³² 足見臺灣科技企業及人才於大陸推動科技產業供應鏈「去美化」中扮演要角。

此外，大陸透過與臺灣科技公司結盟合作，或在臺成立子公司、分公司，做為招募臺灣科技人才據點，大陸企業透過臺灣的合作夥伴及臺灣分公司出貨等方式，不僅可以避開高額關稅，同時透過在臺灣招募員工，派遣臺籍員工赴美國洽談業務、開拓市場，亦可規避美國對大陸科技企業及相關人士入境的嚴格審查，成為突破美國科技封鎖的破口。

四、5G 產業供應鏈人才成為大陸下階段挖角目標

2014年9月，大陸工信部及財政部主導成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以下簡稱「大基金」），吸引大型企業、金融機構以及社會資金共同投資，³³ 為半導體產業發展挹注大量資金，亦為大陸挖角半導體產業

²⁹ 矽智財供應商：指本身不設計和銷售IC晶片，為IC設計公司提供相應的工具、電路設計架構與諮詢服務。IC設計公司需向矽智財供應商支付授權金以取得IC設計所需的智慧財產權授權，並在產品量產後支付權利金。

³⁰ RISC為精簡指令集（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ing）的縮寫，是中央處理器（CPU）的一種設計架構，RISC-V代表第5代，被視為目前幾乎獨占PC市場的英特爾（Intel）x86架構及壟斷行動通訊設備市場的ARM架構之外的替代選擇。

³¹ 「中國加速『去美化』智原、晶心科進補」，（2019年7月25日），2020年5月12日下載，〈自由時報〉，<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305803>。

³² 「兩岸標準論壇 達六項共識」（2019年9月18日），2020年5月6日下載，〈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4053361>。

³³ 「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正式設立」（2014年10月15日），2020年5月12日下載，〈人民網〉，<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n/2014/1015/c1004-25835912.html>。

人才提供充足銀彈。據兩岸產研機構統計，迄 2017 年下旬，「大基金」第一期已募得人民幣（下同）近一千四百億元，³⁴ 加上大陸各地方政府，尤其是北京、上海、江蘇、安徽、湖北、廣東等半導體發展重鎮亦陸續成立地方「子基金」，募資至少超過三千億元；³⁵「大基金」第二期亦於去年 10 月募資完成，註冊資本超過二千億元，並已先後注資紫光集團及中芯國際，凸顯大陸扶植本土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決心。³⁶

鑑於過去大陸藉募集大量資金為後盾，挖角臺灣半導體人才之模式，近期大陸以 5G 網路為首全力推動「新基建」發展之相關動態，值予密切關注。今年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提出「加快 5G 網路、資料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要求，³⁷ 大陸工信部隨後發布「推動 5G 加快發展通知」，大陸包括 22 個省市在內各地方政府，陸續公布重大項目投資計畫，提出計畫總投資額達 51 兆元，今年計畫落實 7.7 兆元。³⁸ 顯現出大陸在美「中」5G 科技戰發展漸趨白熱化下，勢必加速其 5G 建設發展進程的決心。

臺灣除半導體產業各種 IC 產品為 5G 基地臺及手機等移動裝置不可或缺外，包括散熱及射頻元件、PCB（印刷電路板）等關鍵零組件，於 5G 全球供應鏈中均占有一席之地，³⁹ 據工業技術研究院分析，該等 5G 關鍵零組件製程難度高階，大陸「紅色供應鏈」仍落後臺灣廠商一段距

³⁴ 張瑞華，「TrendForce：中國國家攜手地方政策支持，重點扶植記憶體及 IC 設計等三大領域」（2017 年 11 月 21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TrendForce》，<https://press.trendforce.com.tw/press/20171121-3673.html>。

³⁵ 「積體電路產業：增速顯著，集聚效應凸顯」（2018 年 8 月 13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http://www.csia.net.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77767>。

³⁶ 「台積將赴美設廠 陸砸 160 億人民幣力挺中芯」（2020 年 5 月 17 日），2020 年 5 月 28 日下載，《工商時報》，<https://ctee.com.tw/news/global/269788.html>。

³⁷ 「中國加快『新基建』進度」（2020 年 3 月 11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http://www.cac.gov.cn/2020-03/11/c_1585471338842579.htm。

³⁸ 「陸『新基建』族群 潛利大」（2020 年 4 月 8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下載，《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8/4477936>。

³⁹ 蔡靚萱、馬自明，「5G 概念股占臺股市值逾 34% 這些族群最被看好！」，商業周刊（臺北），第 1687 期（2020 年 3 月 12 日），頁 48。

離。⁴⁰ 大陸投入鉅額資金推動「新基建」發展，並逐步推出臺灣企業及人才「同等待遇」等政策措施，廣邀臺灣企業參與 5G 建設，5G 關鍵供應鏈及資訊軟體開發等產業人才恐成為大陸下階段挖角目標。

肆、結語

科技產業是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更賦予臺灣於全球供應鏈關鍵戰略地位，美「中」於 5G 網路展開激烈競爭，未來全球科技發展走向二大對立陣營之勢，臺灣科技企業及人才亦成為雙方角逐、拉攏的重要目標。大陸於現代科技發展基礎半導體產業居於劣勢，長期覬覦半導體人才，透過各種管道挖角臺灣半導體高階及研發人才，並企圖竊取企業營業秘密。

大陸積極誘吸臺灣科技人才，不僅有加速科技產業供應鏈自主發展之考量，更欲藉發展兩岸科技產業共同市場，拉攏臺灣加入大陸 5G 發展陣營，未來恐加深臺灣對大陸經濟依賴，甚至一舉反轉臺灣於半導體等產業發展之優勢，不可不慎。

在美「中」科技戰及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衝擊下，大陸為搶占 5G 發展先機、帶動經濟發展，近期陸續公布「新基建」鉅額投資計畫，並以對臺政策提供「同等待遇」等優惠，邀請臺灣企業及人才西進發展。在過去大陸以「大基金」提供半導體產業發展充沛資金，以優渥待遇挖角臺灣半導體人才的前車之鑑下，應慎防大陸透過相同模式挖角 5G 關鍵供應鏈及資訊軟體開發等產業人才，以維持臺灣科技產業於 5G 時代之競爭力。

⁴⁰ 蔡靚萱、馬自明，「今年就靠它！5G 救臺灣」，商業周刊（臺北），第 1687 期（2020 年 3 月 12 日），頁 50。

「後新冠疫情下國際與臺海形勢」 學術研討會

壹、主辦單位：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國家圖書館、中共研究雜誌社、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

貳、時 間：民國 109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8 時 30 分至 16 時 30 分

參、地 點：國家圖書館三樓國際會議廳（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20 號）

肆、報名期間：民國 109 年 9 月 1 日至民國 109 年 9 月 18 日（額滿為止）

伍、報名方式：請至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網站查詢（尚未開放報名）

陸、議 程：

時 間	內 容
08：30～09：00	報到
09：00～10：10	開幕式暨專題演講
10：10～10：30	休息
10：30～12：00	第一場次：新冠疫情後相關國際格局之變化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第二場次：新冠疫情後中國大陸變局與治理
14：30～14：50	休息
14：50～16：20	第三場次：新冠疫情後兩岸關係格局之變化
16：20～16：30	閉幕式

備註：研討會各場次均有專家學者發表論文，詳細內容請於報名期間至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網站查詢。